

目录

讲座的摘要

导言 南希 帕森斯 惠特克

第一部分 教育是一种社会力量

第一讲 1919 年 8 月 9 日 多纳赫

第二讲 1919 年 8 月 10 日 多纳赫

第三讲 1919 年 8 月 11 日 多纳赫

第四讲 1919 年 8 月 15 日 多纳赫

第五讲 1919 年 8 月 16 日 多纳赫

第六讲 1919 年 8 月 17 日 多纳赫

第二部分

1、无产阶级的要求及其实现 1919 年 4 月 23 日，斯图加特

2、公共教育的社会基础 1 斯图加特，1919 年 5 月 11 日

3、公共教育的社会基础 2 斯图加特，1919 年 5 月 18 日

4、公共教育的社会基础 3 斯图加特，1919 年 6 月 1 日

5、学校的任务与三重社会有机体——对公立学校青年教师联合会的演讲
斯图加特，1919 年 6 月 19 日

讲座摘要

第一部分：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

第 1 讲

通过精神认知克服当前的社会问题。

东西方的根本区别：东方把外在感性世界看作玛雅，西方把精神-灵魂看作意识形态。自十五世纪以来，通过自然科学和机器对人类进行的三方面攻击：精神的机械化、灵魂的植物化和身体的动物化。关于“社会民主”的概念。三重社会有机体的历史要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民主上的正义、文化生活上的自由。教育的核心问题。不同的教育原则在儿童三个阶段的意义：1)到七岁之前的模仿是社会自由的基础；2)七到十四岁的尊重权威是正义感的基础；3)青春期后对人类的普遍的爱是兄弟情谊的经济学基础。东西方人灵魂中的宿命论态度。现代社会：以希腊为基础的文化生活，以罗马为基础的司法体系，以欧洲文明为基础的经济。三重社会有机体作为控制混乱的经济生活、正义领域的权力斗争和文化生活中流行的空洞口号的手段。布伦塔诺定律是当今经济学的一个例子。商品、劳动力和资本：通过想象、灵感和直觉来理解这三个概念。

第 2 讲

现代希腊和罗马灵魂的回声。自十五世纪以来，概念从图画向抽象的转变。概念的力量是产前精神存在的残余。现代思维的任务是将个体理解为一种精神存在。工业活动中人类意志的无知。在当下，需要从精神和对真理的内在感受中发展出明智的（合理性的）意愿。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画作在同时代人和现代人看法上的差异就是人类意识的转变的例证。后亚特兰蒂斯时代第四个时期，宗教意识对地球生命的限制，以及今天扩大这种意识的必要性，以包括重复地球的生命的概念。今天人的内在解体是教育不足的结果。专注于学科的需要。经济学教学实践。课程表。斯图加特华德福学校任务。

第 3 讲

商品、劳动和资本——理解社会生活需要的三个概念。现代经济学——没有理论的实践。社会民主——没有实践的理论。未来社会生活对世界的想象性理解的必要性。想象概念作为适当社交的先决条件。需要渗透到社会：1)对商品的富有想象力的概念，2)激发了对劳动的新理解的概念，3)资本与社会的适当关系的直观概念。

商品、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认识到：1)通过经济学中的博爱对商品的想象力的重要性；2)通过正义中的平等对工作的激励；3)通过文化生活中的自由对资本的直觉。重新发现工作与精神之间联系的意义。

第 4 讲

现代教师培训对唯物主义教育学的渗透。由于现代在教学中使用的说明性材料而导致的灵魂的枯萎。教师需要充分理解人与精神世界的关系。这个孩子代表了一个从超感官的世界向感官的世界提出的问题。人智学的人类学作为未来教育的基础。对人类三重本性的内在理解。人类的头脑/神经方面。人类的胸部/节奏方面。人体肢体/新陈代谢方面。永生对精神发展的重要意义：把注意力集中在产前生命所揭示的东西上，而不是仅仅关注死后的生命。观察人类三重本性的形式。头部是物质的身体的画面，胸部是以太的身体的画面，新陈代谢系统是星芒的身体的画面。通过观察人类如何改变生活来感知“我”。面相学教学法：以费希特为例。当前人们想要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愿望与人类内心深处想要被认可为个体的愿望形成了对比。

第 5 讲

人类智力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形记。埃及-迦勒底智力是人类与宇宙关系的一种感知。古希腊-罗马智力是对死亡原则的认可。越来越多的智力倾向于邪恶、幻想和错误。各自的奥秘在方面的意义。基督的概念和上帝的一般概念。无神论作为一种疾病。不承认基督的不幸。需要用基督的概念渗透阿里曼引导的智慧。对化身的灵魂进入一个物质主义导向的世界的恐惧。今天在孩子们脸上看到的忧郁倾向。老师的任务是：让孩子们准备好通过重生找到基督。理解我们时代的严肃性和由此产生的任务。

第 6 讲

关于准确了解人性的重要性。人类物质的身体从埃及-迦勒底植物状身体到现代充满死亡的身体的变化。返祖发展是导致肿瘤的原因之一。人类的身体特征与认知方式有关。后大西洋时期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在动物、植物和矿物阶段的衰落。重新提升到关于生命的知识是当前发展时期的任务。现代宗教的自我中心主义：将上帝的概念限制在个人的天使范围内。对人类的普遍命运漠不关心是自我主义的智慧的一种表现。通过西方的媒介和东方的神秘主义探索人类命运的目标。对超越个人地球的存在事物的兴趣是理解大天使的本质的起点。对过去和未来对现在的影响的兴趣是形成关于时间精神领域概念的先决条件。对现代文化、权利和经济生活中冲动的思考。妇女运动。作为现代活动指南的人智学理解。歌德馆。

第二部分：华德福教育的背景

无产阶级的要求和如何将其付诸实践

彼此信任的需要。今天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不同的。先前关于旧德国政府将继续存在的假设已经不再成立。需要关注的是意图，而不仅仅是内容。无产阶级完全被经济生活所控制，所以他们只能看到经济生活。需要用纯粹人类的态度来思考。需要彻底改造，完全解放文化生活。所有的文化工作需要提供给每个人。工作的经济价值与文化生活的关系。使文化生活、权利生活和经济生活相互独立的需要。罢工试图通过经济活动进行政治变革。文化生活需要自由，民主国家需要平等，联合经济生活需要兄弟般的爱。

公共教育的社会基础 第 1 讲

自然科学世界观在处理当今社会问题上的不足。更新公立学校的必要性和公共教育的社会基础。适当教学法的标准。

公共教育的社会基础 第 2 讲

理解当代历史中更深层次的联系，作为触及生活的教学的基础。转变教师培训和考试性质的必要性。

公共教育的社会基础 第 3 讲

当代的教育方法与生命脱节。课堂教学及其对健康思维的重要性。以与生命相联系的方式更新艺术。它在意志教育中的任务。

学校的任务以及三重社会有机体

教师必须在社会如何改革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学校如何培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本质是他们的存在悬而未决。学校依赖于国家和经济力量，教师被夹在父母和国家之间。现代人缺乏内在的力量。如何教育孩子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感觉能力和意志力。社会主义计划。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要求意味着人类的意志必须指导一切国家和经济活动。孩子们需要学会独立。重复和权威是教育的基础。强调思考、感觉或意愿会导致其他两者的不平衡。文化领域，特别是学校，需要独立。人类统一了独立的文化、权利和经济领域。错误地相信新的总是更好的。无产阶级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取决于他或她灵魂的内容。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教师个性和才能的重要性。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分离。老师的权威。自由。需要使治理和被治理之间的关系更加社会化。

GA296_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_导言_中英文对照版

译者导言

南希·帕森斯·惠特克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1914 年到 1918 年是灾难性的。

西方社会，无论是在欧洲、英国还是美国，都挥舞着科学与繁荣的旗帜集体走出了十九世纪。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奇妙的工具，即理性科学，由两大洲最优秀的头脑发展和完善，使人类距离能够完全消除痛苦、贫穷和绝望只有几步之遥。

如果你从世纪之交开始阅读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报纸和杂志，你会发现，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但主要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在德国，人类的智慧，通过科学的客观性，将为国家的政治结构注入如此多的智慧和力量，以至于德国人民将能够建立一个持续千年的

帝国。在英格兰，同样的科学将重构社会关系，使经济生活超越市场的变幻莫测，人人享有正义和平等将成为现实。在美国，传统观念认为，科学将消除一切阻碍永无止境的进步和繁荣的东西——疾病将被消除，工程和农业问题将得到解决，城市将被建造或翻新，从而使它们在地平线上闪耀金光。

到了 1913 年，这三个国家普遍认为他们最崇高的文化目标即将实现。

德国正在建立一个坚如磐石的政治国家来引导这个国家走向遥远的未来，英国正在走向一个确保经济均衡和社会正义的社会，而美国不受科学时代之前困扰人类的一切束缚，正在走上一条令人振奋的发现和成就之路。

然后就是世界大战。从 1914 年 8 月 1 日到 1918 年 11 月 11 日，一次又一次的排射，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使人们认识到这些信仰的错误之大。在英格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不仅仅是关于死亡人数惊人的报道——1000 万人死亡——或者更令人难以理解的伤残人数——2000 万人残废。那是乡间被烧焦的土地和被掏空的田野，那些躺在瓦砾中的家庭住宅，桌子上空荡荡的地方，放在角落里的拐杖，那间现在成了病人房间的客房，它撕碎了人类灵魂的希望，显示出仅仅五年前的承诺不过是风中的稻草。德国政府彻底崩溃，英国的社会关系变得混乱和不确定。

美国将在战争中失去 115,000 名年轻人。虽然它可以目睹远离战场的战争，但伤亡人数令人震惊。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用于造成如此大破坏的技术正在出现：坦克、飞机、机关枪，以及最可怕的毒气——所有这些都是由一种被认为只有益处的科学使之成为可能。在美国，这幅人类坚定不移的友好的画面，被揭露为一个致力于人类毁灭的可怕恶魔，引发了一种震惊和震惊的不确定性。每个地方的人们都麻木地试图拼凑出一幅新的未来景象。进步和繁荣一如既往地不确定，甚至可能不值得冒险。

关于这场战争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圣诞前夜在法国平原某处战壕里的步兵。德国士兵蜷缩在战壕里抵御寒冷，远离敌人。英国士兵也是如此。他们之间是战场，他们知道很多人在第二天就会咽气。但那天晚上，却是一片寂静。在午夜的寂静中，一个英国士兵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乐器，轻轻地弹起了《平安夜》。空气中弥漫着冬日的清新，天空中点缀着星星，一个英国士兵的歌声从战壕中传出，充满了整个战场。另一边，一位清晰的年轻男高音加入了“寂静之夜”，然后，战场两边的声音，一个接一个，用两种语言，一起唱起了这首爱的颂歌。其他的颂歌交换了，有些是双方军队都知道的，有些是一方给另一方的礼物。后来，士兵们从战壕里爬出来，中途相遇，交换巧克力，互相展示家人和女朋友的照片，甚至还玩起了一个临时的午夜足球游戏。当比赛结束时，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已经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士兵们像士兵们必须做的那样——他们回到战壕。那天早上战斗重新开始，战争继续。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那些士兵心中的想法，以及一个事实，那就是爱和理解的小种子已经播种到地球的生命中。

这个故事与西方世界放任自流的毁灭狂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困惑和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个小故事，如此之小以至于它看起来只是一个光点，在无尽的黑暗中几乎看不见。然而，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来看待这段时间，这场战争带来的不仅仅是毁灭性的疯狂。从另一个有利位置来看，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法国战场上的这种顿悟不仅仅是一种奇妙的反常现象。事实上，它代表了一种比一战带来的任何东西都更重要、更真实的冲动。

积极的爱正在变得不仅可用于人类的内心，而且可用于他们的在每一个意识水平的思想和行为上。这个事实在这场战争之前、期间和之后已经出现了数千次。圣诞节前夕的故事只是战争本身记录下来的几十个故事中的一个。无论在哪里，人们都可以找到那些深具同情心的人们，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减轻他人的痛苦，保护所有人的尊严。它在当时人们的信息和生活中是可见的，他们最有意识地理解这种冲动，并努力分享它。士兵们的圣诞节，如果放在一个更真实的背景下，就不会变成一个孤独的光点，而是悬挂在天鹅绒天篷上的百万颗星星中的一颗，在最黑暗的夜晚提供了光明和方向。鲁道夫施泰纳是那些完全理解这种冲动，并试图传达给其他人的人之一。他对世界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认为仅仅分享他对最高精神现实的经验和理解是不够的，尽管他的理解可能是最清楚和最准确的。从 1917 年开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将这些真理锻造成为能够维持地球上肉体、灵魂和精神疗愈行为的组织。当时有一些精神领袖成功地将普遍之爱的概念传达给人类的思想，也有一些杰出的人能够把它带入人类的情感中。但只有少数人敢于进入人类意志的领域，而且没有人比鲁道夫施泰纳更具有活力、清晰、活力和力量。他的特殊天赋和任务是引导最高精神的真理的活动，从崇高的思想通过崇高的感情，一直到那些他能找到的能够进行这种有意识活动的人的精神化的行为。没有什么比他在斯图加特建立独立华德福学校更有成效的了。

1919 年 8 月，六次讲座在多纳赫举行，可以看作是一种一致的行为，这使得两天后奠定华德福学校的精神基础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讲座的形式和动态具有与其非凡内容同等重要的意义。在前三次讲座中，施泰纳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他在当时流行的政治和宗教观点中所看到的灾难性的徒劳——空虚、自私、盲目，以及假设，如果遵循这些假设，人类就会脱离地球的生活。以开放的心态阅读这些章节，就是进入一个如此压抑和黑暗的境界，以至于你不断地感到处于失去所有方向的边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世界；这是数百万人经历的令人麻木寒冷的午夜。

在前三节课的黑暗中，鲁道夫施泰纳编织了一个原则：要转变我们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指导。成人提供的指导类型在孩子体内要成为一种活力，这种活力后来表现为成年人的能力。他提到的原则是当时的传统智慧，因为它不是来自抽象的逻辑结构，而是来自对身体、灵魂和精神相互作用的深刻观察和理解，以及对活跃在所有造物中的变形力量的经验知识。

GA296__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__第1部分__第1讲 1919 年 8 月 9 日 多纳赫

我刚刚完成了一系列的讲座和讨论，让我深入了解了人们当前的感受和现代社会的悲剧。我可以再一次回到多纳赫这里几天，回到一个与我们认为能够提供力量的地方，一个使人类事务的悲惨道路最终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的地方。

也许在其他时期，没有哪个人比今天在最真正的意义上更愿意将人们的灵魂提升到精神世界。尽管如此，现在尤其有必要这样做。人们沿着人类发展道路前进所需要的力量只能来自精神世界。许多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从物质角度出现的想法和想法来解决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很难说要过多久，才能有足够多的人相信，只有在精神上的道路上，我们才能找到

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思考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有成效，但很明显，只有当有足够多的人相信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只有来自精神世界时，我们才能向前发展。

现代人非常关心社会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的智力实际上是瘫痪的。大多数人认为，用我们目前的知识和理解，我们能够克服当前的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从精神的角度来处理它们，我们就无法克服它们。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战争。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可能还会继续。许多人说，我们所经历的战争是自有记录以来最可怕的事件。我们不能说这个结论是错误的。然而，我所指的接下来的战争将是东西方之间、亚洲、欧洲和美洲之间的战争。这很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精神战斗。基督教的灵感和决心给人类带来的一切都将成为文明的原始破坏浪潮。今天，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说明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分歧，但这个公式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简单。它包含了大量的人类观点。你会记得，在我的《走向社会复兴》一书中，我提请大家注意，对于现代人的一大部分人来说，精神生活是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认为现代文明中所包含的一切——法律、伦理、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只不过是一股超越经济和物质生产的唯一真正现实的烟雾。几个月前我在这里的时候说过这个。意识形态——当你谈到精神生活时，这是你从许多现代人那里得到的回应。然而，事实上，意识形态是反映在人类灵魂中“唯一的现实”，即经济现实的一切。我们应该考虑“意识形态”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有很多原因。这意味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把这个词和任何其他的联系，除了它与东方智慧的词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玛雅”，“幻觉”，被正确地翻译成西方的理解，意思是“意识形态”。其他的翻译都不太准确。因此，许多西方人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来表达同样的基本概念或想法，就像一个东方人用“玛雅”这个词来表达一样。但是有多么大的不同啊！东方人认为玛雅是什么？东方人认为，在感觉到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是玛雅，我们的感官和所有与感官知觉相连的思维都是玛雅，这是巨大的幻觉。唯一的真相是灵魂的真实。一个人在他或她的灵魂中所取得的是现实（实相）。在在生活中出现并绽放的是现实（实相）。在感官上表现出来的是玛雅，幻相，意识形态。

相反，许多西方人相信，唯一的现实是正常感官所能感知到的现实。对他们来说，现实正是东方所称的玛雅。另一方面，东方的现实，即灵魂中出现和绽放的东西，对于很大一部分西方人来说，只是玛雅，意识形态。你可以看到差异。东方的现实被称作意识形态，西方的意识形态在东方被称为现实。

这些观点侵蚀了人们的灵魂，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如果你看看文明世界最近发生的事件，你就会认识到，关于世界灾难的起因和动机的一切都只是表面上的。描述这场可怕战斗的原始力量来自人类灵魂的无意识深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参加。究其原因，在于分歧的观点所带来的基本力量，而这些分歧还远未得到解决。目前的反社会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人类现在被分成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人。

如果你仔细考虑我在这方面说过的话，当你看西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对自由的渴望。那里的人是否充分理解自由不是那么重要，而是倾向于自由。对自由的渴望在人类灵魂的黑暗深处激起

现在向东看。西方所谓的自由在东方没有真正的意义。在那里，人们对自由没有任何理解，他们无法将任何感受与自由联系起来。人们对他们所经历的自由的体验思考的最少。试想一下，他们对日常自然事件的关注度很低。人们不考虑他们最直接的体验。生活在真相的视野中的东方人，即内在的真相中，在他或她的种族、民族或部落背景下尽可能自由地生活。东方人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然而，我们越往西方看，我们就越看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失去了自由。在那里，人们渴望自由，因为他们没有自由。

我可以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东西方根本不同的观点。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未来几年可能会带来什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欧洲处于秘密之中的亚洲的现代的事件只是征兆而已。印度人民的精神视角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画面，即一半的人口在欧洲类似的外部环境下挨饿。即使对于这样的外部事件，人类也被分为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群体。对于印度人来说，饥饿意味着与欧洲人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欧洲人和印度人在背后经历了数千年不同的灵魂发展。那些想要了解人类发展进程的人必须密切关注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认识到，社会面临的问题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今天的社会问题只不过是15世纪中叶开始的文化发展的一个副作用。我经常提到人类历史上发生在十五世纪中叶的重要转折点，当时科学和工业主义的现代色彩开始了。现代科学和工业主义是进入人类发展并赋予现代人类精神发展特定方向的力量的表达。

我经常谈到科学的本质，以及聪明人如何看待科学。思考科学的人意识到它并不能给出世界的真实图景，只是世界的阴影。科学家们想出的、人们认为比许多人相信的更普遍的常识，都是一种信仰，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种关于幻影世界的迷信。然后，这与现代工业化的精神的影响相结合。然而，我们应该更密切地关注工业主义的精神意义。举个例子，工业主义的体现就是机器。机器不同于人们在正常生活中遇到的一切，比如动物。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科学或其他想法应用到动物身上--我甚至不想在这方面谈论人类--不管你研究了多少，它仍然保留着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的造物”。你永远无法完全发现一种动物的本质。动物的概念中总是隐藏着一些东西。植物甚至水晶体的情况也并非如此。如果你接受了所有奇妙的水晶形式，你必须承认，即使经过一些训练，你可以理解水晶形式等等，你仍然可以敬畏地看待晶体的许多方面，而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智力去理解。

但现在看看机器--它是完全透明的。你知道关于它的一切：我们在这里施加动力，轴承在这里和那里，摩擦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因此，如果您知道所有涉及的因素，您就可以计算出它的效率。一台我们无法用正常的智力和推理来理解的机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然而，这对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很重要。如果你遇到了成千上万的与机器一起工作的人，那么你就会了解到这些人的灵魂已经慢慢地吸收了什么。你会看到，或者也许只是感觉到，是什么从这些精神上透明的机器中渗透到人们的灵魂中。让机器对人类来说如此毁灭性的是它们的精神透明度：机器中的所有力量和相互作用对人类来说都是如此清晰和透明。机械的清晰度将生命从人的心灵中抽离出来，使人变得干燥和缺乏人性。

科学和机器的结合威胁着人类文明，如果我们不振作起来，去寻找超感官的能力的话，就会造成三种形式的破坏。科学的理想，即用天文图像来模拟一切，正在慢慢地占上风。对许多人来说，理想的方法是用天文学家的宇宙模型来模拟我们对自然的所有理解。许多人的观念是在天文学家的宇宙模型之后模拟我们对自然的所有理解。想想化学家如何描述分子。他们想象分子由特定力相互连接的原子组成，结果就像小的行星系统。理想的方法是用天文学来解释整个世界，但天文学的目标是把宇宙的结构看作是一个机器。再加上人们用机器做的所有工作！

这些是自 15 世纪中叶以来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影响的事情，现在正在剥夺人类的人性。如果人们把机械天文学和工业的思想带到余生，那么他们的灵魂就会机械化，他们的灵魂会昏昏欲睡和植物化，他们的身体也会被动物化。

看看美国，机械化的精神的缩影。看看欧洲和俄罗斯的东部，那里狂野的冲动和本能是可怕的，它们导致了身体的动物化。精神的机械化，灵魂的植物化，身体的动物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而不是妄想。

我们失去了生命的第三个要素和其他两个要素的方式是自 15 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发展道路的特征。一个强大的现代政党自称是社会民主党，因而把社会主义和民主联系在一起，尽管它们是对立的。它们被结合在一起，但精神上被遗漏了，因为社会主义只涉及经济领域，民主只涉及权利领域，而精神与个人主义有关。“社会民主”这个名称忽略了自由，否则，它将被称为个人或个人化的社会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这样的口号来表达人类的三种愿望。现代的特点是我们忽略了第三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精神真的变成了玛雅，文明的西方人类的伟大幻象，也就是欧洲及其在美国的殖民地后裔的幻想。当我们把精神科学作为一个主要的文化问题时，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实际上，我们甚至不能讨论当前的需求，因为它们是历史上的需求。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要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的要求。然而，自由主义、自由、个人主义也是历史的要求，但现代人很少注意到这一点。除非我们认识到社会有机体的三个方面，否则不可能进一步讨论这一情况：经济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权利生活中的民主，文化生活中的自由或个性。

事实上，这是人类唯一的救赎。虽然这是当前强烈的、不屈不挠的历史倾向，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那些对情况有深刻了解的人不会出现其他要求。成年人需要生活在一个经济合作、政府民主和文化自由的社会中。

未来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我们想把儿童培养成合群的、民主和自由的成年人，我们将如何对待孩子们。未来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我们已经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问题。人智学已经指出，如果我们想向前发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目前的教育。如果我们不明白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在于轻蔑教育这一紧迫问题，社会的要求就会继续混乱。如果你对教育问题的大纲感兴趣，你只需看我的书《从人智学的角度看儿童的教育》就行了。在那里，我把现代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就是社会的教育，带到了表面。需要更广泛地理解精神科学提出的儿童发展的三个阶段。

你知道，从出生到七岁，随着牙齿的改变，人类都是模仿的，也就是说，他们做的是他们在环境中观察到的事情。如果你用一些理解的眼光看孩子，你会发现他们总是模仿别人，做“大人物”所做的事情。对小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周围的人只做他们应该模仿的事情。重要的是，当你在孩子面前的时候，你需要思考和感受孩子们应该模仿的东西。

孩子们出生后就把他们在精神世界中的产前经历带入了物质生活。在精神世界中，我们人类存有生活在更高等级的存在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源于更高等级的本质。在那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的，因为我们和我们模仿的那些存在联结在一起。然后我们被放置在物质的世界，但我们继续我们存在物的习惯，与我们的环境在一起。和我们周围的存有在一起，模仿它们的习惯，这种习惯还在继续。我们继续模仿那些负责我们成长经历的人，以及那些应该做的事，只感受我们应该模仿的人。对孩子们来说，不能在自己的灵魂中生活，而是在周围人的灵魂中生活是非常健康的。

过去，人们可以依靠本能去模仿，因为他们的生活是更加本能的，但在未来，这将是不可能的。将来，我们必须注意孩子的行为是模仿性的。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地记住，怎样才能为他们的模仿行为创造最有利的环境。过去所做的关于模仿的一切都必须变得越来越有意识，越来越有意识地与未来联系在一起。人们需要提醒自己，如果孩子要长大以满足社会有机体的需要，他们必须是自由的。人们只有在孩提时代就有强烈的模仿精神，才能获得自由。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儿童的力量，即天性的力量，为他们开始社交互动做好准备。关于自由，尽管所有的政治的抱怨，而且尽管有其他的谈话，但只有我们在童年时期增强他们模仿的力量，人们才会变得自由。只有我们在童年时期植入的东西才能作为社会的自由的基础。

你也知道，从七岁到青春期，也就是十四到十五岁，孩子们有一种力量，我们可以称之为“凭权威行事”。如果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而且他们尊敬的人说这是正确的事情，他们就会体验到一种巨大的振奋。对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在青春期之前过早地发展他们的判断力更糟糕的了。儿童的权威意识需要在7岁至14岁之间比过去更加强烈和高度发展。我们必须随着意识的增强，引导这些年来所有的教养和教育，以唤醒孩子们对权威的纯洁和美丽的感觉。我们在这些年里植入的东西将为社会有机体中的成年人体验其人类同胞的平等权利奠定基础。如果成人在童年时期没有对权威的感觉，对其他人的平等权利的感觉就不可能存在于成人身上。否则，成年人将永远不会足够成熟，无法承认他人的权利。很可能在过去，对权威的感觉要小得多就足够了。然而，在未来，这将不再是足够的。我们必须在孩子们身上强烈地植入这种对权威的感觉，这样，作为成年人，他们就会变得足够成熟，以满足历史的要求，而不受争论的影响。我们应该安排初等教育的一切，以便儿童在这一发展阶段实现这一观点。现在，我会问你，不仅现代人对这些事情的了解有多远，而且现代教师培训对这样的了解有多远？我们必须如何努力来了解这种见解？它必须被知道，因为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找到治愈的方法。我们怎样才能使这种见解为人所知？它必须被人知道，因为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找到治愈的办法。

如果你今天去第一次革命已经发生过的国家旅行，你会在他们对所谓的统一学校的政策中找到什么？实际上，他们的政策是什么？对于那些了解人性联系的人来说，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确实令人震惊，它们是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你能想到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学校和课程计划，以及与俄罗斯教育部长鲁纳查尔斯基有关的学校组织。作为一种教育政策，俄罗斯正在上演的是所有真正的社会思维的死亡。欧洲其他地区也有社会主义教育政策，这些政策确实是癌变的，因为它们是基于一个绝对难以置信的想法，即我们应该以与成年人在社会中生活的方式大致相同的方式来组织学校。我读过这样的政策，它的第一个声明是，我们应该取消校长办公室，教师和学生应该绝对平等，我们应该把整个学校建立在同志态度的基础上。如果说反对这种想法的话，比如在德国南部，那里的情况比欧洲其他地区的进展要慢得多，然后你被看作是一个对社会生活完全不了解的人。然而，对于真正的社会社会，对人类进步有诚实的意图的人，必须明确这样一个社会不能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方案来发展。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引入学校，社会的态度就不可能在生活中存在。只有人们在上学时学会建立在他们所经历的真正权威的基础上，他们才能足够成熟，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社区生活。今天，我们必须明确指出，人们的行动和想象中的需要与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和真相有关的东西有多么的远。青春期过后，从十四岁到二十一岁，人们就会发展出更多以性为导向的爱情。这种形式的爱只是人类普遍爱的一种特殊形式。当孩子们离开小学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或学徒的时候，出于对人性的普遍的爱而产生的力量需要特别的照顾。如果我们在这些年里不发展对人类的爱的话，这种博爱的感觉，即对人类的普遍的爱，不可能像历史所要求的那样温暖经济生活中的关系，

只有当所有关于世界观的问题和统一学校之后的所有教育都建立在对人性的爱，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对外部世界的爱的时候，只有在十五岁以后发展出来的教育中，我们在未来的经济生活中必须争取的那种友爱，才能存在于人类的灵魂之中，我们才能完全有意识地为了人性的普遍的爱去工作和服务。

我们必须以这三个方面的教育为基础，在未来人类内部实现繁荣。如果我们不认识人的身体的方面是模仿性的，需要模仿适当的东西，我们只会将动物性的欲望植入到人的身体中。如果我们不认识，从七岁到十四岁，人类的以太方面需要特别的照顾，必须在权威的基础上发展，那么我们只会在人类中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沉睡，而正义所需的力量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我们不认识，从14岁或15岁开始，我们需要以合理的方式将与星芒体相连的爱的力量带入所有的教学中，那么孩子们将永远不会发展他们的星芒体，因为他们将无法形成他们成为人性的一个自由的方面。

这些东西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必须说：模仿；权威、正义；以爱或爱情，经济生活，这些以适当的方式发展自由。然而，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以适当的方式发展爱，就会失去自由，如果我们不适当发展模仿，那么动物主义的欲望就会占上风。

当你观察问题并考虑主要的历史趋势时，你可以看到精神科学是我们目前目标和未来文

化内容的真正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从精神科学中获得的优美的文化内容，人类就无法真正地进一步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把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精神环境中，这必须成为人类灵魂中的信念。我需要再次强调，我们可以讨论这样的信念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渗透到人们的灵魂中，但很明显，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人们就无法无意识地达到他们努力实现的目标。从这里，我相信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精神科学的特定领域的工作与现代需求、伟大的历史趋势和目前和近期的人类需求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说，我们需要将精神科学与伟大的现代任务联系起来。然而，今天，人们远远不能用我所描述的方式来判断事物。人们需要一种压力，一种不满来对抗他们纯粹的物质倾向，并激励他们向精神的方向转变。否则，人们将如何找到他们的道路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问题，而这条道路与玛雅和意识形态的道路背道而驰？

究竟发生了什么？具体而言，来自东方或西方思维的人类灵魂中出现的冲动是相当不同的。然而，这里有些奇怪的是，即这些冲动在东方和西方都创造了相同的灵魂情绪。我们最好更仔细地观察这种情绪。东方人认为外部世界是玛雅的观点是古老的。这是早期对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神秘理解，但它已不再是真的。一种被动的征服，正是因为它已经过时，才进入了这种东方观念。这种宿命论的态度通过土耳其文化以最粗俗的方式蔓延到欧洲。宿命论--让意志发生--意味着人类意志的被动。西方对玛雅的看法存在于西方生活在宿命论的氛围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现代社会主义原则，他们最准确地表达了意识形态的观点--一种一切与精神和灵魂相联系的观点，即一种幻象，它只产生于一个单一的现实，即经济过程。

这在世界上是怎么出现的？宿命。在世界大战的灾难之前，社会主义原则的外在表现是什么？它是资本的集中。越来越大的资本家或资本家组成的集团，信托，垄断等等。经济过程通过其自身的势头进行，资本越来越集中在资本主义群体的手中，直到资本的所有权自动归无产阶级所有。人们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客观的、纯粹的经济过程，因此是宿命论。

东方人抵达了宿命论，但在西方人那里，至少对于大多数人口来说，也在那里开始了。大多数的人是宿命论者。东方的原则成为一种允许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但这是西方的首要原则。在东方，宿命论地允许一切发生是一个文化原则，但在西方，这是一个物质的经济过程。世界各地的人都在片面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如果你概述了人类社会当前的发展，以及它们是如何从早期的情况中产生的，你就会发现一种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精神元素。它的基础是什么？它以希腊文化为基础。我们灵魂构成中最深层的倾向包含着一些根本上是希腊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古典预备学校是对希腊灵魂的教育模仿。在古希腊，接近青春期的人自然会有这样的倾向，因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方式使大多数人要么是黑洛人，要么是奴隶。他们的征服者有着不同的血统，是精神生活的承载者，精神生活的合法承载者。希腊雕塑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看看水星的半身像，他的耳朵、眼睛和鼻子的位置完全不同。（我经常提到这个）。通过希腊人雕刻成水星的特征，他们暗示了他们所征服的人，对那些他们留给商业的人。雅利安人，以宙斯、赫拉或雅典娜的身体为特征，是宇宙力量赋予精神的人。

你不应该相信希腊人的灵魂结构只在他们一般的整体灵魂结构中表现出来。单词在希腊语中形成的方式，一种基于社会贵族灵魂的语言，也表达了它。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仍然拥有这个，这意味着我们在 15 世纪中叶没有经历过文化的更新，而只有复兴或改造、我们的文化生活的一种更新。这一切仍然存在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

我们在我们的古典学校里以一种与生活不相干的、异质的方式教育学生。在古希腊，教导年轻人是很自然的，就像我们的年轻人在古典学校里一样，因为这就是希腊的生活。希腊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抚养他们的孩子和青年，但我们根据希腊生活的方式养育我们的青年。因此，我们的文化生活变得不真实的、陌生的，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的文化无法理解生活，无法与生活作斗争并积极参与生活。

除了这些文化方面，我们还经历了关于权利的显著发展。我们可以发现 15 世纪中叶人类发展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今天，谷物和任何由谷物制成的东西都太贵了。太贵了！如果你寻找在欧洲太便宜的时代，你会发现这是在大约 9 世纪或 10 世纪。那时，它的价格和今天一样便宜，而且在十五世纪中叶，它的价格也很公道。

有趣的是，15 世纪中叶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如何影响粮食价格的。当谷物价格在大部分的欧洲是公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大约在十五世纪中叶，农奴制开始消失。然后，罗马法强行进入，破坏了自由的开端。正如希腊的精神和灵魂渗透我们一样，罗马法的概念也渗透着我们的政治和政府。到目前为止，除了罗马法的复兴之外，我们无法在权利领域创造更多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会有机体中，我们有希腊文化形式和罗马国家结构。

在经济中，复兴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可以按照罗马的法律生活，也可以按照希腊的精神教育孩子，但我们不能吃希腊人吃的东西，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满足我们的饥饿。经济生活必须存在于现在。因此，我们把欧洲的经济生活作为第三个要素。我们必须在这三个混乱的混合地区创造出秩序，只有通过三重社会有机体才能做到这一点。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人，当他们认识到我们不能再按照希腊的理想去塑造我们的社会，不能再按照罗马的法律统治时，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只剩下经济，但他们考虑的只有经济。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管理商品和指导生产过程，我们可能不再统治人类。这仅仅是片面的，因为它是正确的，但是是片面的。

我们必须把经济的生活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在社会的有机体的经济范围内，我们必须管理商品和指导生产过程。这必须是独立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有机体中消除权利和文化的原有基础，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基础。这意味着，除了管理商品和指导生产进程的经济生活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基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民主政府。我们不需要仅仅是罗马法的复兴，我们需要在人的平等基础上的国家的新诞生。我们不需要像现代时代之初那样的文化复兴，我们需要一种文化上新的形成，一种文化上新的创造。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正站在重新创造文化的生活的任务面前

现代人类发展的深层生活与三重社会有机体的表达之间存在联系。这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但它来自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切的需求，特别适合现在的需要。有很多人说他们不明白；这太难了。在德国，当人们反复了解这是多么困难时，我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应该被理解为与人们在过去四五年中习惯于理解事物的方式不同。在那段时间里，人们发现很容易理解我不理解的事情，因为他们只需要有人命令他们理解。人们所需要的只是总部的命令，或者其他权威的命令。他们理解事物，是因为他们被命令去理解它们。人们甚至制定了这些命令。然而，现在，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一个自由的人的灵魂来理解事物，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灵魂必须唤醒，去做一些他们几乎很少有意愿去做的事情。但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不是说事情很难理解，而是我们缺乏看到现实的意愿和勇气。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语气，用不同于人们习惯的句子，对人类说些我们需要说的话，这是相当自然的。因为我们被卷入了与三重社会有机体中所说的三种不同的东西，这是相当自然的。

在那里，文化生活的更新对于人们真正感受到他们的灵魂与客观的精神生活的联系是必要的。现在人们已经没有了。今天人们讲话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口号说的。但他们为什么要用口号说话呢？这只能是因为他们与这些口号的意义没有关联。人们不再有与精神生活的联系，所以他们的话语变成了口号。

近年来，至少在文明世界中，关于维护人权，人们已经说了很多。目前的事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人们对权利的实现是多么遥远。人们谈到权利，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关心正义，只是为了权力。

同样，人们也没有能够包含经济的思想，因此经济已经失去了控制。经济被简单地描述为越来越多的生产。这就是我在1914年春天在维也纳所说的，当时我说这种持续生产是社会上的癌症。越来越多的产品被投放市场，整个经济周期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控制下继续进行。混乱的、非计划的经济，仅仅是权力斗争的权利，文化堕落为口号：这是当今社会的三个基本方面。我们必须摆脱它们，但只有认真地理解三重社会有机体的意图，我们才能避免这些。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与一种只有通过精神的科学才有可能的理解有关。几个星期前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过的话令人惊愕；然而，这是一个基本和事实的观点。然后我说，我们现在的领导人不再依赖他们的大脑，这已经变得颓废了。他们必须提升对事物的理解，不再需要大脑，而是使用以太体。人智学中的思想并不需要大脑。我们的领导和现代资产阶级的成员，由于生理上的发展，必须在照顾那些能照顾到颓废的大脑的东西的同时，必须让自己适应精神知识的问题。

工人阶级仍然有新鲜的大脑，向前发展。柠檬还没有被榨干，大脑的一个古老的特征仍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理解今天所说的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的原因。今天的情况是这样的，基本上所有无产阶级，除了他们的领导人，都对这些东西开放。他们的领导人已成为中产阶级；他们已成为最狭隘的人。他们接管了中产阶级的狭隘意识，并把它发展到了一个高度的程度。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内部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服从倾向，这种顺从必须被打破，

才能有所改善。

事情现在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从本质上讲，只有科学的启蒙可以提供一种手段，以正确地理解现代社会问题。在我写的《走向社会更新》一书中，你会发现三个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概念。第一种是商品或产品的经济概念。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劳动，第三个是资本的概念。对现代社会状况的理解取决于这三个概念。

想想社会科学所说的一切来解释这三个概念。如果你知道经济学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所说的解释商品、劳动和资本的概念，那么你就会意识到经济学不完整而导致的所有没有用的科学工作。我最近提到了著名的卢霍·布伦塔诺教授，一位在最近写了一篇题为《工业家》的文章的中欧洲领先的现代经济学家。在书中，他发展了工业家的三个特点。我只想提及布伦塔诺的第三个特点，即工业家以自己的成本和风险使用生产资料。是真的，不是吗？工业家拥有生产资料，自己承担市场生产的成本和风险。现在，由布伦塔诺提出的现代学术经济学的主导观点是这样的，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与实业家一起推断出谁是谁，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恩特瑞尔”。也就是那个工人。现代工人也是企业家，因为他也有生产资料，即他的工作能力，并在市场上以自己的成本和风险提供这些材料。布伦塔诺的企业家概念非常清楚，工人也属于这一类。你可以看到现代经济学家是多么聪明。这种情况是荒谬的，但今天我们不能笑，因为大学在文化生活中有领导地位。然而，在经济学领域，大学产生了这样的东西。人们不会承认，也没有勇气承认这些荒谬的作品被产生出来。事情简直糟透了。

我们绝对必须看看这些事情，问一问，为什么科学不能揭示这些社会概念，尤其是关于当今最紧迫的问题？我很想在访问期间与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但今天我只想谈一谈原因。

虽然商品的经济概念很简单，但你永远无法用普通的科学完全理解它。如果你不从想象力的理解开始，你就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商品的概念。如果你不把你的理解建立在灵感上，你就无法理解劳动的概念，无论是社会上还是经济上。如果你不引入直觉的理解，你就不能定义资本。

商品的概念需要想象力；劳动的概念需要灵感；资本的概念需要直觉。如果不以这种方式表述这些概念，只会造成混淆。

如果你看一个特定的案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混乱会产生。为什么布伦塔诺如此密切地将资本的概念与企业家的概念联系起来，即工人然后变成资本家或企业家？当然，他是这个时代的智者，但他完全不知道如何运用直觉认知来获得真正的资本概念。

当然，这一切都是间接的。《圣经》对这条道路有了一定的指示，当它说资本主义是猛兽主义，因此，资本与一种特殊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只能通过直觉来理解精神，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活跃在资本主义中的精神，即拜金主义，我们就需要直觉。这就是圣经所包含的，但今天我们需要对适合现代时代的理解。

我们必须设法客观地理解这些我们今天认为有点扭曲的东西。这些领域真正客观的认识，将显示出将社会观点渗透到任何地方真正的精神科学的必要性。这就是没有偏见的现代观

察者必须对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你还记得不久前在巴塞尔演讲后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在讨论中，有人问我们如何使列宁成为世界统治者。那个人说，直到列宁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世界形势才会好转。想象一下这意味着什么样的混乱。这意味着，那些自称最激进的人实际上是最反动的。他们想要社会主义，但我们需要从使执政关系社会化开始。然而，这些人从列宁领导的普遍经济君主制开始社会化。他们甚至没有开始将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化。这就是今天的怪诞的事情。当你被告知列宁应该成为世界之王时，这当然是值得思考的事情，但这就是今天的情况。那些认为他们拥有最进步的概念的人，实际上有着最扭曲的概念。如果人们不能承认我们必须通过精神科学来寻求这样的清晰，他们就不会在这方面有任何明确的认识。

GA296__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__第1部分__第2讲 1919 年 8 月 10 日 多纳赫

如果你想了解现在和不久的将来人智学的任务，那么你必须考虑到十五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发展的本质，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以及昨天一样。最后，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取决于自十五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生活的动机。从那时起，人们就把自己的个性置于前台，从而成为完整的人格。在早期的亚特兰蒂斯后发展时期，这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人类的任务。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现在所处方向变化的重要性，那么你必须比我昨天更详细地看待事物。

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我们的灵魂仍然具有希腊式的态度。我们形成思想的方式，我们习惯性地思考世界的方式，实际上是希腊灵魂的回声。看待权利的习惯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是罗马人灵魂的回声。在我们的政府中，我们仍然看到一种基本上与罗马帝国相同的结构。只有当我们看到三重社会有机体必须突破我们的现代混乱时，我们才能清楚地理解并采取果断行动。

我们可以将希腊灵魂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希腊和历史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态度，直到十五世纪中叶。一个被征服的人民和他们的征服者生活在整个希腊领土上。征服者占领了这块土地，并通过他们的血统决定了古希腊的精神。因此，如果你不认识到当时人们看到由雅利安人的特殊性征服的社会互动，那么你就不能完全理解古希腊人的态度。当然，现代人类已经超越了希腊人的基本原则。对他们来说，显然有两种人，即崇拜水星的人和崇拜宙斯的人。这两类人是严格分开的。然而，每个人都想到了世界和他们的神，因为他们的血液特征，征服者必须这样做。一切都是由被征服者和征服者的冲突造成的。如果你仔细观察我们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你会发现那些生活在我们感情中并且潜意识地存在于我们灵魂中的东西不再接受那种对世界的贵族观点。然而，贵族世界观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观念和概念中，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其中一所中学接受过教育。高等学校，特别是古典高中，进行教育，使一切都只是文艺复兴或古希腊文化的回声。除了技术和农业学院之外，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更是如此。技术学院和农业学院起源于现代生活，但不幸的是，它们是遵循古希腊高等教育的模式，至少

在它们的外部结构上是这样。如果你高度重视古希腊文化的时代和时代，你必须清楚现在必须重建文化生活。你必须认识到，让人类由那些灵魂通过现代古典教育接受了概念配置的人来领导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在今天的所有领导职位上，我们发现只有在现代古典中学接受过教育的人。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重大变化的时代，而不是小规模改革的时代，即将到来，我们必须客观地思考这些事情，而不是坚持我们自己的习惯性思想。

当然，你知道，由古希腊的血液形成的东西在古罗马变成了抽象的东西。我已经提到过了。虽然希腊的社会结构——我们不能称之为政府——严格地起源于血统，但这在罗马人身上并没有延续下去。在罗马，对希腊组织的渴望仍在继续，但罗马人不再在血液中感受到这个组织的基础。古希腊人永远不会怀疑有更少的人，被征服的，更高的人，雅利安人。对罗马人来说已经不是这样了。在罗马帝国，人们强烈意识到权力和力量决定了社会的分裂。你只需要记得，罗马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那群聚集起来寻找罗马的小偷。你知道罗马的创始人不是由他们的母亲养育的，而是由森林里的狼养育的。

所有这些东西都融入了罗马的本性，导致罗马人更多按照抽象的概念划分社会。因此，我们的法律和政府概念是由于罗马人的性格。

在这方面，我常常想起一位老朋友。我已经老了，我遇见了他。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女孩，他们暗中订婚了。但他们都没有钱，所以他们不能结婚。他们等待并保持彼此真实。他成年时已经十八岁了订婚，在他考虑结婚之前，他已经六十四岁了。只有这样，他才能攒够足够的钱，相信自己敢于迈出这一步。他回到萨尔茨堡附近的家乡，想要嫁给他很久以前选择的那个。当他到达时，他看到教堂和教区长已经烧毁了，他再也无法获得他的洗礼证书了。他的洗礼不再登记，所以没有人相信他真的出生了。当他的信件出现时，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住在维也纳附近。他在信中告诉我，“我认为我出生时很明显，因为我在这里。但人们不相信我出生是因为我没有洗礼证书！”

我曾经和一位律师进行过讨论，他告诉我，在一个法律程序中，这个人是否在场并不重要；所有必要的是出生证明。

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故事，因为它们太荒谬了。然而，这些故事所体现的观点表明，我们整个公共和法律生活的基础或多或少都是古罗马存在的。在今天，你是世界的公民仅仅不是因为你是人类的存在，而是因为你已经正确登记，这是多么真实。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东西追溯到古代的罗马。血统改为官方登记。

今天，这些事情正在退化，结果是许多人认为作为人类的存在没有价值，但是仅仅有官方的证明或注册才有价值。人们宁愿成为一个非个人的罗马法权的概念，而不是个人的个性。自十五世纪中叶以来，一种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欲望已经存在于中心，这个中心是以围绕个体的一切作为中心。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文化和权利生活的更新时机已经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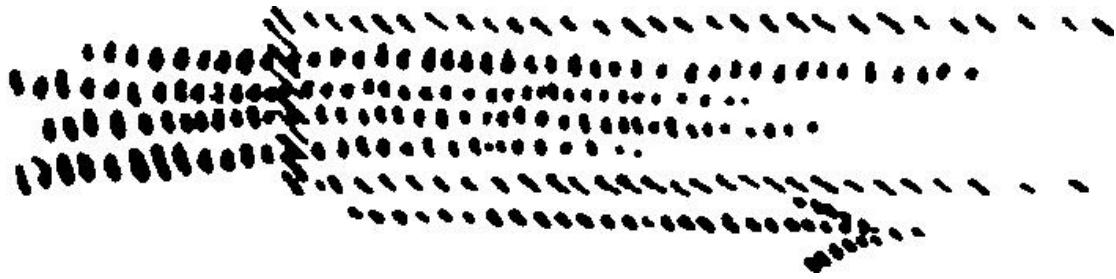
我们需要真正的更新。这与人类灵魂更新的需要和人类发展中的许多倾向有关。

想想看，自 15 世纪中期以来，科学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基于抽象的自然法则和感觉感知，以及基于该感知所产生的思想，是如何影响了人类发展的认知方面的。人们除了感觉知觉和与之相关的思想之外，什么都不接受。我昨天提醒你，肯定有足够多的现代人持有正确的观点，也就是说，这种对自然的看法只会让我们看到一幅对自然的幻影画面。由自然科学家创造的世界图景是一个幻影，而不是现实世界。自 15 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就能够描绘出一幅世界的幻影，至少是其中的一半。对于启蒙科学而言，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是隐藏在这背后的东西。

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感知观念，对于更深层次的世界观来说，无论我们将它们视为玛雅还是其他东西，基本上都是不重要的。我们无法改变感官认知，他们就是这样。一朵红花是一朵红花，无论我们把它看作是玛雅还是现实。它就是它的样子。真正的讨论只有在我们创造关于感知感知的思想时才会开始，也就是说，当我们将感知感知看作是这个或那个，或者将它们解释为这个或那个时。这就是困难的开始。他们为什么从那里开始？他们从那里开始，因为我们作为人类自十五世纪以来创造的概念与早期的人类概念不同。现代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召唤，一个方便的故事，并没有正确地考虑这一点。那些有机会在十五世纪中叶之前研究人类概念的人都知道那些概念充满了图像性质，他们实际上是生动的图景。自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概念的抽象性质一直以其现在的形式存在。

为什么人类如此发展，自 15 世纪中期以来，我们有了抽象的概念，我们如此自豪，如此情绪化？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会发展出这样的抽象概念？人类创造的抽象概念具有这样的特性：虽然我们将它们应用于感知可感知的世界，但它们并不适用于那里。他们对于感觉可感知的世界毫无价值。我在我的“哲学之谜”一书中谈过这个问题。在那里，我说过，人们创造关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概念的方式是人类灵魂发展的副作用。想象一下，地球上的一粒种子，是大自然注定要变成植物的。我们把许多谷物种子磨成面粉，然后把它们当作面包吃。然而，那不是粮食种子固有的！如果我们问谷物是否含有我们维持身体所需的化学元素，这与谷物的性质无关。喂养我们的不是小麦籽粒或黑麦的本质或本质，而只是为了生产新的小麦或黑麦植物。同样，通过我们从 15 世纪中期以来就学到的那些概念来理解外部世界并不在于我们的本质。相反，如果我们要正确地进入这些概念的本质，我们需要从这些概念中学习其他东西。人们在十五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概念是我们在受孕前的精神世界中的经历的阴影。请允许我绘制这个，以便您可以更好地描绘它。[鲁道夫施泰纳现在画画并描述。]这就是诞生，人类生活就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当你以这种方式想象时，我们的概念和概念化的力量只是我们出生前经历的回声。当我们将它应用于感觉可感知的世界时，我们滥用了我们的概念能力。

Birth



这是歌德对自然的理解的基础。歌德不想通过概念来表达自然规律。他想理解原型现象，也就是说，他想要一个外部感知的综合，因为他有一种感觉，我们不能直接将我们创造概念的能力直接应用到自然中。我们必须发展我们将概念形成纯粹思维的能力。如果我们这样做，它们指向我们的产前精神存在。我们有现代的思维方式，通过纯粹的思维，达到我们穿着身体之前存在的精神本质。第五次亚特兰蒂斯时期之后的真正任务将不会进入人类的灵魂，直到人类理解我们将自己理解为精神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科学被迫进入人类的命运，所以我们将保持纯粹的自然。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推测它，而是用我们的概念思维以适当的方式看待自然。我们需要发展我们的概念思维，看看我们在出生时穿着身体的身体之前是如何在精神性的。今天，人们认为他们应该用他们的概念思维来分类外部感觉感知。然而，只有当他们把他们自 15 世纪中期以来的思想应用到他们穿着身体之前的精神世界时，他们才会正确地行动。

这就是第五次亚特兰蒂斯时期后人们被迫走向精神和胚胎期的生活的方式。通过另一件事，人们又进入了一种他们必须进一步发展的特殊情况。与自然的科学幻影平行的是工业主义。我昨天提到了这个。工业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机器，工业主义的实际承载者，在精神上是透明的；它们里面没有什么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昨天，我提到，即使是矿物也能保存一些不透明，但机器是完全透明的东西。其结果是，当我们把人类的意志导向机器时，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将它导向现实。这台机器基本上是一个全面的世界现实的嵌合体。工业主义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东西，使意志在更高的意义上毫无意义。当现代人最终完全相信机器以及与之和工业主义有关的一切都使人类的意志变得毫无意义时，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今天，我们正处于机械效率的顶峰。机器的力量，而不是人类的意志，现在生产了地球上所有产品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是非凡的。人类将不再有生活在地球上的理由。

当你读到泰戈尔的演讲时，你必须真正感受到一些使用正常欧洲人智力和推理的欧洲人无法理解的东西。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亚洲人所说的话存在着不同的基本语调，因为欧洲人对机器的熟悉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亚洲人来说是难以理解和毫无意义的东西。机械和工业主义的影响对一个东方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另一件事对东方人来说也同样毫无意义，不管我们欧洲人是否信不信由你，那就是机器时代的欧洲政治。东方人也无法理解这一点。当受过教育的东方人说话时，他们表达了他们的感觉，即现在完成的人类工作中有四分之一是毫无意义的。（以传统的东方方式接受教育的人不会这样做，只有那些更针对西方和他们的模仿人，日本人等等。）由于现代受过教育的东方人有更高程度的潜视力，他们认识到人们把机器投入的所有东西都有非常特殊的特征。当有人用马犁和犁，用马工作时，用马的工作仍然包含一些自然的力量和一些超越现在的意义；这项工作具有普遍的意义。当一只黄蜂筑巢时，这种结构具有宇宙的意义。如果有人通过在石头上打火石来引发火焰，引起火花飞行然后点燃

火种，那个人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种行为具有宇宙意义。

我们通过现代工业主义失去了与宇宙目的的联系。当我们打开电灯时没有普遍的后果。宇宙的意义消失了。当你进入一个完全充满机器的现代化工厂时，你发现的是宇宙的洞，宇宙发展中没有任何后果。如果你进入森林采集木材，那除了地球上发展之外还有一些宇宙的重要性。如果你看一个拥有它所包含的一切的现代工厂，那除了地球上发展之外没有其他重要性。人的意志在那里放错了地方，没有宇宙的目的。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自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远离现实的认知。我们将越来越多的活动引向服务机器；我们在工业中开展越来越多的活动，我们投入这项工业活动的意愿对宇宙演化毫无意义。

现在我们的灵魂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我们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的，我们的意志毫无意义，这对人类发展的整体有什么意义？是的，它具有重要意义，极其重要。这意味着，作为人类，我们必须通过幻想进入对现实的理解，进入理解的现实不是停留在自然中，而是继续进入超越自然的精神存在。只要人们接受了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概念，他们就可以忽视发挥自己的精神。然而，由于现在只剩下概念，概念缺乏精神，但人们仍然想要达到精神，许多人渴望超越抽象的理解，获得真正的精神理解。既然我们现在有工业主义和缺乏意义，我们必须为人类意志寻求另一种意义。只有当我们上升到一个能够给毫无意义的东西带来意义的世界观时，我们才能寻求这种意义。我们可以通过从精神中带来意义，并认识到我们要寻求精神为我们设定的任务来做到这一点。早些时候，如果我们想从精神上得到一些东西，我们就需要发挥自己，因为本能将精神与人类意志联系起来。今天，我们必须特别发挥自己的精神。我们必须以精神上有意义的意愿来对抗毫无意义的工业的意愿。

昨天，我给了你一个如何教导的例子。我们需要明白，在7岁之前，儿童主要是模仿者，因为他们需要发展自己的身体。因此，我们应该把模仿作为那个时期教育的主要原则。我们也知道，从七岁到十四岁的孩子需要通过一个受人尊敬的权威来发展他们的以太体，我们应该通过精神认知使我们获得的知识成为我们在那个时期教学的基础。最后，我们知道，从十四岁到二十一岁，孩子的星芒体就会发育，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知识作为我们教学的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精神中解脱出来。

直到15世纪中叶，人们本能地从精神中解脱出来。在外在的生活中，我们现在要自己和机械的、机器完全整合起来。即使在政治上，我们对机械的意愿也慢慢地把国家变成了一台机器。我们需要在接受精神科学的观念的基础上，努力建立一种精神上的意愿。例如，在教育中，我们应该从对精神世界的理解开始，并根据我们从人智学中获得的知识进行教学。通过更强烈和更有意识地强调精神的意愿，我们反对工业主义产生的毫无意义的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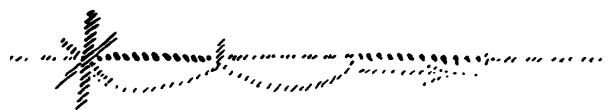
我们被赋予了工业主义，它给人类和人类灵魂带来了所有单调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无聊来实现精神产生的意愿。在教育中，如果我们以一种与灵性理解相一致的方式进行教学，我们就能最好地从精神上开始意志。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思考许多事情，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种谨慎发展的内在真理意识。我们应该清楚地指出，我们需要使用一种内在的真理感，即使我们不习惯使用它。例如，如果说因为拉斐尔的画，他们尊重拉斐尔是正确的，但他们要求现代的像拉斐尔那样涂油漆是错误的。唯一有权欣赏拉斐尔的人是

那些知道只有差劲的画家才会以同样的方式作画的人，因为这不会是出于我们这个时代活跃的冲动而画出来的。如果人们不深刻地感受到这种一致性的必要性，那么他们的感受就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对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有一种真实的感觉。然而，在这方面，现代人倾向于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更多。你慢慢地会有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这种真理感已经泄漏出来了，它不再正常工作了，因为人们不愿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错的。他们害怕说谎言是撒谎。在这方面，我们经历了各种可怕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人们忘记了他们所经历的所有可怕的事情。这里的重点是，人们需要对真理有这样的感觉，以便他们知道，例如，拉斐尔的绘画风格不适用于现在。我们需要把它看作是来自过去的东西，因此，也需要把它看作是来自过去的东西。现在，当对真理的渴望超越了我们的灵魂深处时，我们特别需要注意这样的事情。现在，当对真理的渴望超越了我们灵魂深处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注意这些事情。我经常想到赫尔曼·格林的米开朗基罗传记中的一段美丽的段落，格林讨论了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他在谈到当时创作了多少幅“最后审判”的画作时，也提到当时的人们完全体验了墙上画的东西的真实性。那些人生活在那些“最后审判”画的真相之中。今天，我们甚至不应该看一幅像米开朗基罗的“最后审判”这样的画面，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并不像米开朗基罗所描绘的人那样看待它。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感觉，充其量，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幅我们不能再直接相信是现实的东西的绘画。

想想一个人站在今天意识的那幅画之前，一个人不认为天使真的会下来，或者魔鬼会像米开朗基罗在他的画中描绘的那样。这样的人认为，绘画与米开朗基罗那个时代把这些画看作现实的人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当你意识到现代人们看到《最后的审判》时的感觉是抽象而灰色的，你内心会同情《最后的审判》中相互交织的画面。然而，正当你意识到现代人在看待最后的审判时所拥有的感情是抽象的和灰色的时候，你将被内心地要求同情最后审判中交织的画面。当然，米开朗基罗是在第四个后亚特兰蒂斯时期的低潮中画的。然而，他画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成为两者之间的一种界限。我曾在一次关于艺术的讲座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你需要问自己，那个年龄的人怎么能看到绘画中呈现的如此有力的生动画面。当我们意识到今天站在米开朗基罗这样一幅画前的人的生活是多么单调和缺乏时，这个问题的巨大重要性就摆在我们面前。然后我们必须询问一下这个原因。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类灵魂就能这样看到地球的末日呢？这些画的创作来源从何而来？

答案如下。在第一个基督教时期，也就是说，自从各各它之谜对地球的进化产生影响并赋予其意义以来，旧方式所存在的许多东西必须退去并等待人类以后才能赢回它们。

其中包括重复尘世的生活。如果我们描绘生命[鲁道夫施泰纳在此画画]，所有人类生命都以这种方式流动：地球生活，精神世界中的生活，地球生活，精神世界中的生活等等。



古老而又本能地看待世界的内容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就是这样流动的。基督教的第一个任务是唤起人类的概念，而不是那些古老的智慧。基督教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从这一点开始(见图中的十字架)，也就是从现世生命的开始，它才把人类的生命带入意识。它允许生命在最后一次死亡之前和出生前仅仅是一个由上帝持有的思想，而不是任何与人的个性有关的东西。在人类出生时真正成为人之前，只有精神世界存在，人类作为上帝的思想从这个世界中诞生。然后，死后的生命又增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第一个基督教时期，焦点转移了：在这里，死亡和重生之间的生命，然后是世俗的生命，然后，再一次，死亡和重生之间的生命。等等。人类的知觉仅限于关注人类的起源，然后是死亡后的生命。另一方面，这通过最后审判的绘画导致了平衡。“最后审判”的绘画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基督教首先从人类情感中消除了先于存在的原则，即在概念和出生之前的精神存在。今天，认识地球上重复的生命的需要再次从人类灵魂深处涌出。因此，今天那些只强调一个尘世的生活和它前后的精神世界的画显得苍白。现在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从早期扩展基督教对世界的看法。各各他之谜不仅影响那些承担一个地球生活的人，而且也影响那些知道重复地球生活的人。我们现在需要这种扩张。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应该利用正常概念化的幻想，机械化意愿的无意义，提升自己的精神的认知和精神渗透的意愿，并扩大我们的宗教意识，包括重复的地球生活。

人们现在需要把目前人类意识扩展的全部意义深入到他们的灵魂中。理解如何活在当下并为未来做好准备的能力取决于这一点。每个人都可以在他们现在生活的任何地方使用这种理解。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中的任何地方使用这种理解。最终，出现了对人类的外在理解，这种理解目前只在灵魂的潜意识深处发挥作用，但随后会发出声音并回响全意识的重量。现代生活中最明显的事情就是许多被撕裂的人类灵魂，陷入困境的灵魂，他们对如何对生活做任何事都一无所知，一次又一次地问道：“我该怎么办？生命对我来说意义何在？”“他们尝试了很多事情，但仍然永远不会满足。有这种问题性质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它源于我们教育的不足。今天，我们以一种不会唤醒使人类适合生活的内在力量的方式在教育孩子。(这不是健康的教育)让人们变得强壮的是，他们模仿到七岁，并遵循钦佩的权威，直到十四岁。让人强壮的是，他们的爱是以适当的方式发展直到二十一岁。后来，这种力量再也无法发展。给人们带来困扰的是，我们必须在青年时期在特定阶段发展起来的力量没有被唤醒。这就是我们必须知道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说，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真正的社会未来，我们必须通过教育为之做好准备。我们不能通过微小的变化实现这一点，必要的变化是巨大的。正如我昨天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今天的教育方式已经慢慢变成了只为机械化的灵魂，植物的灵魂和动物的身体做准备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应该强烈地发展在儿童的灵魂中存在的力量，这样以后，人类就可以利用他们的童年发展。今天，人们回顾他们的童年，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童年，但由于没有很好的发展，所以无法从中汲取任何东西。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正确的成果，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教育原则。现在，当人们热情地宣传事物，当事情被吹捧为特别有帮助时，我们必须非常怀疑。

孩子需要学会集中精力，我们才能实现这一点，这不是通过过度劳累，而是通过有效的

教学。如果我们消除今天非常流行的东西，即这些被诅咒的课程安排，人类力量的任何真正发展的死亡，我们就能以现代人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从七到八点，算术，从八到九点，语言，从九到十点，地理，十到十一点，历史！灵魂从七点到八点的所有东西都会被从八点到九点发生的事情抹去，等等。我们需要深入研究问题。我们可能不再仅仅将主题为“主题”。相反，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在七至十四岁的儿童中正确地发展思考、感受和意志。应该使用地理，算术等来培养正确的思维，感受和意志。

现代教育者之间有很多关于如何培养个人能力的讨论，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从孩子的天性中发现哪些能力发展。只是空话！这些事物只有从精神科学的角度来说才有意义，否则它们只是空谈。在将来，我们需要说，例如，在童年的特定阶段，我们应该教算术。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应该用早晨，花两三个月来教算术。我们不需要将所有内容混合在一起的课程安排。相反，我们需要教一段时间的算术，然后继续。我们需要在特定时间使我们的教学与人性的需要相协调。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教育学的任务是面向未来的。在这样的问题中，现代人面对着不可争辩的问题，认真考虑未来社会发展。然而，对他们的理解却很少。在斯图加特，结合我们的社会活动，我们将尽可能在现代学校系统内创建一所学校。莫尔特生生已决定在 Waldorf-Astoria 公司为他的工人的子女成立这样一所学校。稍后，我们亦会接纳数目有限的其他儿童。我们需要考虑到现在由国家制定的教学目标。我们需要将孩子按特定年级带到一定水平，我们也需要妥协。但是，我们可以将人性所要求的东西与国家所要求的东西混合在一起，那些被当今社会主义者所崇拜的聪明事物。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今天谁会认为课程安排是所有人类教育的死亡？有些人相信这些课程时间表我们会回答这个问题，世界正站在它的头上，我们必须开始站起来。有些人现在想要缩短工作时间，每隔半小时一个接一个地教授不同的科目。许多人现在认为这是理想的。你应该想象出一个不可能呈现的千变万化的图片——宗教，算术，地理，绘画，歌唱！它看起来就像万花筒里的颜色，都混在了孩子们的脑海里。它看起来只是外部世界的东西，但没有丝毫的一致性。现代人根本不能相信我们需要整体思考而不是细节，我们需要一个宏大的概述，一个全面的概述。今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人们习惯性地说，“是的，我们必须进行革命！”即使很大一部分心胸狭隘的顺从者也相信革命的必要性。我不确定这里是否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大多数中产阶级都认为革命的必要性存在很大的领域。

然而，当你接近我在谈论社会复兴时所说的话时，如三重社会有机体，他们说他们不理解它，它太复杂了。Lichtenberg⁷ 曾经说过当一个头部与一本书发生碰撞并发出空洞的声音时，这不一定是这本书的错。这是真的，不是吗？今天，人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因为并不总是能够自我认识人们灵魂中最常见的东西。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地区，甚至反动派也相信革命的必要性。但是，他们说，“是的，是的，我们不能关心这么大的事情和想法。你需要告诉我们的如何使制鞋社会化，或者如何使药房社会化，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你应该告诉我们如何在一个革命的国家里卖我们的香料。“

慢慢地，你开始意识到人们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的意思是必须有一场革命，他们完全同意，但一切都应该保持现状，什么都不应该改变。许多人都在问，我们如何才能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却什么也不改变！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人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你可以有非常奇怪的经历。我经常遇到的一件事是他们说：“是的，三个社会领域——一个自治

大学，因为文化生活应该是自我管理的 ——但我们也如何生活？如果国家不再支付我们的工资，谁来支付我们的工资呢？“

我们现在需要看看这些事情。我们可能不再简单地将它们刷掉。在文化生活领域尤其需要改变。

GA296__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__第1部分__第3讲 1919 年8月11日 多纳赫

我今天的评论将是一种插曲。正如我所提到的，我想简单地讲三个概念，如果人们完全理解这些概念，就会产生对外部社会生活的理解。我明确地说“外部社会生活”，因为这三种思想完全来自人类的共同活动和工作。这些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概念。我以前曾提到，最近的各种经济理论试图澄清这些概念，但都失败了。自从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思考经济学以来，一直无法实现清晰。在第五个后亚特兰蒂斯时期开始之前，即在十五世纪中叶开始的时期之前，人们不能有意识地理解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或本能地进行的。然而，从那以后，由于这是意识的灵魂发展的时期，人们需要越来越多地有意识地思考社会关系。因此，人们对社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观念和观点。首先是重商主义派，然后来了重农主义者亚当史密斯，各种乌托邦流，蒲鲁东，傅立叶，等等，直到现代社会民主党的一面，将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人的工作的社会民主党理论与传统经济学进行比较是有趣的。传统的经济理论是完全无效的。它对人们能够融入社会意愿的概念绝对没有任何贡献。如果你问你应该为社会做些什么，你将无法从传统经济学的扭曲和混乱的概念中获益。现代科学的观点完全支配着它。尽管自然科学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进步，这是精神科学绝对不否认的，但传统科学拒绝从精神中产生的一切。经济学家只想观察经济活动。在近代，观察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最近的人类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无法思考与经济事实相符的观点。经济事件几乎机械地进行；人们没有跟随他们的想法。因此，对世界市场中这些无意义事件的观察不会产生经济原则，因为我们的经济是没有理论，观点，概念或想法的实际行动。另一方面，社会民主运动是没有实际应用的理论。社会主义理论是不能实际应用的，因为它是一种对实用性没有洞察力的理论。在现代，一方面我们有经济的生活，没有思想的实践；另一方面，我们只有社会的民主的理论，没有实践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我们真正到达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由于社会的必要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很容易理解，当他们想要创造一个社会公正的生活时，特定的态度必须成为人们的目标。你还可以看到，三重社会有机体的目标是对社会中存在的关系产生某种态度。如果没有这种态度，社会就不能真正繁荣起来。社会的三重有机会肯定会考虑到这种态度。今天，我想在这方面只提到一些轶事。

如果你认为社会生活是一种有机体，那么你必须想象，在精神的意义上，某种东西会流经这种有机体。动物有机体携带吸入和转化的空气一样，也必须有一些在整个社会中流通和流动的东西。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区域，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感受没有那么准备。但是，如果我们要认真谈论社会复兴或社会重建，我们需要理解它。我们需要明白，未来的社

会生活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支持，取决于当我们交换思想，观念和感受时所做的事情。如果人们想成为社会的存有者，那么人类的观点就不那么重要了。未来要求我们将普通教育建立在可以作为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基础的概念之上，而不仅仅是从科学或工业中获取的概念。尽管这看起来不太可能，但在未来，如果我们不教授人们想象力的概念，我们将无法在社会上进行适当的互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教授与抽象的自然科学概念(因果、力和物质等)有很大不同的影响人类情感的概念。在未来，我们将无法开始与那些影响今天所有事物的科学概念开展任何社交活动，甚至是艺术。未来，我们必须学会在图景中了解世界。

我经常在教育方面举出这方面的例子。!我经常举一个与教育有关的例子。我说当我们积极参与孩子时，我们可以通过向他们展示一个茧来教导他们灵魂不朽的想法。你可以让他们看看它如何打开，蝴蝶如何飞出。然后我们向孩子们解释茧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有一种像蝴蝶一样生活在它里面，只有它是看不见的。当我们死去的时候，“蝴蝶”飞向精神的世界。我们通过这种类比以图像的方式行事。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发明这样的类比。如果你只是发明这样的类比，那么你将采用传统的科学态度。传统受过教育的人在创造这样一个类比时的态度是什么？今天的人即使在成熟之前也很聪明。他们没有想到以另一种方式变得明智的可能性，而不是他们想象自己与他们的抽象概念。今天，人们肯定对“智慧”有奇怪的想法！

几个星期前，一个政治科学学会在我的一个讲座后立即召开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一位大学教授谈到了我的讲座和想法。当然，他是现在的智者。在他看来，讲座和我所有书中提出的观点都是幼稚的，只是孩子气的。我很清楚，现在的智者如何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特别是如果他是大学的教授。我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把所有真正的图像生活从学术生活中挤出，让学者们把理解的一切，或者说应该说的，而不是理解，看作是幼稚的。这正是现代智慧如此非凡的地方。如果我们想用一张我刚才提到的关于蝴蝶飞出茧的不朽的图片，他们会说：“我们是明智的，当然，我们知道它只是一幅画面。我们高于这样的画面。然而，孩子们只是孩子，我们需要为他们创造这样的概念图，尽管我们不相信他们。”他们不理解的是，孩子们也不相信他们，因为只有当你自己相信它时，孩子才会全神贯注于图景中。

精神科学使我们回到了一种态度，不仅让我们看到那些由自然科学所讲的奇妙的东西，而且让我们再次看到富有想象力的图画。从茧中出来的蝴蝶的画面实际上是灵魂不朽的画面，被神圣的力量置于大自然中。如果没有不朽的灵魂，就不会有一只蝴蝶从茧中出来。如果事实不构成它的基础，图景不能存在。这在自然界中是一样的。自然科学提供的只是幻想。只有当我们知道大自然是一幅其他事物的图画时，我们才能理解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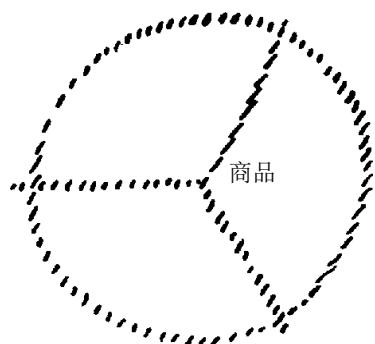
人们需要习惯于将人的头部视为天体的图像。人的头不是圆的，这样就像卷心菜。头部有它的形状是因为它是根据天体形成的。所有的自然都是图像，我们需要找到我们的方式进入这种形象。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当我们掌握图景的时候，流入我们体内的东西就会辐射到我们的内心、灵魂、感受中，甚至进入我们的头脑，尽管这是最困难的。在社会有机体中，我们需要以图景的方式互相交谈。人们需要相信这些图景。然后，经济学家就会出现，他们能够在社会有机体中真实地谈论商品。商品反映了人类的需要。我们不能通过抽象概念来理解人类需求的社会价值。我们只能通过人类的感受来理解它，这种态度是由富有想象力的思维所产生的一种态度所渗透的。否则，我们将不会实现人类社会。在社会有机体中，你可以利用人们来确定需求，但是如果你不同时教育人们以想象的方式思考，你将永远无法实现一个有机的社会结构。我们必须以图景的方式说话。尽管对现代社会主义者来说可能听起

来很奇怪，但为了创造一个人道的社会，人们必须说出激发想象力的图景。这才是最重要的。只有通过理解图景的经济学，人们才能以一种感觉的方式理解商品。

在社会中，对未来的社会，对劳动的正确认识必须占主导地位。现代人谈论劳动的方式是荒谬的，因为劳动本质上与商品的生产无关。卡尔·马克思称商品为“结晶劳动”。这简直太荒谬了。我们所说的“人类劳动”是指人们利用自己、消费自己的特殊方式。你可以用几种方式中的一种来消耗自己。例如，如果你在银行或口袋里有足够的钱，你可以参加体育活动，并把你的劳动用于体育活动。你也可以砍木头或者做别的事。你可以用同样数量的劳动砍柴或参加运动。社会生活不是取决于你所做的劳动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使用。只要生产商品，劳动就与社会生活毫无关系。因此，在三重社会有机体中，除了商品生产之外，有必要有其他工作理由。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通过工作来生产商品，因为我们必须为某事使用工作。然而，人们工作的根本原因必须在于他们对工作的渴望和对工作的热爱。我们无法实现一个人道社会，直到我们能够让人们工作，因为他们想要工作并意识到工作是必要的。

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人们谈到灵感概念的社会中。与过去相比，事物更具本能和反感，如果社会没有充满通过启动的灵感带给世界的思想和感受，人们就不会对工作产生欲望和热爱。人们必须携带这些概念，才能意识到他们面前有一个社会有机体，他们必须全身心投入于此。这意味着工作的欲望将存在于人们的灵魂中，因为他们理解社会有机体。只有通过灵感概念，即通过精神科学，人们才能获得这种理解。为了工作的欲望，我们需要精神科学的概念，这些概念可以渗透到人们的心灵和灵魂中，而不是那些今天经常提到的空洞概念。精神科学将渗透到人们的心灵和灵魂中，使他们对工作充满渴望和热爱。在一个不仅听到来自教师的图景，而且还有灵感和在我们复杂的社会中提供生产资料所必需的概念的社会中，劳动将与商品一起占据适当的位置。这将为人们提供建立的适当基础。

直觉的观念也必须在这个社会中传播。您可以在我的《走向社会更新》一书中关于资本的章节找到这些概念。它们只能在一个接受它们的社会中开花结果。这意味着，只有当人们承认自己需要直觉时，资本才能在社会有机体中占据适当的位置。当人们承认他们需要想象力时，商品将占据适当的位置，当人们承认他们需要灵感时，劳动将占据适当的位置。



商品、工作、资本。

如果你不把这三个概念写在一起，而是按照我在这个图表中所做的那样写，并且理解所有这三个概念，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劳动和商品之间有相互关系，商品和资本之间有相互关系，即资本购买商品。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着关系，但你必须像我在图表中那样把这三个

概念联系起来。

我们需要理解说明人类的态度必须在未来渗透社会的真相。人们自己必须创造社会，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从启蒙科学中听到想象力，灵感和直觉。这是一个严肃的观点。我对你说的不仅仅是没有精神科学就不会发生未来的社会改革，那就是真理。如果你把学校留给国家，人们将永远无法理解直觉、想象力和灵感的必要性。国家对学校做了什么？

想想主要与学校和国家有关的事情，例如公共法律。我必须承认我觉得它很糟糕，但现代人却没有注意到它。公共法律应该由人们在他们的灵魂中感知为正确的事物而产生。在这里，我只想看看民主国家，不会谈到君主制的情况。公共法律通过议会产生，议会为国家通过法律。每位成年公民都通过他或她的代表与公共法律联系在一起。事情已经决定并进入公共法律体系。然后，一位教授研究公共法律并教授由议会通过的法律，当然还有公共法律。因此，国家在这一领域拉动学术界。除了国家的法律之外，公法教授不会教其他任何东西。如果我们能够重现留声机记录的法律，我们甚至不需要教授。我们可以把留声机放在讲台上，让它播放议会通过的法律。这就是学术界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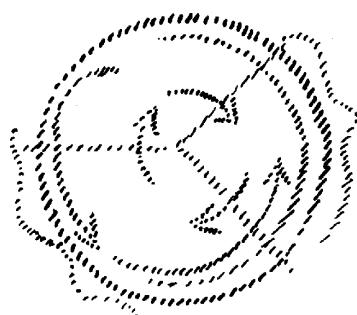
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你可以看到它肯定没什么灵感，因为你很难说现代议会决定构成灵感的行为。事情需要扭转。在大学里，应该从人类的精神理解的基础上教授公共法律。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给国家以适当的形式。许多人认为，这种三重社会有机体的想法将使世界站在它的头上。要消灭这个念头！世界已经站在了它的头上，三重的社会有机体只会使它重新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找到一条理解这些概念的道路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将走向精神的机械化，灵魂的麻醉或植物，以及身体的动物化或本能形式。

重要的是要相信，如果未来要健康发展，我们就必须以这样一种激进的方式思考。我们需要认识到基于三个健康领域的社会有机体的必要性。只有在明确界定经济生活的情况下，人们才会了解想象力如何与商品联系在一起，并且我们认识到需要以兄弟会来管理经济生活。只有当灵感渗透到议会中的平等概念，以便平等真正占上风，个人能够验证自己内在的东西时，灵感对劳动的意义——它呼唤对工作的渴望和热爱——才会存在于世界。然而，对于每个人来说，这将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平等将在权利领域占上风。法律将受到启发，而不是以民主日益普遍的世俗方式传递。

只有当直觉上升到自由，自由从不断发展的精神生活中绽放时，我们才能正确地评价社会有机体中的资本。然后，什么工作需要从精神的生活流向它。

这股流将如图中的箭头所示流动，并且生命的三个区域将如此整合以使它们适当地彼此渗透。



文化生活自由 直觉 资本

平等权利的生活 灵感 工作（劳动）

友的爱经济生活 想象力 商品

在这方面，我在德国遇到的第一批反对意见之一是，人们说我想把社会生活分为三个部分，而社会生活需要统一。这种统一让人们感到催眠，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国家是包罗万象的。他们习惯了官僚国家的概念。在我说，说这种团结的人就像有人说我想要老马站四脚，但我们必须让老马保持统一，不能把她分成四条腿。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这一点，但我也对把老马的“状态”或社会有机体只放在一条腿上不感兴趣。它必须有三条健康的腿。就像马站在四条腿上时不会失去整体一样，社会的有机体站在三条腿上时不会断开。社会有机体成为一个统一，正是因为它建立在三个健康的领域之上。现代人根本不能打破他们的习惯观念。现在重要的是，我们不认为我们只需要改变外部外表，而是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想法、概念和感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新的头脑来为人类争取一个真正健康的未来而努力。我们真的需要不同的头脑。人们很难习惯新想法，因为他们非常爱自己的老脑袋，那些老脑袋如此习惯于人们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改革现在生活在我们灵魂中的东西。不要指望这是一件容易的任务。许多人认为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概念，并没有注意到旧的概念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你可以和人们谈论从精神科学中产生的教学概念。你可以和非常进步的老师、学校主管等等交谈。然后，在他们听了之后，他们说他们已经认为相同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意见是完全相同的意见。但事实上，他们的观点和你说的完全相反。他们的观点完全相反，但他们用同样的词来表达这个相互矛盾的观点。想象一下，他们用相同的词，说一些意义完全相反的话！这就是现代人互相传递的方式。语言早已失去了与精神的联系，但我们绝对必须再次找到这种联系。否则，我们就不会继续前进了。

GA296__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__第1部分__第4讲 1919 年8月15日 多纳赫

第4讲 多纳赫/1919年8月15日

从我之前所说的，你肯定已经认识到教育问题是当今人们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我需

要强调的是，教育是我们社会问题的核心。在我一周前关于改革和改革学校制度的演讲之后，你们一定会明白，教育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培训。如果你考虑一下明显开始于十五世纪中叶的那个时期的特征，你肯定会有一种人类发展正在经历一波又一波的物质考验的印象。现在，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摆脱物质主义，找到一条回归精神态度的道路。在人类文化以前的所有时期，人们都知道通往精神的道路，但他们或多或少地本能地和无意识地知道它。人类失去了这种知识，所以我们可以以完全有意识的方式再次寻找它，这是由我们寻找自己的自由的愿望所驱使的。

人类自 15 世纪中叶以来所经历的转变可以被称为人类的物质主义折磨。如果你考虑一下那个物质主义时代的特点，然后深入思考一下我们这个时代过去三四个世纪的文化发展，你就会发现，侵袭人类的物质主义浪潮对教师教育的影响最为强烈。没有什么能像物质主义渗透到教育学中那样给人留下持久的印象。我们只需理性地看待一些现代教学方法的具体例子，就能看到在取得真正卓有成效的进步的道路上存在的巨大困难。我们需要回顾的是，那些认为自己特别能够谈论教育的人不断重申，所有的教育，从最低层次开始，都必须是说明性的，或者至少是人们所说的说明性的。我经常提到，例如，人们希望通过使用机械设备来使算术具有说明性。人们非常重视让孩子们首先“看到”一切，然后，通过这种可视化，在他们自己的灵魂中创造一幅图画或一个想法。在教育的许多领域，对视觉化的渴望当然是合理的，但它迫使我们质疑儿童通过这种“视觉”教学方法接受教育后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只是按照“视觉”、“动手”的方法来教育孩子，他们的灵魂就会完全枯萎。他们灵魂中的力量会慢慢死去，人性会与这个可视化的环境联系在一起。应该在灵魂里生长的嫩芽会慢慢死去。许多现代的说明性教学方法导致了灵魂的死亡。当然，人们不知道他们正在杀死灵魂，尽管如此，它还是死了。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在人们身上体验到这种结果。看看有多少现代成年人有我们所谓的问题性格。看看有多少人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能在困难时期给他们安慰和希望的东西，并使他们能够应对生活的复杂性。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破碎的人，我们甚至看到，至少有时候，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找不到方向。

这一切都与我们教育中的缺陷有关，特别是与教师培训中的缺陷有关。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改进教师培训？教师知道他们在考试中遇到的问题的答案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它们大部分是老师可以在几乎任何参考书中查找的答案。然而，考试完全忽略了教师灵魂的一般状态，这种状态不断地传递给学生。一个老师进入教室和另一个老师进入教室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当一个老师走进教室，孩子们会感受到一种与老师的内在灵魂关系。当另一位老师进来时，孩子们往往感觉不到这种关系。相反，他们常常觉得自己和老师之间有一道鸿沟，经历各种可能的冷漠，以至于嘲笑或嘲笑老师。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所有细微差别往往都存在，这损害了真正的教学和教育。

因此，最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改变未来的教师培训？除非老师接受来自精神科学的人性知识，否则改变是不可能的。人类与超感知世界的关系必须完全渗透到老师身上。他或她必须能够在成长中的孩子身上看到证据，证明这个孩子已经通过出生从超感性世界进入了地球生活，已经给自己披上了物质身。老师必须能够看到孩子已经承担了老师在物质世界中协助完成的任务，因为孩子在重生之前不能承担这些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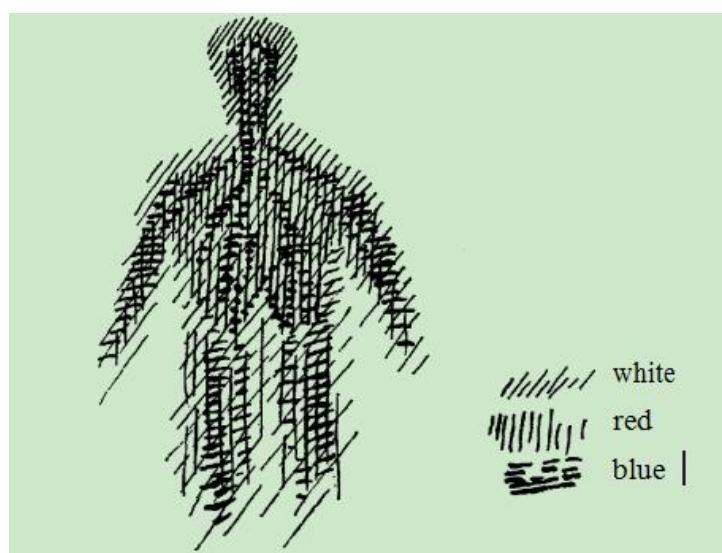
老师必须觉得他或她应该把每个孩子看作是超感知世界对感知世界提出的一个问题。你

不能以一种具体而全面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能针对每一个孩子提出这个问题，除非你能运用精神科学关于人类本质的知识。在过去的三四个世纪中，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只看人体生理学和人体体质。那是对老师最不利的观点。出于这个原因，在未来，教育学在人类学中扎根是极其必要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理解人是由三个方面组成的，正如我们在这里经常从许多角度提到的那样。然而，你必须致力于对这三个方面的真正内在理解。我已经反复指出，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人类，可以被视为有神经感觉的生物的各种方式。我们通常表达这种观点的方式是说某人是“全脑”。我们至少在表面上发现了人性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胸部，在那些有节奏的过程占主导地位的人身上。然后，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人类的这个方面与新陈代谢有关，即肢体或新陈代谢的人类，新陈代谢就是在其中发生的。完整的外部图景，活跃的人类的完整的物质形态是由这三个方面组成的。

总而言之，人性的三个方面是：头或神经的存在，胸或有节奏的存在，以及肢体，当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新陈代谢的存在。

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性的这三个方面之间的差异？这让现代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喜欢机械地划分事物。如果你对某人说，人类是由一个头部、一个胸部和一个肢体组成的，他们会在脖子上画一条线，把位于上面的东西称为“头”。然后他们想在其他地方画另一条线来描绘胸部，因此，把不同的方面一个接一个地放置。现代人不会轻易接受他们无法机械地描述的事物。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没有这样的界限。的确，肩膀以上的人主要是一个头部或感觉神经的存在；然而，它不仅仅是肩膀以上的存在。例如，触觉或温度的感觉遍布全身。同样，头部向外延伸到整个身体。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你可以说人的头主要是头部，而胸部则不然；然而，胸部也呈现出头部的各个方面。四肢，或者所有与新陈代谢有关的东西，甚至更少；然而，头部也出现在它们身上。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整个人类是头，但头主要是在头部。如果我们想要绘制这个示意图，那么我们需要以这种方式绘制人的头部(在草图中显示为白色)。



人类的胸部也不仅仅是在胸部，虽然它主要是在胸部所包含的器官中，在那些最清楚地表达心脏和呼吸节奏的器官中。然而，呼吸继续进入头部和血液循环继续其节奏进入头部和四肢。因此，我们可以说，当然，人类的胸部在这个区域[在草图中显示为红色]，但也在头部，虽然较少，在这里的四肢仍然较少。因此，整个人类就是胸部，但是这个(在草图中指向胸部)主要是胸部和那个，头部。同样，人类的肢体或新陈代谢方面主要在这里(如草图中的蓝色部分所示)，但是肢体继续存在，在胸部区域少一些，在头部最少。

正如我们可以说头就是头一样，我们也可以说明整个人就是头。正如我们可以说胸部就是胸部，我们也可以说明整个人就是胸部，等等。事实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然而，我们的理解倾向于把事物放在一起，把不同的方面分开。这表明我们的认知思想与外部现实的联系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在外部现实中，事物相互流动，我们必须意识到，当我们分离人类的头部、胸部和新陈代谢方面时，我们也必须把这些分离的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只考虑事物的组成部分，但也必须考虑它们的统一性。一个人只想着事物的各个部分，就像一个人只想着吸气而不想着呼气一样。

在教师的思想中，你有一些类似于未来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教师必须特别擅长这种内在的流动思维，这种非机械的思维。只有当他们习惯于这种流动的思维时，他们才能用自己的灵魂来接近现实。然而，如果人们不能从一个比现在流行的更大的角度来理解事物，他们就不能接近现实。当科学地看待事物时，人们将需要克服现在流行的只看细节的习惯，并学会将细节与生活中更大的问题联系起来。

不朽的问题将成为未来所有精神文化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人类中的大部分人是如何理解不朽的，特别是现在许多人已经到了否认不朽的地步。那些试图从更为普遍的宗教基础上理解不朽的人们，他们身上究竟存在着什么呢？生活在这些人身上的，是一种需要知道当一个人通过死亡之门时，灵魂会有什么的需求。

如果我们问人们为什么对不朽问题感兴趣，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人性核心的不朽问题感兴趣，我们得不到任何答案，除了他们主要想知道当人们通过死亡之门时会发生什么。人们知道他们有一个“我”，在这个“我”中，他们的思考、感受和意愿都是存在的。一想到我可能被毁灭，对他们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人们想知道的是，我们可以带着“我”度过死亡，以及死后“我”会发生什么。人们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宗教，至少是这里正在讨论的宗教，在回答一个人通过死亡之门时人的灵魂会有什么的问题时，主要谈到不朽或永生。

现在，你肯定会感觉到，不朽的问题，当这样提出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自我回味。当人们想要知道当他们通过死亡之门时，他们存在的本质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根本上自私的欲望。如果现代人有更强的自我意识，他们会更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而不会屈服于这种幻想。人们会看到自我中心主义是如何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利益，以了解死后灵魂的命运。

在过去三、四个世纪的物质主义考验期间，灵魂中的这种态度变得尤为强烈。只要这些理论和假设是抽象的，我们就不能通过理论或假设来克服人类灵魂在感受和思维习惯上所掌握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要问：“事情还能像这样吗？”也就是说，对于人类本质的

永恒存在这个问题，人性中自私的一面能否拥有唯一的发言权？

如果你看一切与这些复杂的问题有关的东西，那么你必须承认，人类灵魂之所以有我刚才描述的态度，本质上是因为宗教没有采取另一种视角。他们没有注意到，当一个人出生时，灵魂是如何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物质身中，婴儿第一次啼哭时，灵魂是如何成长为这个世界的。他们未能观察出生前人类在精神世界中的生活。今天，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当一个人出生并进入物质存在时，精神世界会继续发生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的问题是，当人类死亡时，什么会继续下去。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问题：当一个人出生时，什么会被继承下来。

在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学会倾听正在成长的孩子灵魂的启示，以及它在出生之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学会在成长中的孩子身上看到他们在精神世界中的延续。然后，我们与永恒的人性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少的自我。如果你对物质生活中继续的精神世界没有兴趣，而只对死后继续的东西感兴趣，那么你就是内在的自我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灵魂中无私态度的基础存在于我们如何将精神世界带入物质存在。

由于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人们不会询问这种延续，因为他们确信自己的存在，并且对这种想法感到满意。人们只是不确定他们死后是否还会存在，因此希望得到证实。正是他们的自私导致了这一点。然而，真正的理解不会通过人类的自我中心来实现，甚至不会通过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微妙的自我中心来实现，这种自我中心使人们对死后灵魂的继续存在产生兴趣。我们能否认宗教认同这种形式的自我中心主义吗？我们必须克服这种自私的猜测。那些能够洞察精神世界的人知道，克服这种猜测不仅会带来更大的理解，还会带来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完全不同的态度。当人们在孩子身上看到一些不再存在于精神世界的东西的延续时，他们对孩子的感觉和看法会有很大的不同。

试想一下，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如何变化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于精神世界中了。在那里，一定是个人不能再达到他或她的目标。精神世界再也不能提供个体灵魂所需要的东西。随着出生时间的临近，出现了一种从精神世界进入物质世界的需要，需要借助物质身在物质世界中寻找个人在精神世界中再也找不到的东西。

如果你知道如何使用这个立场，用感觉和知觉来使用它，你将获得对生活的巨大的理解深度。自我主义的观点使人们变得越来越抽象，追求理论，趋向头脑发热的思维方式，而另一种观点——无私的观点则使人们通过增加爱来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必须纳入教师教育的要素之一，也就是说，要看到人类出生前的存在，而不是仅仅考虑死亡之谜。教师还需要对与出生之谜有关的生命有一种感觉。

我们还必须学会通过获得对表达人类三个方面的形式的感觉，将人类学提升到人智学的水平。最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的头部，也就是人类的主要头部和球形部分，是否仅仅是设置在有机体的其余部分上。如果我们再看看人类的胸部，它对我们来说是怎样的？人类的胸部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取出头部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要放大它，那么我们将有脊柱。头部有自己的中心，但人类胸部的中心非常遥远。如果你认为胸部所属的那个“头”是极大的，你就会发现这个大头像一个人仰面躺着的样子。如果我们把脊柱看作是一个不完整的头部，我们会看到一个水平躺着的人和一个垂直站立的人。

当我们观察人类的新陈代谢方面时，它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再也无法在平面上画出来。简而言之，关于它们的形式，人性的三个方面呈现出它们自己是完全不同的。头部是完整的，而胸部是不完整的，只是一个片段。然后，我们有新陈代谢的方面！

现在，为什么人类的头部是完整的？它是完整的，因为所有的人类方面，人类的头部是最好的调整，以适应物质世界。不管这对你来说听起来有多么不寻常，因为你习惯性地认为人类的头部是人类最崇高的方面，然而它最适合物质存在是正确的。它最能表达物质的存在。因此，如果我们想找到人体的主要特征，我们必须首先看头部，因为人的头部是身体最物质的部分。人类的胸部和有节奏的器官与以太身联系最紧密，而新陈代谢的器官与星芒身联系最紧密。“我”在物质世界中根本没有清晰的表达。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需要仔细观察，并且你应该彻底理解。你应该明白，当你看着人的头部，也就是我用白色画出来的东西，你面前就是人体最重要的部分。头部最完整地表达了可见的人类。以太身在人类胸部方面更为活跃。以太身在头部最不活跃，在胸部最活跃。因此，从物理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胸部比头部更不完整，身体更不完整。人类的新陈代谢方面当然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在那以太身只有很少的活动，而星芒身是最活跃的。正如我经常强调的那样，“我”还是个婴儿，几乎没有身体上的对应。

因此，你看，我们可以通过说人类有一个物质身来描述一个人。如果你质疑人体的哪一部分最像物质身，答案是，球形的头部。人类也存在于以太身中。最接近以太身的是什么？胸部。人类也有一个星芒身。最接近星芒身的是什么？新陈代谢的人类方面。几乎不可能指出与人类的“我”相对应的东西。因此，人类的三个方面，即头部或感觉神经存在，胸部或有节奏的存在，以及新陈代谢的存在，每一个都成为它背后某些东西的图画。头部是物质身、胸部的以太身和新陈代谢系统的星芒身的图片。这是人们必须学会的——不要以今天经常采用的方式来考虑人，即对尸体进行检查，以某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来考虑某块肉，而不管这块肉是否存在于胸部或头部。人们将需要了解人类的头部、胸部和新陈代谢方面与宇宙的关系是不同的，并提供了一个图形化的表达他们所代表的不同事物。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把今天简单的人类学观察方式扩展到人智学。当纯粹从物理角度考虑时，胸部和头部器官是等价的。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你是检查肺还是检查大脑并不重要；然而，从精神的角度来看，情况并非如此。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仔细研究大脑，你确实能够相当清楚地看到你所研究的东西。如果你解剖胸部，例如肺部，你面前的东西就不那么清楚了，因为以太身在人们睡觉的时候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刚才讨论的有一个精神上的对应物。那些通过我们文献中描述的冥想和练习取得进步的人，慢慢地开始明白人类真正存在于三个方面。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已经在我的书《如何认识更高的世界》的一章中从某种角度谈到了这三个方面，我在那里谈到了门槛的守护者。然而，你也可以通过对自己的强烈关注来获得这三个方面的图片。你实际上可以将头部、胸部和新陈代谢三个方面分开。然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的头就是你的头了。如果通过内在的集中，你把你的头和它所有的组成部分从有机体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这样它就不会受到人性其他方面的影响，那么它就死了，不再有生命。如果不把头看作是一具尸体，就不可能通过透视把头从人体组织的其余部分分离出来。你可以用胸部来做这件事，而且它还活着。如果你通过分离人类的新陈代谢方面来分离星芒身，那么它就会离你而去。它不再停留在原地，

而是跟随着宇宙的运动，因为星芒身具有这种倾向。

现在，想象一下站在一个人类孩子面前，客观而清醒地观察他或她，就像我刚才讨论的那样。你看着头部，它包含着死亡。你从胸部观察影响头部的因素，发现它使一切活跃起来。

你看着孩子开始跑步，你认识到实际上是星芒身活跃在跑步中。现在，人类的本质对你内在而言变得更加透明。头，一具尸体。生命在人身上的延伸，当人还在的时候就会安静。在孩子开始奔跑的那一刻，你立刻注意到，实际上是星芒身在奔跑。孩子可以跑，因为星芒身在跑，在移动中，它消耗物质。因此，新陈代谢在某种意义上是活跃的。但是“我”，我们怎么能观察到呢？我们真的已经没有可能了。在我们考虑了头部尸体，消耗生命的胸部方面，以及跑步之后，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从外部看到“我”？正如我所说，“我”几乎没有一个物理对应物。只有当你看着人类不断成长时，你才能看到“我”。一岁的时候，他们很小，两岁的时候，他们很大，等等。当你看到它们变得越来越大，并且加上在随后的阶段中发生的一切，你就会看到物质上的“我”。当你看着一个人的时候，你永远看不到人类的“我”，只有当你看到这个人在成长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它。如果人们不屈服于幻想，而是看到现实，那么很明显，他们不能轻易地感知我的身体。只有当你看着一个不同年龄的人时，你才能看到“我”。如果你在20年后看到一个人，那么你会在发生的变化中强烈地感觉到那个人的“我”，特别是如果你在20年前看到那个人还是个孩子。

你不应该仅仅从理论上考虑我刚才所说的，而应该用它来活跃你的思维。当你把一个人看作是尸体，把胸部看作是活力，把运动看作是星芒身，把生长看作是“我”——想想这是如何让之前像瓷娃娃一样站在你面前的整个人活力四射的。人们通常用肉眼看到的和用智力理解的人类是什么样的？仅仅是一个瓷娃娃！当你把我刚才讨论的东西加进去的时候，它就活过来了！

当然，你需要渗透到你的观点与什么精神科学可以提供你的感受和认知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一个跑步的孩子向你展示了她的星芒身，因为在跑步的姿势中蕴含着什么，每个孩子跑步的方式都不同，都来自于个人的星芒身。在成长过程中的东西是由“我”所印记的。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因果报应是如何强烈地影响着人类。让我们举一个与现在不再密切相关的例子，即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我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他。在其他时候，我把他描述成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等等。然而，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你们还记得我是如何证明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费希特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但是我们现在想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他。假设我们站在街上，费希特经过。我们看着他，心想他不是一个很高大的人，相当结实。他的成长方式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抑制的成长。当我们观察他走路的样子时，我们看到他是如何踩着高跟鞋前进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费希特的“我”。你不会错过这个男人的任何细节，当你看着他踩着脚后跟，看着他被抑制的成长，看着他因年轻时营养不良而造成的矮胖、紧凑的身体。你可以从他的背后观察到他是如何说话的！

一个精神元素可以进入生命的外部性。然而，如果人们没有一个不同于他们现在灵魂中存在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看待他们的邻居，对现代人来说是一种非常不友好的轻率行为。现代人不喜欢被这样看待，因为他们主要是由物质主义及其传播方式形成的。他们不会打开不是写给他们的信，因为这是被禁止的，否则他们会打开它们。这种态度的人认为一切都不同的是不可接受的。然而，自十五世纪中叶以来，地球已经取得了人们在地球上所无

法达到的成就，除非他们在精神上理解人类，直接进入物质世界。当我们进入未来，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精神上理解一切可感知的事物。这必须从教师对正在成长的孩子的教育活动开始。面向学导向的教育学要求教师有意愿通过教育来解决每个人最大的人类之谜！

也许现在你可以感受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我所说的“人性的考验”是多么的强大。我所讨论的越来越迫使我们将每个人都视为一个独立的人。它必须作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在我们头顶盘旋，也就是说，没有人像其他人一样，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如果地球在没有我们认识到每个人的个性的情况下实现它的目标，那么人类就不会在地球上实现它的目标。然而，今天我们肯定远远没有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态度！今天，我们让每个人都一样，我们不考虑他们的个人特征。我经常提到赫尔曼·巴尔。有一次在柏林，他告诉我们人们不再把他人看作个体。19世纪90年代，他在柏林生活了一段时间，积极参与柏林的社交活动。当然，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都让一个女人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当他坐在两个不同的女人中间的时候，他注意到，他能够分辨出她们是不同的女人，仅仅是因为座位卡。他没有仔细看，因为昨天的女人和今天的女人基本上是一样的。他看到的，也是一模一样。我们的工业社会使人们在外表上都是一样的，不允许个性的表达。通过这种方式，现代人走向刻板印象，而人类内心深处的目标必须是努力争取对个性的认可。目前，我们试图掩饰个性，但我们必须寻找它。

引导灵魂的内在观点去认识个性必须从教育开始。教师的教育必须采取在每个人身上寻找个性的态度。只有当我们像我今天提出的那样，使我们对人的理解更加鲜活时，这才是可能的。我们必须真正意识到，移动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机制，而是携带物质身的星芒身。比较一下在你的灵魂中出现的内在活跃的东西，一幅整个人类的动人画面，和传统科学现在提供的，纯粹的幻觉！科学对人类只字不提，只是宣扬幻觉。我们必须把真正的人纳入教育学，但现在它被完全忽略了。

教育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培训教师的问题。只要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在教育方面取得什么成果。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今天，人们更倾向于发展人的能力，人的内在能力，作为独立的主体。人们先学习人类学，然后学习宗教，但他们不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对人的思考是关于不朽和永恒的人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与我们对人类的看法直接联系起来。特别是，我们必须在灵魂中带来经验的灵活性。然后，我们将发展内在的能力，这些能力与今天在师范学院发展的能力大不相同。这一点尤为重要。

在我今天的思考中，我想向你们展示，精神科学必须渗透到每一件事物中。没有精神科学，我们就不能解决当今的重大社会问题。

GA296__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__第1部分__第5讲 1919

年 8 月 16 日 多纳赫

第五讲 多纳赫/1919年8月16日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需要不断扩大对历史、宇宙力量如何嵌入现代发展之流以及它们如何构成人类生活基础的思考。从我们昨天的讨论中，你们将看到，如果人类要进步，我们越来越需要将我们习惯的固定和抽象的现代概念转变为流动的、可移动的、有生命的概念。对于那些我们称之为智慧的人类灵魂力量的事实的思考可以为我们提供特别的启示。如你所知，现代人尤其为他们的智慧而自豪。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智力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取得重大进步的东西。

当我们回顾更早的时代，看到人们经常用图画的方式想象事物，他们试图通过神话、传说等等我们现在相信我们通过智力理解的事物，我们可能会认为那些更早的人有孩子气的精神或灵魂。今天，我们回顾人类发展的幼稚阶段，谈论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就，特别是在智力发展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讨论致力于人类智力的特性，并集中于那些现代人特别引以为豪的灵魂力量。当人们现在谈论智力时，他们对灵魂中的某种力量有着特定的认识。他们认为智力可以，而且应该只是他们习惯性思考的方式。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类拥有智慧，尽管是另一种类型的智慧。为了理解现代人所谓的智力的含义，我们必须询问早期发展阶段的人们是如何看待智力的，以及智力是如何慢慢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形式的。今天，我们不想再追溯到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三个后亚特兰蒂斯时期，埃及-迦勒底时期，接着是希腊-罗马时期，然后是我们的时代。特别是，我们想要考虑古埃及人、迦勒底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智力特征，然后再考虑我们中间存在于后亚特兰蒂斯时代第五个时期的特殊智力。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当人们认为智力仅仅是智力，只有一种形式是可能的，那就是，拥有我们这种智力形式的人是聪明的，而没有这种形式的人不是。这根本不是真的。智力经历了蜕变和转变。埃及-迦勒底时期和现在不同。当我们认识到古埃及人和迦勒底人通过他们的智慧（智力）形式本能地理解了他们的人类本质与整个宇宙的关系时，我们就可以最好地想象智慧（智力）。

现代人通过他们的智力思考的事情，埃及古迦勒底人甚至没有想到过，因为他们没有同样的智慧（智力）。当他们思考的时候，当他们运用他们的智慧的时候，他们与宇宙的联系就存在于这种智慧之中。古埃及人和迦勒底人知道他们与黄道星座的关系，他们认识到月亮、太阳和其他行星对他们灵魂和身体构造的影响。他们知道季节的节奏如何影响他们的本性。他们通过他们的智慧理解了这一切，他们通过他们的智慧获得了他们与宇宙关系的完整的内在画面。

公元前 8 世纪，随着埃及-迦勒底人类时代的结束，智力发生了变化。慢慢地，智力变成了与埃及、迦勒底时代截然不同的东西。智力开始失去对它与宇宙之间联系的完全理解。这种理解不再像公元前八世纪那样完全存在。人们仍然意识到与宇宙的联系，但他们知道它更多的是一种回声，或一种早期人们所知道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希腊智力中出现了一种思想，它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因此人类与宇宙的关系较少，而更多地是地球上的居民。希腊人通过他们的智慧对此有着清晰的感觉和认识。通过这种智力，他们理解了地球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这种感觉随着十五世纪中叶，即后亚特兰蒂斯时代第五个时期开始的智力发展而消失了。

如果希腊人想要理解一些超自然的东西，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转向寻找，寻找一种或多或少存在于基督教之前的时代，并且在希腊人中仍然存在的寻找。他们知道，通过反思和智力，他们只能了解构成地球生活中一切存在和死亡的基础的原则和法则。“如果我想了解生命，我必须去看。”柏拉图的学生们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说，“如果我只是仅仅思考，我仅仅只能理解什么是死亡。”

希腊神秘学校在这方面研究了一个特定的课题。他们大致研究了以下情况：“一切都是精神的，即使那些看起来是物质的东西，它们的基础也是精神的过程和精神的原则。”那些看起来具有地球的物质性质的事物，也从根本上受到精神法则的支配。物质的东西必须遵守精神法则。在某种程度上，你们生活在物质存在中，然后通过死亡之门，你们的身体将把自己交给物质力量和地球的物质。然而，这些物质力量和地球上的物质看起来只是物质。它们也是精神的，但是被那些在你看来是死亡的灵魂所渗透。如果，通过你的智力，你理解了任何法则，那些就是死亡的法则。它们是那些被关在坟墓里和接受尸体的力量的法则。许多希腊神秘学的学生开始相信，人类的智力只能理解那些由坟墓接收的、装有尸体的东西。神秘学老师告诉他们的学生，如果他们想知道他们在地球上生活的精神领域，或者他们在死亡和重生之间的灵魂脱离肉体的领域，那么他们必须带着信念接受他们所看到的。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所看到的，而是通过他们的智力发展概念和想法，他们将只理解接受他们的肉体的物质的精神。

在他或她的智慧中，埃及-迦勒底人感知到并感受到了与整个宇宙的关系，但是希腊智慧感知到了统治坟墓的东西。我们的智慧也只能感知统治坟墓的东西，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这些研究这些东西的人进入解剖室，探测尸体，从而学习我们的智力可以理解的尸体原理。然后我们把它们变成人类的原则。然而，这些只是坟墓的原则。我们的智慧只理解坟墓的原则。

大约在十五世纪中叶的转变时期，智力再次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这种变化和智力的转变。我们的智慧沿着一条特定的道路前进。今天，始于希腊人的智力发展仍然强烈地包围着我们。通过我们的智慧，我们只理解潜在的死亡。然而，这种理解智力的死亡正在改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和几千年里，智慧将会变得与众不同，与众不同。我们的现代智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趋势。作为人类，我们的智慧将进一步发展，使它将倾向于只理解什么是错误的，只理解错误和幻想，只思考邪恶的事情。

神秘学的学生，特别是提升者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人类的智力正朝着邪恶的方向发展，并且仅仅通过智力识别善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人类正在经历这种变化。现在，当人们运用他们的智慧，没有被特别狂野的本能冲昏头脑的时候，他们几乎不可能仍然看向善的光明。然而，人类智慧将越来越倾向于设想邪恶，并将邪恶融入人类的道德和知识，从而产生错误。

这就是为什么提升者称自己为焦虑者的原因之一，因为事实上，如果你考虑到我刚才提到的人类发展的片面性，你就会变得焦虑。你会因为智力的发展而变得焦虑。现代人的智力中充满了骄傲和冷漠，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智慧在后亚特兰蒂斯第五时代变得邪恶的一种前奏，而后者现在才刚刚开始。如果人们只发展他们的智力，他们将成为地球上的邪恶生物。当我们展望人类的未来，并希望认为这一未来是健康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依赖于智力的片面发展。在埃及-迦勒底时期，智慧是好东西，但后来它与死亡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在未来，智慧将与错误、幻觉和邪恶的力量建立关系。

这是人类不应该有任何幻想的东西。人类需要客观地认识到，我们必须保护自己，防止智力的片面发展。当然，通过以人智为导向的精神科学出现了其他一些东西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通过重新审视精神世界所能达到的目标，这是我们通过智力无法理解的。只有当人们接受启蒙科学能够通过观看从精神世界带来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理解它。

然而，我们也需要客观性，在这里我们面对一个深奥的谜团，特别是在基督教的深奥发展。如果神秘的歌德没有发生在地球上发展，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堕落成为邪恶的生物，生活在错误中，因为他们的智力。各各他之谜不仅仅是一种教义、一种理论、一种世界观或一种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宗教。事实上，通过各各他之谜，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超世界的存在，基督，生活在人类中，拿撒勒的耶稣。既然基督住在拿撒勒的耶稣里，耶稣死了，基督就进入了地上的发展。地球现在包含了基督的存在。我们只需意识到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一个与我们主观理解或感受无关的事实。为了我们的知识，我们必须知道它。为了我们的道德，我们必须接受它进入我们的道德文化。基督已经进入人类的发展，自从复活以来，主要生活在我们的灵魂力量中。抓住这个事实的全部深度！

看看之前生活的人和之后生活的人之间的差异。当然，他们是同一个人，因为灵魂经历了重复的地球生活。然而，当我们把人类看作地球上的人类时，我们必须区分那些生活在以前的人类和那些生活在各各他之谜之后的人类。你看，如果你寻找对上帝的一般理解，这种理解并不等同于对基督的理解。你可以通过走出去观察自然界的事物来获得对上帝的普遍理解。如果你能从外部观察到物质的人类，你就能实现它。然而，只有当你在地球的生命中发现自己内在的某些东西时，你才能接近基督的存在。你可以通过简单地告诉自己你是从宇宙的力量中来到地球的，从而找到对上帝的一般理解。然而，只有当你走得比自然所允许的更远时，你才能找到对基督的理解。如果你在世上没有找到对上帝的理解，这种理解的缺乏就是一种疾病。一个健康的人从来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一个无神论者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生病，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灵魂上。这种疾病通常只有在一个人是无神论者的事实中才会暴露出来。

然而，不认识基督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不幸，一个错过的机会。如果你反思自己出生于大自然，出生于大自然的力量，那么，拥有一个健康的灵魂，你就能够理解上帝。如果你在生命中经历了类似重生的事情，那么你就能够理解基督。出生引领我们走向上帝，重生走向基督。在各各他的奥秘出现之前，人类无法在自己身上找到重生的机会，通过重生人们可以找到基督。这就是我请求你们引导你们的注意力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说，在各各他的奥秘之前，人类不能找到那种重生，也不能理解基督住在他们里面，因为基督还没有进入人类。自从有了各各他之谜，这就有可能了。如果人类在生命中发挥自己，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基督的火花。

在那次重生中，在我们正直诚实的能力中找到基督的火花，说“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存在着不允许智力陷入欺骗和邪恶的可能性。这就是在一个深奥的基督教意义上救赎的更高意义。我们需要发展我们的智力，因为我们不能变得不聪明。然而，当我们试图开发我们的智力时，我们面临着陷入错误和邪恶的诱惑。我们要逃避这种诱惑，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感受一下各各他之谜给人类发展带来了什么。

绝对正确的是，人们只有在基督意识和与基督结合的时候才有可能逃避邪恶和错误。埃

及-迦勒底人不需要在基督里重生，因为他们仍然通过他们的自然的智慧感受到与宇宙的关系。当希腊人使用他们的智慧时，他们面临着死亡的严重性。然而，现在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开端：如果他们不用基督作为力量渗透他们的灵魂，智力就会变成邪恶。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出现的某些事物，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会发展出一种趋向邪恶的倾向，因为他们正在朝着智力的进一步发展前进。当然，认为我们应该压制我们的智力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应该压制智力，但在未来，那些有洞察力的人将需要一定的勇气来使用它，因为智力会带来邪恶和错误的诱惑。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通过以基督为原则渗透智力来转化智力。如果基督不以原则渗透人类灵魂，人类的智力将变得完全不正常。

你可以看到我刚才描述的内容在现代人类发展中已经开始显现，并且对于有洞察力的人来说也是可见的。回想一下人类发展的第三个方面，通过唯物主义威胁人类，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了什么。如果你还记得现代文化发展中存在着多少残酷，这种残酷几乎无法与野蛮时代相比，你几乎不会怀疑智力的消亡显然已经开始。我们不应该肤浅地看待现代文化的发展，我们也不应该怀疑那些希望朝着更健康的发展努力的现代人应该试图实现对基督冲动的真正理解。**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件事。一个是非常聪明的人往往倾向于邪恶，另一个是许多人无意识地压制这种倾向，让他们的智力睡觉，因此没有反对它。目前，人类的灵魂中明显存在着睡意，或者说，在那些清醒的灵魂中，存在着强烈的邪恶和错误倾向。**

你们可能还记得我在前面的讲座中提到过，过去五年、六年、七年出生的孩子与较早出生的孩子是不同的。那些仔细观察的人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明显的忧郁的阴影。我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现代的灵魂不想进入一个充满物质主义的地球存在。你甚至可以说，在出生之前，灵魂对于进入这个世界有一种焦虑，在这个世界上，智力往往走向邪恶，人们如此陷入向下发展的螺旋中。

教师需要培养这种意识。今天的孩子和几十年前的孩子不一样。即使从表面的观察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孩子们需要我们以不同于几十年前的方式教他们。教师需要教育孩子们认识到他们真正在做的是拯救孩子们，他们需要带给孩子们一种寻找基督的方式，作为他们生命中的一种冲动，也就是寻找他们自己的重生。

这些东西在教学中是不可能发展的，例如，你对它们只有一个简单的理论上的理解；它们只有在你的灵魂被它们强烈地影响时才会在教学中发展。我们必须特别期待教师的灵魂会受到知识给人类带来的诱惑的强烈影响。现代人为他们的智力而产生的自豪感，如果不能通过我刚才讨论的控制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严重的伤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平衡我们对智力的骄傲和强烈而充满活力的意识，那么我们作为人类最好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和以后的化身中，我们发现基督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东西是一种冲动。

现在，当然，你必须意识到，在某些宗教团体的教条主义中，你不会发现基督是一种冲动。自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教会所做的更多的是使人类远离基督的冲动，而不是把人类带到它面前。宗教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承诺，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基督作为一种冲动带给人们。由于各各他的奥秘，人们需要感觉到他们的内在自我可以向他们揭示的一切都与各各他对地球的奥秘的意义有关。如果你们感知到了地球的意义，那么你们就会认识到，如果人类现在因为他们的智力而陷入邪恶和错误，那么地球的发展将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

以这种方式领悟到各各他的奥秘，你也会看到没有各各他的奥秘，地球上的发展是多么毫无意义。

如果你决定今天或者将来做一些事情来教育和教育人类，你需要非常强烈地渗透这种思想。人们需要接受这个普遍的观点，但是你肯定知道现代人离接受它有多远。因此，没有什么比一遍又一遍地指出精神科学原理的重要性，以及必须充满我们灵魂的严肃性更有必要，以便我们能够通过精神科学了解人类发展的相应事实。不仅我们的知识，而且我们的一生都应该接受精神科学的推动。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这种严肃，你就不会是一个精神科学家。

我想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个精神科学基础所揭示的东西，也就是说，人类的智慧，如果放任不管，将会朝着非理性的道路漂移，而我们只有接受基督作为真正的推动力，才能引导它朝着好的方向前进。我相信，那些接受这一真理的充分严肃性的人，也将把这种严肃性带入他们发展的各种现代观点和哲学思潮的关系中。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做。

来自东欧不同地区的人们常常对一个事实感到特别厌恶，这个事实当然不能说明文明道路上的积极发展。我指的是所谓的“持枪妇女”。这是一个在东欧出现的特殊群体，东欧妇女在那里的革命运动中被使用。那里不属于执政党的人经常被监禁或杀害，因此总是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在东部的一些地区，年轻的妇女，手持战争遗留下来的旧枪，负责射杀那些反对政府现在控制的人。这些“持枪妇女”穿着偷来的衣服，她们“穿着杀人”，喜欢拿着步枪射击别人。她们喜欢吹嘘，吹嘘看到年轻人流血的感觉，吹嘘老年人流血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在现代文明中发现的可怕情况。“持枪妇女”的存在是当代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

我们需要指出这些事情。它们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严肃性的阴暗面。当然，我们不需要了解我们所谓的进步文化的每一个偏差，就能感受到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当今问题的热情。这种严肃性应该仅仅通过对人类发展本身的理解而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希望人类现在所处的睡眠将变成一种觉醒。这种觉醒只能通过理解今天摆在人们面前的任务的严肃性来实现。这些异常表明了智力留给自己并走向阿里曼的道路所带来的危险。这应该是一种能引起我们对问题严重性的感觉的冲动。

GA296__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__第1部分__第6讲 1919

年8月17日 多纳赫

第六讲 多纳赫/1919年8月17日

昨天，我讨论了人类智力和智力在未来需要走的道路。我的讨论基于通过精神科学活动揭示的具体事实，今天我想提及其中的一些。在现实意义上，你需要意识到，当一个人站在你面前时，那个人就是我们在人智学中所说的存在。正如你们从我的书《神智学》中所知道

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我们面前有一个四个方面的存在。我们有自我身、星芒身、以太身和物质身。虽然每次有人站在我们面前，我们都能看到人性的这四个方面，但从共同的观点来看，现代人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面前的是什么。人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认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物质身。然而，我们不能像我们通常用眼睛看到的那样看到身体里是什么。我们用眼睛看到的物质身和它在我们面前的样子，我们看到的只是因为以太体和星芒体以及自我体渗透了它。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是物质身在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中只是一具尸体。事实上，只有当我们面前有一具人类的尸体时，我们才拥有人类的肉体。当你看到一具尸体时，你看到的是没有以太的、星体的身体和自我的身体的肉体人类。他们已经离开了物质身，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本质。如果你相信物质的人是你在物理的空间中随身携带的东西，你就会有一个错误的图像。如果你想到一具尸体，并意识到你的自我体、你的星芒身和以太身携带着这具尸体，那么你的图像将会更加正确。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人类本性的认识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事情并不总是如此，而且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我们不能通过普通的物理科学得出我告诉你们的东西，然而，精神科学的理解表明它们是这样的。如果你回到公元前八世纪，也就是亚特兰蒂斯后第四个时期的开始，你会在埃及-迦勒底时期。当时，人体的特征与今天不同。现在在博物馆里展出的人体木乃伊，在某些微妙的方面，与今天的人体完全不同。它们体内有一种更大的植物般的特质，几乎不是现代人体的完整尸体。在他们的物质身上，人类更像植物，然而自从希腊罗马时期以来，现代人类的物质身更像矿物王国。如果通过某种宇宙奇迹，我们得到的是和那些在埃及-迦勒底人一样的身体，我们都会生病，因为我们身体里的组织会疯狂生长。许多疾病是由于人体有时会返祖回到埃及-迦勒底时期的正常状态而引起的。今天，肿瘤生长发生在一些人身上，因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倾向于成为整个身体的埃及-迦勒底。

这与人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作为人类，我们现在随身带着一具尸体。然而，埃及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随身带着类似植物的东西。结果是他们对事物的理解与我们不同，他们的智力运作也与我们不同。我想请你们仔细考虑一下人们通过现代科学理解了什么这是一门他们引以为豪的科学？这只是死亡！科学一再强调，正常的智力无法理解生命。一些研究人员相信，通过进行越来越多的化学实验，总有一天他们会完全理解原子和分子的复杂组合以及它们与生命的相互作用。那是不可能的。通过化学和物理学，我们将只了解什么是矿物和死亡，也就是说，我们将只理解活着的人是尸体。

不管怎样，人类的认知智力是物质身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是尸体的一部分。我们随身携带的尸体到底是做什么的？它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数学和几何理解。那里的一切都是透明的，但是随着我们离数学和几何学越来越远，事情变得越来越不透明。这是因为今天人类的尸体是我们认知的一部分，死去的东西只能理解死去的东西。以太的、星芒体的身体和自我体在现代人类认知中不起作用；他们仍然处于黑暗之中。如果以太身能够像物质身一样感知死亡，那么它就能感知植物世界中的生命。这就是埃及人植物般的身体如此引人注目的地方，也就是说，埃及人对植物世界的看法与现代人大不相同。我们对植物世界的本能理解可以追溯到埃及人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来自他们的本能意识，并体现在他们的文化中。我们现代植物医学知识的大部分基础仍然是古埃及智慧的传统。你知道，一些所谓的小屋并没有建立在真

正的基础上，称自己为埃及小屋。这是因为，当他们想要传授特定知识时，他们会回顾埃及。然而，这些知识已经不再那么有价值了。在这样的圈子里，基于通过埃及人身体获得的智慧的传统仍然存在。随着人们慢慢进入希腊罗马时代，活着的人类植物身体慢慢死亡。人类植物的外貌在希腊时代就已经消亡了，或者至少在那个时候正在逐渐消亡。我们体内有一具死尸，死亡特别适合人类的头部。我已经从许多观点提到，提升者认为人头是一具尸体，是某种死亡的东西，是某种在不断死亡过程中的东西。人类会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只通过尸体来感知，因此，我们只感知已经死亡的东西。

当我们进入未来，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将升起再次感知生活。然而，人们将不能通过正常的智力来感知生命，就像它被束缚在一具尸体上一样。许多事情必须发生，人们才能重新获得以活的方式渗透世界的能力。今天，我们需要了解人类失去的一切。当人类从亚特兰蒂斯时期进入后亚特兰蒂斯时期，他们不能做很多现代人能做的事情。例如，在童年的某个时期，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用“我”来指代自己。你说这个“我”完全没有尊重的感觉。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我”并不总是这样缺乏尊重。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这在古埃及仍然是部分正确的，尽管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有一个名字表达了我们现在用“我”这个词表达的意思，但是当这个名字被说出来的时候，它震惊了人们。出于这个原因，他们避免使用这个名字。如果生活在亚特兰蒂斯大灾难之后的人们听到这个只有提升者才知道的“我”的名字，所有听到这个名字的人都会感到震惊。他们会崩溃的，因为“我”这个名字会对他们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这个事实仍然在古希伯来时代产生共鸣，当时只有提升者才能说出上帝难以言喻的名字，或者以一种优律诗美的方式把它呈现给人们。不可言说的上帝之名起源于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但是人类逐渐失去了这种感觉，由此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消退了。在第一个后亚特兰蒂斯时期，“我”有一个深刻的影响。在后亚特兰蒂斯时代的第二个时期，星芒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亚特兰蒂斯后的第三个时期，以太体有一种深刻但至少可以忍受的效果，使人们与所有创造的关系，正如我昨天提到的。现在，我们可以说“我”和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它们不再对我们产生影响，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尸体来理解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理解死者，世界的矿物部分。然而，我们必须重拾回到那些我们能够理解活生生的地方的愿望。在希腊罗马时期，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叶，所有的人类发展都朝着对尸体更深刻的理解迈进。现在智力正沿着我昨天提到的道路前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抵制赤裸裸的智力，必须在其中添加一些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正确地回溯我们的道路。在后亚特兰蒂斯时代的第五个时期，我们需要学会感知植物方面，在第六个时期，感知动物方面，只有在第七个时期，感知生命中真正的人类方面。因此，现代人类的任务就是超越简单的理解矿物而理解植物。

在你理解了这一点之后，想想谁最能代表一个寻求植物知识的人：歌德。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活动与传统科学及其对死亡事物的关注相反，而是走向生活，走向变形和植物的发展，他是一个处于后亚特兰蒂斯第五时期原始开端的人。如果你读过歌德 1790 年的文章《植物的变形记》，你就会发现这首歌。歌德逐渐试图把植物理解为从叶子到叶子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死亡或完整的东西。你们将看到我们应该寻求的那种理解的开始，特别是在第五次后斯塔特兰蒂斯时期。

因此，歌德主义为我们在后亚特兰蒂斯时代的第五个时期应该寻求什么奠定了基调。在某种程度上，传统科学必须在歌德的意义上觉醒，而且必须从对死物的关注转向对活物的关注。这就是我的意思，当我不断重复，我们需要摆脱死亡，抽象的概念，进入活的、具体的概念。我昨天和前天所说的基本上是对我们能够进入活的、具体概念的道路的描述。

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对世界和生命的看法统一起来，我们就不能进入这样的概念和想法。今天，在我们特殊的文化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允许我们世界观的不同流派相互脱节，并存。试想一下，一个人的宗教世界观是如何经常与他或她的科学世界观一起运行、脱节的。许多人拥有这两者，却没有在它们之间架起桥梁。他们经常会对建立这些桥梁感到恐惧或焦虑，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事情不会再这样下去了。

在这次访问期间，我讨论了人们现在是如何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他们的世界观的。我说过，现代人的兴趣主要在于死后灵魂的生活，他们的兴趣主要在于那个方向，纯粹出于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我描述了我们必须如何慢慢地将兴趣转向从出生开始的灵魂的生命，以至于这是出生前生命的延续。如果我们把儿童在物质世界中的发展看作是出生前精神和灵魂存在的延续，同样的兴趣和愿望是去理解现在为死后的生命所保留的东西，那么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会比今天少得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性质。然而，我们当前世界观的自私性与许多其他事物有关。在这一点上，现代人需要对事实的真实基础有更清晰的认识。到目前为止，人类主要发展了自私。“我”已经渗透到世界观和意志中。在这方面，我们不应抱任何幻想。这种情况在宗教忏悔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宗教信仰已经变得自我中心。例如，想想现代传教士是如何被教导去处理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越多的传教士考虑到人们的自私，并对死后灵魂的生命作出承诺，他们就越能更好地实现他们的目标。今天，人们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他们当然对以前存在于精神世界中的活灵活现的精神活动不感兴趣，而现在这种活现的精神活动在出生后在灵魂中是如此奇妙地可见的。

各种宗教信仰的成员思考上帝的方式就是结果。事实上，他们把上帝放在最高的位置并不能说明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要消除这种联系中的所有幻想。大多数现代人说“上帝”是什么意思？当他们谈到上帝时，他们指的是什么样的存在？他们的意思是天使，他们自己的天使，他们称之为上帝！仅此而已！人们仍然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他们有自己的守护神，他们敬仰并称之为上帝。即使他们不称之为天使，是上帝，他们仍然只是指一个天使。人们对上帝的概念没有超越天使，这是由于宗教信仰的自我中心主义。其原因是自我中心主义导致的利益狭隘。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现代公共生活中利益的局限性。

今天人们经常问些什么？他们是否经常寻求理解人类的命运？今天，向人们谈论人类的命运是非常悲哀的。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例如，你可以告诉人们，在过去四五年的战争之后，强大的精神之战是人类从未见过的。这些战争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西方称之为玛雅或意识形态，东方称之为现实，东方称之为现实，西方称之为意识形态。今天，你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如此重要的事实上，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一百年前说同样的话会影响人们的灵魂，以至于他们不能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

人类的变化，人们对人类命运的漠不关心，是最明显的现象之一。没有什么能影响今天的人们。他们漠不关心地接受最全面、最果断、最强烈的声明，几乎不会感到烦恼。这是因

为人们的利益越来越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智力自我主义的限制。因此，尽管我们现在拥有如此良好的民主政体和议会，但当这些议会开会时，关于人类命运的问题不会出现，因为当选议员的人对人类命运几乎毫不关心。只有自私的利益才会出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利。

人们根据他们表面职业兴趣的相似性而形成群体。当这样的群体变得足够大时，他们就形成了多数。因此，关于人类命运的问题不会出现在议会或者其他代表形式中，只有自私的问题乘以这样那样的人。甚至宗教忏悔也进入了自我中心的领域，因为现代人只有自我中心才存在。只有当人类的利益变得更加广泛，也就是说，当人们能够再次超越自己的个人命运看到人类的命运时，宗教忏悔才会经历必要的重生。

只有当人们再次强烈关注，当有人告诉他们西方的文化与东方不同，而中间的文化又与东西两极不同时，宗教才会活跃起来。人们必须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西方人寻求人类的伟大目标，当他们寻求他们，转向灵媒谁进入一种恍惚状态，从而诱导一种半意识的超自然的联系与精神世界。西方人允许这样的媒介告诉他们伟大的历史目标。在欧洲，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这么说，但欧洲人不相信英美国家的社会会试图找到媒介，让他们进入恍惚状态，然后通过巧妙地提出问题，来获得关于人类伟大命运的答案。西方人也不会相信，在东方，人们不是通过媒介，而是通过神秘主义来寻求有关人类命运的答案。今天，这是如此真实，你几乎可以触摸到它。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优美的演讲，你可以读到来自东方的人们如何思考人类的总体目标。西方人阅读这些演讲的方式，就像他们阅读某些蹩脚作家的专栏文章一样，因为他们分辨不出一个蹩脚的报纸作家和一个像吉檀迦利这样具有伟大灵性的人之间的区别。人们没有意识到不同的文化群体相邻而居。多年来，我一直在公开演讲中谈论什么对中欧至关重要，但没有一个被理解为是必要的。

我刚才所说的意图是表明有可能意识到超越你自己命运的事情，意识到与人类群体的命运有关的事情，这样你就可以具体地区分它们。如果你将灵魂的视野提升到对整个地球的人类的理解和理解，并对超越你个人命运的事物产生强烈的兴趣，你就在你的灵魂中创造了一种理解更高层次的东西的能力，一种比天使更真实的东西，也就是大天使。如果你只停留在自私自利的人类所关心的区域，你将不会有关于大天使长的本质的想法。如果传教士讲道只是出于自私的人类的境界，他们可以尽可能多地谈论上帝和神性，但他们实际上只谈论天使。人们称他们为别的东西只是一个谎言，并不能改变事实上的情况。只有当你开始对与空间相关的人类命运产生兴趣时，你的灵魂才能进入那种态度，提升它去理解大天使。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别的东西。感受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所产生的冲动。在你们自己内心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许多领导者都是在古典学校接受教育的，那时候人类的灵魂可以获得一定的灵活性。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并非源于我们的现代文化，而是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如果希腊人和罗马人像我们现在这样做，他们就会建立基于埃及-迦勒底文化的学校。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直接从生活中获取主题。然而，我们从前一个时期开始，相应地教育人们。这对人类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认识到它的重要性，那么妇女运动的基调就会与现在不同。妇女运动发出的声音将传达如下信息。我们把男人送到过时的学校去发展一种特殊的智力能力，因此，他们的大脑变得僵硬和痛苦。作为女性，我们有幸不被允许进入这样的学校。我们希望赋予我

们的智慧以原始的色彩。我们想展示的是，如果我们不用希腊罗马教育来麻木我们的大脑，我们现在可以发展什么。

这种论调并不存在。相反，更普遍的说法是，我们让男人接受希腊罗马式的教育，现在我们女人也希望这样。我们也将接受古典教育。

人们对于什么是真正需要的知之甚少。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在我们的现代社会，我们教育的不是现在的人们，而是希腊和罗马时期的人们。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文化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此普遍。你能感觉到。你可以感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生活在我们当代的领导人身上，你可以感受到它生活在人们所谓的智慧和知识分子身上。这是一种生活在我们今天的态度，是我们在整个心智发展过程中所持有的态度。我们读报纸都会受到希腊罗马教育的影响，因为我们用希腊罗马风格写作，即使我们用自己的方言写作。

关于我们对法律和正义的看法，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实际上生活在罗马文化中，有些东西也过时了。罗马文化在我们的法律中依然鲜活。有时，旧的习惯法仍然在与罗马的习惯法作斗争，但是没有成功。人们应该感到，官员们现在所说的公正和不公正，只不过是遥远过去的一线曙光。

只有在经济学中，我们才生活在当下。这说明了很多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做出很多改变。请允许我在这里插一句话，许多女性使用现代概念——但她们只在烹饪中使用，也就是在管理家务方面。在那种程度上，他们实际上是现在的人。我们带入当下的其他一切都已经过时了。我并不是说烹饪的概念方面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目标，但现代妇女也离开现在，回到古代文化，这绝对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目标。因此，当我们观察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东西时，我们不仅要观察那些活跃在太空中的东西，还要观察那些来自遥远过去的东西。如果你对此产生了一种感觉，你就会看到不仅过去，而且未来都会影响我们。事实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未来影响我们。尽管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很薄弱，但如果每个人都不反抗希腊文化和罗马正义，如果未来不能照耀在我们身上，我们肯定会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

为了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必须考虑时间和空间。我们不仅要考虑历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还要考虑未来。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今天的人，过去和未来都在我们的灵魂中扮演着一个角色。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意识到，不仅美国、英国、亚洲、中国和印度，不仅东西两极影响着我们，而且希腊、罗马和未来也影响着我们。当我们习惯于思考后者如何影响我们，过去和未来如何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中时，一种不同的灵魂态度将会出现，这种态度超越了对人类命运的自我主义思考。一种超越简单的空间考虑的态度将会出现。当我们在灵魂中形成了这种态度，我们就能够形成关于时间之灵的概念，即 Archai。然后我们将来到神圣等级的第三个层次。如果通过我刚才描述的方法，人们允许自己在概念和想法上感知这三个层次，那将是很好的。随之而来的形式的灵魄无穷无尽地更加难以把握。

这足以让现代人试图超越自我主义渗透到非自我主义的领域，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渗透到

我刚才描述的东西。这对教师的教育尤为重要。我们不应该允许老师在获得一个自私的概念之前教书，即追求最接近的上帝，即追求天使。我们不应该允许教师在他们了解到那些决定人类命运和存在于地球上空间分布的非自我力量之前去教课，也就是说，那些非自我力量是大天使的性质。在他们了解过去和未来如何影响我们的文化，罗马法律和希腊精神如何影响我们，以及未来那个未知的反叛者如何拯救我们之前，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们去教书。今天，人们几乎不愿意看到这些东西。一段时间以前，我经常说，我们面前的社会任务之一，就是从现在起，把儿童在高年级所接受的教育的内容提取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任务就是去做最终希腊人自己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把主题从现在拿走。

在我谈论这个问题和其他重要社会问题的同一个城镇，不久之后就出现了——我不想暗示有直接联系，尽管这当然具有象征意义——在那个城镇的所有报纸上都出现了关于当地古典学派的公告。在这里，我举办了一些讲座，阐述了我对高中教育的看法，然后报纸上出现了一些声明，说我们应该为进入这所学校的年轻人感到骄傲，说他们接受的教育如何“增强了民族意识”，发展了“国家实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凡尔赛条约》签订前几周！这些公告是由各种各样的当地知名人士签署的，来自学校和教育部。不幸的是，我们从人类发展的真正基础上所说的话只会反弹回来。人们总是简单地允许它从他们身上弹回来，并且它不会触及他们灵魂深处。

这是社会活动的难点之一。人们永远不可能通过普遍存在的肤浅尝试来掌握我们现代社会的任务。关于社会基础和发展的问题具有深刻的重要性，如果人们不愿意深入了解人性和世界的本质，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正因为如此，你可以看到社会有机体三重化所带来的变化的必要性。

人们必须发展一种感知时代需要的器官。在精神文化领域发展这样一个机构是困难的，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国家已经逐渐吞噬了教育领域的文化发展。国家过滤了人们对活动和积极奋斗的渴望，使之成为国家组织中尽职尽责的成员。我想我在这里也提出了关于绝大多数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当然，也有例外，但是直到大约六岁的时候，人们仍然过着不受阻碍的生活，因为他们对于国家来说太脏了。国家并不急于让年幼的孩子承担这项必要的任务，而是把这项任务留给了其他人。然而，后来，儿童被国家接管，并被训练成为国家的正式成员，并适应为他们预见的模式。孩子们不再是人类，而是简单地成为国家所说的那样。然后他们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人们之所以希望这样，是因为他们不断地被告知，国家不仅会在他们工作期间给他们食宿，甚至还会在他们死之前给他们养老金。这是当今许多人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拥有一个将来能够领取养老金的职位。各种宗教继续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承诺即使在死后也能领取养老金，也就是说，灵魂享有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人们被告知，如果他们没有任何活动，他们的灵魂将得到不朽，仅仅通过教会的活动。教会会处理的！当然，当人们听到他们必须在自由的精神活动中寻求救赎，这种活动必须独立于国家，国家只关心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时，他们会感到不舒服。听到政府不提供养老金，他们感到很不舒服。这导致很多人反对这个想法。你可以一遍又一遍地看到。

对于精神生活中最私密的部分，即宗教生活，面向未来的世界观将要求人们获得不朽，他们允许他们的灵魂活跃，以便他们能够通过这种活动接受上帝和基督。

在我的一生中，我收到了很多很多信件，通常是来自不同教会的成员，他们说，尽管人智学很好，但它与基督教的简单信仰相矛盾，即基督拯救了人类的灵魂，通过他，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救赎，而我们的灵魂却没有任何活动。他们不能放弃“通过基督得救的简单信仰”。人们认为，当他们说或写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特别虔诚的。然而，他们仅仅是自我中心。他们自私到他们灵魂的根基。他们渴望在他们的灵魂中什么都不做，让上帝照顾他们，这样他们的灵魂就能在天堂之门的另一边得到一份美好的养老金。

在那种世界观中，要求我们创造一种新的宗教观念是不容易的。人们必须意识到他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灵魂中的神圣。他们不能只是被动地屈从于承诺照顾他们灵魂的教会。一些曾经造成痛苦但现在已经不再实践的东西，也就是说，用金钱来换取对灵魂的关爱，仍然扮演着一个隐藏的角色。我们需要的，但不是特别的爱，是朝向内在的活动，朝向与所有造物相连的生活，我们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了获得我们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感觉，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魂中看到我今天提到的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古埃及时代以来人类的变形记。我们必须明白，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更像植物一样，所以当我们今天的身体回到那种状态时，它们就会生病，导致癌症肿瘤的生长。我们必须明白，我们随身带着一具尸体。通过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类需要什么，也就是说，在社会问题上真正向前迈进。我们不能再允许自己以最简单的方式来对待社会问题。

这是当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你必须意识到，现代社会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人们渴望用一些抽象的句子向他们解释一些关于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像我的《迈向社会更新》这样的书包含了不止一些抽象的句子，如果它包含了观察生活的结果，那么人们就会说他们不理解它。他们甚至觉得很困惑。然而，今天的不幸是，人们没有愿望去检查那些需要检查的东西。相当透明的抽象句子只涉及死亡。然而，什么是社会就是活生生的。我们必须有灵活的观点，我们必须使用灵活的句子，我们必须创造灵活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经常说的，我们不应该仅仅考虑特定条件下的变化，相反，我们必须习惯于重新思考和重新学习我们思考和反思的最内在联系。

现在我要离开几个星期，这就是我想和你一起离开的想法。这就是我们在共同的人智学的和社会活动中需要感受自己的地方。如果我们要在社会领域取得任何成就，我希望越来越多地了解人智学是如何进入人类灵魂的。我希望你们能把我经常用各种方式说的话记在心里。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人智学获得的知识是衡量我们当前活动和欲望的真正尺度，我们需要勇气向他们灌输人智学。最糟糕的是，现代人几乎没有勇气去真正理解什么是必要的。他们允许自己意志中最好的力量崩溃。他们没有采取行动的欲望，尽管这是必要的。

你应该学会用勇气代表人智学，这样人们就会对我们这座代表我们精神欲望的建筑感兴趣。对每一个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理解的人都要感到高兴。见见那个人。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如果你遇到了恶意的人，或者更经常发生的是，人们缺乏理解。重要的是有勇气继续下去。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命中注定的一小群人，去了解某些事情，去给予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东西。人们可能会嘲笑我们，说我们太放肆了。然而，这是事实。对自己严肃地说：“尽管如此，这是真的”，使真理充满你们的灵魂，需要我们必须有的内在勇气。愿这种勇气作为人智学的实质渗透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会做我们需要做的，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地方。这就是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事实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希望自己度过的每一天都能使我们更

接近通过我们在这里的建筑为世界实现的活动。这座建筑是唯一一座考虑到人类命运的建筑。我们可以感到高兴的是，人们对它给予了一些关注；然而，要在社会问题上取得富有成效的进展，还需要更多的关注。像我们这样的建筑，以其鲜明的形式，与其他现代建筑形式如此不同，可以在精神上提高人类的力量。我们希望人类再次对我们想让他们知道的东西敞开心扉，这样他们就不仅可以对天使，而且可以对大天使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上升。

我必须离开你们几个星期。我希望届时我们能够继续这一讨论，并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建筑进行积极的活动。你看，我亲爱的朋友们，从外部世界的各个方面来看，显而易见的是，人类需要的是工作的愿望和意愿。如果他们不相信摆在他们面前的伟大目标，他们就不会拥有这些。我相信，当人们确信他们可以通过社会有机体的三重性来实现更有价值的人类存在时，他们将再次开始工作。否则，他们只会继续攻击。今天的人们需要这样的欲望，需要这样的动机，抓住他们的灵魂深处。在体力工作领域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不能证明我们在至少一个目标上的工作是富有成果的，并且向世界发出光芒，我们将无法给予现代人类一个动机去在精神上克服那些已经死亡的东西。请考虑一下，直到我们在这里见面，然后再一起说话。再见！

[鲁道夫施泰纳带着这些话离开多尔纳赫前往斯图加特，两天后，他在那里开始了一系列的讲座和研讨会，这些讲座和研讨会是华德福学校教育学的基础。]

[两天后，鲁道夫·施泰纳离开多纳赫前往斯图加特，开始了作为华德福学校教育学基础的一系列讲座和研讨会。]

GA296__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__第2部分 第1讲 无产阶级的要求以及如何付诸实践

——给 Waldorf-Astoria 工厂员工的演讲

1919年4月23日，斯图加特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这反映在整个欧洲引起轰动的事件中，这些事件将变得更加重要。这一重要时刻需要广泛认真思考劳动人民面临的任务，关于基本人权，以及生活应该提供什么。为了让我们认真考虑这些问题，我需要说一些介绍性的话。

在你们的一生中，大多数人已经形成了一些关于如何解决所谓的社会问题的观点，一个关于社会运动应该做什么的观点。工人们需要重新考虑这种观点的大部分内容。我们现在面

对的事情和我们刚才面对的事情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必须有不同的想法。今天，我想谈谈我们必须如何开始思考。然而，首先，我们必须同意，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互信任，因为出于信任，我们可以真正创造出一些东西。最近，在许多可能性表现为他们所造成的可怕灾难的时候，信任已经减少了。在欧洲，据保守估计，这场灾难导致了 1000 万到 1200 万人死亡，三倍于此的伤残人数。我们可以从这些结果中看出，人类现任领导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多么错误。今天，一个完全不同的阶级——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完全合理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今天所面临的任务，甚至在不久以前，已经是大不相同了。

为了说明其中的一些任务，我想提及某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 10 月和 11 月德国发生灾难前不久所说的话。他们说，一旦战争结束，德国政府对待无产阶级的方式将与以前大不相同，在所有的交易和法律中，政府都必须考虑到无产阶级。政府将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对待无产阶级。这是主要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不久前所说的话。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 11 月革命前不久，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认为旧德国政府将在战后重新执政。

然而，现在我们面临的事实是，无论是在中欧这里，还是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政府都已被扫地出门。因此，政府显然不能考虑社会需求。因此，我们今天必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谈论这些事情，与最有洞察力的、善意的社会民主党人最近也能做到也要明显不同。今天，无产阶级面临的问题是需要从当前的混乱和困惑中创造出一些合理的东西。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必须以非常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

就在不久之前，如果有人像我现在这样对你说话，你会注意到他们说了什么。你会观察他们所说的是否与无产阶级的社会思想或理想大体一致，如果大体上不一致，你会拒绝他们。然而今天，我们必须改变做事的方式，否则我们不仅不能走出混乱和困惑，而且会陷得更深。相反，我们必须使用非常不同的东西来唤醒彼此的信任。今天，我们必须关注意图。我们需要弄清楚某人的话是否有诚实和正直的用意。今天，我们必须允许每个人都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不管他们的看法如何，只要他们关于无产阶级的要求的意图是诚实和正直的。

如今，我们满足这些要求的方式实际上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那些现在谈论改革或重建的人是否对无产阶级的要求怀有诚意。我们必须看看那些说话的人，看看他们的意图是否诚实，看看他们是否相信无产阶级目前的要求是合理的。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这些要求的合理性时，他们才能采取立场，说我们如何才能满足这些要求。

你们会注意到，你们大多数人都熟悉的“行动呼吁”，与以前的社会主义要求大相径庭。然而，我认为，如果人们对《行动呼吁》和我的书《走向社会复兴》(几天后就会出版)有一定的理解，如果人们理解这些目标，我们就可以实现无产阶级运动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希望的目标，但是以更适当和更协调一致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条件本身就产生了这些愿望。事情不能像领导阶级所指示的那样继续下去。然而，在批评这些领导人的行为时，我们必须找到我们能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的想法。无产阶级已经做好了格外充分的准备，他们组建了《行动呼吁》所要求的新组织。因此，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纠正一些误解，无产阶级就会对按照《行动呼吁》的严肃意图需要做什么有最深刻的理解。

如果你们不像我一样思考无产阶级，而是用无产阶级来思考，你们会发现现代经济学完全利用了无产阶级。难怪今天的无产阶级呼吁那些利用经济进程的成果来资助他们所谓的

“高等文化”的人。难怪无产阶级告诉领导阶层，他们，无产阶级，想要在经济进程之外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几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在 19 世纪)，领导阶层一直利用工人来促进经济发展。他们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了工人如此多的时间，让经济学在工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工人们只看到经济学。工人们看到他们所有的精力都被经济吸收了，他们的精力创造了利润，上层阶级通过这些利润来支持他们所谓的高等文化。工人们已经看到，他们只能过着贫穷的生活，而其他人生活得很好。现在，工人们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基于经济学的新的社会秩序，一个以某种方式带来未来福祉的社会秩序。当然，这种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习惯形成对社会的看法并不重要。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问社会需要什么才能成为真正的生活能力。

一个活的社会有机体必须作为其首要任务，使每个人都能够以尊严和尊重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人，我是什么？这个任务发生在把我们带到人类历史上这个困难时期的事件之前——这些事件几乎和今天的社会运动一样古老。它出现在《行动呼吁》出版之前。“行动呼吁”并不像许多现在开发社会项目的人的想法那样，来自某种幻想。它起源于我自己对它的体验的程度。通过这段经历，我认识到，我们在回答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方面落后如此之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领导阶层并非总能找到一种理念，让社会以健康的方式自立。当然，这是不能通过资产阶级思想来发现的。只有当你不以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态度思考，而是以纯粹的人的态度思考时，你才会发现这种思想。

现在，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那些出版《行动呼吁》的人不加入社会主义政党。我可以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行动呼吁》最初是我写的，我从来不属于，也永远不可能属于资产阶级政党或协会。如果我真的加入了某个政党，他们将不得不改革他们所有的项目。

“行动的呼吁”从讨论文化开始。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甚至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一个几十年来没有在文化生活中以其未来健康所必需的方式工作的人，不可能轻易地评估如何以健康和必要的形式形成这种文化。当然，当讨论这些事情时，我们必须用极端的措辞来说话，许多人会回答说事情并不是真的那么糟糕。至于我自己，我在文化生活中从未有过一种依赖的关系。我从来没有依赖过国家或其他组织。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与文化打交道。“行动呼吁”的目的是将这种情况作为一个普遍的人类目标。那些以这种方式在文化生活中工作的人，那些从不依赖国家或任何传统的迷信组织的人，他们所经历的文化使他们能够理解现代无产阶级的生活。这些人知道，无产阶级要摆脱一种文化的束缚是多么困难，这种文化带来了如此多的不幸，比你们自己和你们的社会主义态度所能相信的更多的不幸，尤其是无产阶级身体和灵魂的不幸和痛苦。

在物质领域，在普通的经济领域，今天的人们可以分为两个阶级。一方面是现在包括贵族在内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有阶级意识，现代无产阶级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他们被经济进程抛入无产阶级群体。在旧的经济和国家秩序下，文化工作者不能选择成为文化企业家或文化无产阶级。如果文化工作者不与统治阶级讲和，他们就很难成为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你可以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克服旧秩序带来的困难，或者你可以与统治者和平相处，像无产阶级在物质领域那样从事文化工作，但你在精神上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而只是一个奴隶。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你要么不得不接受一切——旧秩序的所有仇恨——要么屈服于旧秩序的社会结构，成为奴隶，比无产阶级更糟糕。

我不想在这里发表任何个人言论，只是保持客观。然而，我们今天之所以遭受这样的痛苦，是因为文化的奴隶已经变成了经济和政府权力的仆人。自从现代技术和灵魂麻木的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现代工人已经被经济进程所束缚。因此，他们不能全面地看待事物。那些不是以那种方式被驾驭，而是以更加精神化的方式被驾驭的人，知道什么是为人类发展带来福祉的必要条件。他们认识到文化生活必须得到解放。他们知道，人们不可能通过出生严发展能力、人的天赋和人类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与此同时，人们又服务于政府和经济在现代所产生的结果。第一个任务是解放文化。无产阶级对解放现代文化有许多反对和偏见。情况是这样的，现代文化随着现代技术和灵魂麻木的资本主义而兴起。一种新的文化也出现了，但与阶级有关。这很难理解，所以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十年前，我在柏林给一群工人做了一次演讲。一些中产阶级也参加了。在那里，我陈述了对我来说不言而喻的事实：不仅物质的东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而且我们的科学也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当时大多数无产阶级领导人都不相信我。他们说科学本身是存在的，科学客观上决定的是客观上决定的。无论我们是从无产阶级的角度还是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考虑科学，这都不重要。因为无产阶级采用了中产阶级的视角，所以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中产阶级，人们的头脑中都会有这样的错误。现在我们面临着忽视中产阶级所采取的信仰的需要。相反，我们必须选择只有在我们克服了偏见之后才能发展起来的独立知识。

例如，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很高兴地决定努力建立一个统一的学校。如果文化是自由的，如果不再有国家强制性的义务教育，父母可以自由决定他们的孩子上哪所学校。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的所有成员都会建立自己的学校。因此，旧的阶级导向型学校将会再次存在。根据旧的秩序，这样的反对意见可能是合理的，但很快就不再合理了，因为旧的阶级将不再存在。”行动呼吁”要求从大多数小学到大学的文化解放。我们不代表任何个人组织要求这样做，相反，我们要求进行全面的改革，以便在这些孩子完成学业时，除了统一的学校之外，还将存在其他东西。

对这些事情的反对仅仅是保守的偏见，但是我们可以超越它。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必须得到解放。我们必须在它自己的基础上解放它，使它不再服务于国家或市场，而是服务于人类意识能够在文化中产生的一切。因此，文化将不再只为一个阶级存在，而是为所有人类平等存在。

每天早上你去工厂工作，直到工作结束。离开工厂后，也许你会经过一个为某些人建立的教育机构。

这些机构培养的人，到目前为止，一直是统治阶级，领导政府等等。现在，我要问：你真的知道这些机构里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吗？不知道！你什么都不懂。你可以清楚地从社会阶层的分离中看到这一点，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行动呼吁”的目标是，在文化领域开展的一切工作都应向所有人开放，在文化领域工作的人应对全人类负责。如果你不解放文化并使之独立，你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卡尔·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话对无产阶级的感情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在无产阶级的头脑中，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们认为这在他们心中是正确的。这些发自内心的要求，现在已经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事中得到了体现。

为什么这些要求得到如此强烈的响应？为什么？为什么瓦尔特拉特瑙对“剩余价值”如此紧张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直到现在，工人们除了知道剩余价值的存在之外，对剩余价值

一无所知。这个概念被一群严格把自己和其他人分开的人使用。现代工人知道他们的工作是为了这个世界认为完全无用的东西吗？工人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徒劳的，这只会让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生活在难以言喻的奢侈之中？由于他们缺乏思想，大多数现代人不能正确理解工作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必须引导人类。

我想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好笑。想像一个即将从大学毕业的学生。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有一个博士论文的写作任务，比如说，关于荷马对括号的使用。事实上，荷马没有使用括号。尽管如此，这个学生应该写一些关于它的东西。这个学生可能需要一年半的时间，而且至少根据现代教育和科学标准，他可能会在荷马的括号使用方面做出模范性的工作。然而，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篇博士论文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当论文完成后，它将被打印出来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还有一篇论文。没有人会去看它，甚至作者也不会去看。然而，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个年轻的学生需要食物、衣服和钱。然而，在今天，有钱意味着利用无数人的工作，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为这个博士论文工作。他们为一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工作。这是一个荒谬而又相当滑稽的例子，说明某件事情发生了无数次——不仅仅是几百次，也许是几千次。

你可能会问：什么样的人在文化上领导我们？答案是：他们是那些从我们自己不允许进去的教育机构毕业的人。当我们的文化得到解放时，这种情况就会改变。当经济和企业不再支持那些活跃在文化生活中的人，当国家不再支持文化时，这种情况就会改变。当那些活跃在文化生活中的人们每天都意识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对人类有价值，因为人类信任它，这种情况就会改变。文化必须建立在人类和文化领袖之间的信任之上。

有些人可能会抱怨，今天的人们，即使有才华，也不总是被认可；天才，甚至是天才，仍然没有被认可。如果我们把这种认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那么将来会怎样呢？在未来，没有人可以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因为人们私下行事的方式仅仅是一件私事。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像我描述的那样。文化必须是独立的。文化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仅仅是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它开始依赖于国家和经济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那些像我昨天提到的那样说话的人才能从文化中产生，那些我们委托来领导人类的人。

让我们看看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掌舵的人。这位外交部长告诉德国议会的深刻思想家(他们当然应该对世界局势有所了解)，国与国之间的绥靖进程正在取得相当大的进展。这位外交部长说，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彼得堡的内阁没有听取媒体上煽动民众的言论。他说，我们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进展顺利。他还说，我们正在与英国进行积极的讨论，这可能会很快导致世界和平，两国政府正在努力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这位外交大臣在 1914 年 5 月说了这一切！这就是实用智慧——文化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对世界形势的洞察力。我们有优秀的科学家，因为人们在科学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然而，这才是重点。我们需要文化的发展来唤醒生命的心灵和灵魂。关键是，人们必须认识到生命，这样在 1914 年 5 月就不会有人声称“世界和平得到了保障”，而在接下来的 8 月，就不会发生导致 1000 万或 1200 万人死亡和三倍于此的残疾人的事情。这在文化发展中必须发生。只有当文化得到解放，人们不再只是重复各种事物的事实和定义，而是可以变得实用的时候，它才会发生。

当自由文化中的人们拥有实用的智慧时，他们知道如何指导一家公司或引导经济。在这样的领导下，员工们不再觉得有必要与经理对抗。相反，员工们会说，有一个在楼上有所作为的主管是件好事，这样他们自己的工作成果才能最大化。工人们可能会说，如果有一个愚蠢的主管，他们将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但如果有一个聪明的主管，他们的工作时间可以缩短，而不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工作的时间是否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工作的时间更短，食品杂货和住房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如果我们想实现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必须从整体开始，然后解决个别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改变文化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把它建立在一个健全的，独立的基础上。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问国家应该做些什么。现在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三四个世纪里，国家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上帝。其他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关于这个国家的许多言论让我想起了浮士德和 16 岁的格雷琴之间的一次讨论。关于上帝，浮士德问道，“拥抱一切的人，万物的保护者，难道不是拥抱和保护你，我，甚至他自己吗？”今天，或者直到最近，许多公司老板肯定可以通过这样的问题教会他们的员工有关国家的知识：国家不是拥抱你和我，甚至拥抱它自己吗？然而，老板会想：尤其是我。

你看，这正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关于美化国家的问题。出于实际需要，中产阶级人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迅速逃离了这种荣耀。如果国家不再是工业的伟大保护者，那么这些圈子里对工业的热情就会消失。然而，无产阶级也必须清楚，他们不能把国家当作神来对待。当然，人们不会称这个国家为“上帝”，但他们肯定认为它同样高。

人们使用国家的框架来指导经济。然而，这是健康的，只有当经济没有融入国家，国家只包括政治，或法律权利。那么，国家有它自己的基础并且是合理的。此外，我们还必须给予经济学自己的基础，因为它必须以一种与国家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只有当我们试图建立一个三重体系时，我们才能为社会有机体建立一个健康的基础。一方面，我们有文化，这必须证明自己。它没有存在的理由，除非那些创造文化的人能够每天向人类证明这种创造的合理性。在中心，我们有合法的权利，这些权利必须是民主的，或者尽可能的民主。在这里，我们必须平等地考虑每个人。我们只能讨论如何让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平等相处。因此，我们必须区分这种状态，因为在这里我们不能讨论一个人的能力是否比另一个人强。这些都必须与国家分开。

国家只能考虑那些涉及人类平等的问题。那么，在哪里人人平等呢？今天，我只能举两个例子：占有和工作。让我们从工作开始。马克思的商品化工作已经深入到无产阶级的感情中。为什么呢？因为，尽管他们可能无法在理性上定义这个概念，但他们仍然感受到它的意义。马克思的意思是，工人的工作能力是一种商品。正如商品是根据供给和需求在市场上出售一样，你也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你的工作，只能得到当前经济所能支付的价格。

人们最近开始相信各种改善未来的保证。但是这不是资产阶级做的任何事情的结果，他们完全没有思想地生活着。然而，我们不希望完全谴责他们，因为他们完成了一件事：统计研究。19 世纪 40 年代的英国政府——在社会运动初期——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他们的研究表明了什么？它主要与英国的矿井有关，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英国的矿井下（这涉及到改进，但肯定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努力），有 9 岁、10 岁和 11 岁的男孩和女孩在工作。因此，这些孩子从来没有见过阳光，除了星期天。他们的工作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他们在日出前下了矿井，日落后才回来。这项研究记录了在矿井里，半裸的孕妇经常和赤裸的男人

一起工作。然而，在用煤取暖的房间里，人们谈论着兄弟般的爱和慈善，谈论着人们是多么希望彼此相爱。研究人员发现了这些事情，但是人们真的什么也没学到。这些事情并没有引起任何反思。我们不需要指责任何人，但是资产阶级真正出错的地方——他们每次都出错的地方——是他们没有在正确的时间正确地行动。

在无产阶级的感情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古代，有奴隶，整个人都被卖掉了。

那个人变成了所有者的财产，就像一头牛。后来，当有农奴的时候，许多人被卖掉了，虽然少了一些。最近，只有工作的能力被出售。然而，当工人出售工作能力时，他或她仍然必须在出售工作能力的地方工作。工人必须进入工厂，因此出售自己和他们的工作能力。工人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的工作能力送到工厂。因此，工作合同背后并没有太多的东西。只有当工作能力的控制与经济学分离时，也就是说，当国家根据民主原则决定完成一项任务所使用的工作数量和方法时，我们才能期望得到改善。因此，甚至在工人进入工厂或车间之前，国家就已经决定了他或她的工作，而且国家已经通过民主原则听取了工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

我们能通过这个达到什么目的？一方面，经济学依赖于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控制的自然力量。这些力量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条件。例如，小麦在某一地区的生长情况是预先决定的，或者地球表面下有多少矿物质，我们必须适应它。我们不能指定一个与原材料供应相矛盾的销售价格。这是一个限制。另一个是关于人类工作能力的利用。种植小麦所必需的自然力量存在于地球上，经济学家对此无能为力。同样，工作能力必须从外部增加到经济中。如果这种能力是由经济内部提供的，那么工资将始终取决于经济活动的水平。因此，只有在工作的类型和数量来自经济部门以外的、完全独立和基于纯粹的民主原则时，工人才能去工作并保留其工作的权利。

一个人的权利，附属于工作，然后成为一种自然的力量。经济被夹在自然和国家之间，而在过去三四个世纪里人们在国家发现的东西，工人们已经不再发现了。工人们再也找不到阶级斗争和阶级特权。工人只能找到人权。这是我们实现富有成效的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只有当我们把国家与其他两个领域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分开时，我们才能发现任何程度的健康对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超越那种认为经济应该控制国家的偏见，而不是拥有一个控制经济的独立国家；否则，我们将始终以错误的方向思考未来。

我刚才所说的劳工权利和所有权权利一样。所有权的现代基础可以追溯到古代征服，战争的结果。但是，一切都变得扭曲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有权的概念毫无意义，它只是一种纯粹的幻觉。所有权的概念仅仅对中产阶级的感情有镇定作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有权的概念意味着什么？它只是一种权利——决定事物、土地或生产资料如何使用的权利。正如劳动权利必须置于国家的权限之内一样，处置财产的权利也必须如此。只有当你从国家中移除所有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时，这才是可能的。只有当经济和文化完全独立，只有民主留给国家时，这才是可能的。

起初人们很难接受这些思想，但我相信无产阶级会觉得他们掌握着未来。经济中唯一的运动将涉及商品，然而，今天，所有权也被转移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利。今天，人们可以直接购买权利。通过购买工作能力，购买者也获得了对人的权利。通过购买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者购买土地，购买者也获得控制权。人们购买权利。在未来，人们将不再能够购买权利。国家应该管理这些权利，因为它与买卖无关。这将允许每个人平等参与这些权利的行政管理。在经济中，除了商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流通。

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消费实现的，因此，我们必须把整个未来经济建立在联合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把它建立在来自不同行业的联盟的基础上；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它建立在消费需求的基础上。今天，我们从简单的生产开始，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从创造财富开始的，这导致了持续的危机，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痛苦。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消费开始，我们就为经济生活提供了一个健康的基础。

昨天，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如何笨拙地尝试着进行文化生产，这样他们就不会依赖于我前面描述的毫无成果的工作。我现在想谈谈这个。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我们的社会仍然是残酷的。但是在文化生产领域，我们的社会至少做了一个尝试，涉及到我们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东西。大约 20 年前，我开始写书。然而，我并没有像许多同时代的人那样开始我的工作。当然，你知道，人们写过很多书；但只有少数被阅读。这些天，很难找到足够的时间来阅读所有写的东西。从经济上讲，这样的图书生产完全是胡说八道。想象一下，一本书写完了(这种情况发生在成千上万的案例中)，在此期间，作者必须吃东西。有一定数量的排字工人负责排字，必须生产纸张，然后很多装订工人会装订这本书。最后，这本书出版了，比如说，一千本。但是，也许只卖出了 50 本，其余的 950 本都被磨成了纸浆。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定数量的人在写这本书，并为写这本书的人免费工作。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今天有多少痛苦是建立在无效率和无用的工作之上的，被扔到了风中。

我们在人智学的社会里做了什么？我开了一家出版社，因为我们对普通的图书贸易无能为力，它已经完全融入了现代经济。在有足够多的人有兴趣购买每一本书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书——也就是说，在真正需要这本书之前。你可以通过工作来实现这个目标，你必须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当然不能通过一些广告牌广告，比如“贤士的美味汤羹”。广告可以让人们意识到一件商品，但是我们必须从消费决定的需求开始。然而，只有在存在消费者合作社并且这些合作社具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当我们有民主的时候，就没有必要把他们融入政治。然而，这是今天的无产阶级看不到的，也是目前难以想象的。

现在(因为我想和你们坦诚地交谈)，我当然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来说明无产阶级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命运，经历经济与国家相结合而产生的可怕事情的。既然国家仍然没有建立在它自己健全的基础上——即民主，独立于经济的需要——那么无数无产阶级在经济困难时期把什么视为唯一的救星呢？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必须结束罢工，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参与到一个普遍的、独立的文化中来。国家必须在经济和文化之间取得一个位置，而且必须建立在自己的民主基础上。

今天，由于过去几个世纪中产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而且在 20 世纪头 20 年，这些因素结合得更加紧密。今天，当事实大声说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许多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你为之奋斗的最终正当目标是什么？我只需要说一个字，就能触动无数无产阶级的想法，但他们还不能正确地感受到，因为他们无法预见整个经济后果。我只需要说罢工这个词。我当然知道，如果所有的无产阶级都能在没有罢工的情况下取得进步，他们就会拒绝每一次罢工。无论如何，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个理性的无产阶级都会仅仅为了罢工而想要罢工。

为什么今天无产阶级罢工如此频繁？原因很简单：经济和国家合并了。罢工纯粹是一种

经济工具，只会影响经济。但它的使用往往是为了迫使法律和政治变革。其原因只能存在于我们社会的不健康状态下，即国家和经济之间没有分离。那些关注经济的人知道，只有当生产不受限制时，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但是，罢工限制了生产。那些认为他们必须罢工的人，行动起来是因为国家和经济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幸，今天，应该分为三个部分是一体化的。它迫使我们摧毁生命。除了给国家自己的经济基础之外，没有办法最终结束所有的罢工。这将使它不可能通过经济获得权利。我知道，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说，如果人们最终变得理智，告诉我们，他们准备采取什么将满足社会的需要，我们将不再罢工。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立即实现某些事情。我们愿意等待，但我们希望得到一些保证。

在战争期间，为了找到摆脱这种可怕痛苦的办法，我与一些所谓的当局进行了交谈，并向他们提出了“行动呼吁”。一些重要的领导人长期以来就有这种“召唤”。我告诉他们，我所展示的不仅仅是我的想法，我并不比其他人更聪明或者更聪明。但我观察了生活，它向我表明，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我们应该引导我们所有的努力来实现这三个部门——不是作为一个计划，而是作为一种人类的需要。我告诉他们，他们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讲道理，把这个提议变成对威尔逊的“十四点”的反建议，或者，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自己，威尔逊也不能帮助我们。他们可以选择使用“呼吁”作为国际政策的基础，并提出在实现和平时应该发生什么。我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接受理智和面对革命和灾难之间做出选择。那些人没有使用理性，我问你：第二种可能性有没有发生？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问的问题。

今天的人们如此担心的是，总的来说，人们仍然缺乏思想，而它并没有被真正富有成效和实际的想法所取代。这个三重理念对于生活来说是真正实用的，因此，我相信它会实现的。如果无产阶级有可能认识到它的价值，我们就会体验到它。我们需要强迫自己以这种方式在社会上取得进步。然后，所有无生产性的社会欲望都会停止。我们的工作，要以无产阶级感受到其他不合理的工作方式而产生的理性为基础。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本可以保持沉默，避免谈论罢工，但我想向你们表明，我总是愿意说出我的信念。这也许给了我一个说话的权利，虽然我说的很多话与你们自己的观点相矛盾，但是你们不应该怀疑我真正要实现无产阶级也必须实现的目标的诚意。

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一直在人类中呼唤。在 19 世纪，许多聪明人写道，这三个词是矛盾的。他们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人们被统一国家的想法催眠了。只有当我们通过经济联系理解文化自由、民主平等和社区之爱这三个词或冲动时，它们才能变得真正意义重大。在 20 世纪，我们必须实现这个理想，这个理想在 18 世纪末仍然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却贯穿了整个人类来追求。我们想要真正的平等、博爱和自由，但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把社会有机体分成三部分是多么必要。当我们看到这是多么必要，当我们能够希望唤醒无产阶级对这三个方面的理解时，我们也能表达信念。我相信，在现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健康的、进步的思想。现代无产阶级已经具有阶级意识。这背后是一种人性意识——一种我们必须实现人类尊严的意识。通过生命本身，无产阶级试图以一种人性化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人，我是什么？我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吗？如果无产阶级建立了一个社会组织，可以用“是的”来回答这些问题，那么，今天的需求将通过一个健全的社会组织得到解决。工人们将完成他们的使命，他们将把无产阶级从贫困和绝望中解放出来。他们也将实现全人类的自由——他们将解放一切属于人类的

东西，一切值得人类真正自由的东西。

GA296_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_第2部分 第2讲 公共教育的社会基础 1

斯图加特，1919年5月11日

我今天所说的关于初等教育的基础可以在这个严峻的时代为我们服务。我相信你已经意识到，我在《迈向社会更新》一书中所暗示的内容，暗示了许多有关新世界形势的基础和事实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必须说的，特别是我可以提出的任何建议，我只能以一些指导方针的形式说，而不是在一个详尽的讨论。

如果我们审视我们的现代状况——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理解这些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衰落社会和正在崛起但仍然混乱的社会之间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我只想让你们意识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并请你们结合本系列讲座来考虑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的社会，主要由中产阶级支撑，正在迅速衰落。同样明显的是，另一个社会正在开始破晓，而且，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由于一些尚未理解的原因，这是一个由工人阶级承担的社会。如果你想理解这些事情——你仍然能感觉到它们，但它们仍然不清楚——你必须理解它们的症状。当然，症状总是铁事，我请求你们今天在听取我的观察时考虑到这一点。这个话题本身就迫使我相信我断章取义，但我将试图呈现这些症状，使它们不具有煽动性或煽动性，而是使它们产生于情况本身。今天很容易被误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抓住这个机会。

在过去几年里，我经常指出，我们世界观的基础使我们能够成为现代科学观点的真正支持者和捍卫者。你知道我有多少次为了捍卫科学观点而提出我们所能说的一切。然而，我从来没有忽视过提到这一观点的可怕的阴影的一面。我最近注意到，如果我们以症状学的方式来对待个别病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经验的方式来对待事物，这是多么明显。我高度赞扬了奥斯卡·赫德威格的一本精彩的现代著作，这是一本关于生物学的特别好的书，《有机体的发展：对达尔文理论的驳斥》。为了避免在赫德威格的第二本小册子出版后引起的误解，我还说，在这个人完成了这样一本了不起的科学著作之后，他写了一本相当次要的关于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的书。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它表明，理解当前所必需的东西，即理解我们时代的社会冲动，即使是建立在科学观点的基础这样一个奇妙的基础上，也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想提到另一个例子，你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一方面，中产阶级教育正走向灭亡，只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得到拯救；另一方面，一些东西正在出现，我们必须以理解的方式适当地保存和保护，以便它能够成为未来社会的开端。

我这里有一本战争结束后出版的书，标题相当华丽，《灯塔，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它是如此的有症状，是如此典型的中产阶级没落的产物。这个“灯塔”最适合给与社会发展及其精神基础现在所需要的一切相关的东西投入相当大的黑暗。一群好奇的人聚在一起，写了一些奇怪的文章，关于所谓的社会有机体的重建。我只能提到这本厚书中的几个段落。例如，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一个科学家，一个真正优秀的典型的科学家，这一点很重要。他不仅对科学有所了解，而且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完全是一个当代人。然而，他觉得自己和其他有科学背景的人一样，有责任把注意力转向社会改革。他已经了解了“细胞状态”，科学界通常称之为有机体。他当然学会了发展自己的思维，并且用这种发展的思维来观察社会生活。我只想提出几点具体的观点，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不是以科学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适当的科学思维方式，直接面向现实生活，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完全荒谬的观察。他首先把注意力转向社会有机体，然后转向生物有机体，看到疾病是如何扰乱生物有机体的和谐的。然后他对社会有机体说：疾病会扰乱有机体内部的和谐。我们称人体内最可怕的疾病为“癌症”。

“它的特征是原质的无限活动，不再关心身体的维持，而仅仅是自由的原质细胞的创造。”这些细胞取代了身体的正常结构，但由于它们没有结构，因此它们本身也没有任何用处。当无产阶级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取代了以国家为导向的口号“胁迫、不平等和从属”时，我们在人类社会中看到了同样的疾病。

这是一个典型的科学思想家。他认为，当民众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热情高涨时，这是政治身体上的一个毒瘤。他想要的是强制而不是自由，不平等而不是平等，从属而不是博爱。他所学到的关于细胞组织的知识，现在应用于社会有机体。当从症状学角度考虑时，他的其他观察结果也很重要。他在社会有机体中发现了与生物有机体的循环系统相对应的东西，但不是我在各种讲座中描述的那种方式。他把它描绘成黄金的流通。对此，他说：“黄金可以独立于大宗商品流通，并最终进入作为中央存托机构的大型银行（‘黄金之心’）。”因此，这位科学家在与心脏相对应的社会有机体中寻找某种东西，并在大型银行充当“可以对黄金和商品的总流通产生重大影响”的存放处发现了这种东西。

我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想拿这个开玩笑。我只是想让你看看，当一个人从这个方向来的时候，当他有勇气考虑最终的结果时，他会怎么想。由于过去三四个世纪的发展，许多现代人自欺欺人地相信这种思维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这些人在他们的灵魂中睡着了。他们屈服于一种麻醉剂，一种社会麻醉剂，这种麻醉剂抑制了他们用清醒的灵魂看待中产阶级教育的内容。你看，我已经通过一个症状阐明了这个“灯塔”。我已经阐明了一些现代教育的基础，因为它试图通过科学思维来理解社会生活。通过另一个例子，我想向你们展示我们在精神领域所遇到的影响。

这本书收录了一些人的文章，其中包括一个更加以精神为导向的人，弗里德里希·尼伯格尔。现在，我们可以提到这位弗里德里希·尼伯格尔，因为他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一些我们珍视的东西。然而，问题在于他是如何形成自己积极的观点的。如果你看看他是如何没有自我中心主义，但关心主导的社会趋势，那么他的积极态度不会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重要的是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愚弄你们自己。当然，我们知道，或者至少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人智学方面的工作的意图一直是为今天发生的变化创造一个精神基础。当然，在这里，最极端的事情发生了碰撞。我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人们是如何参与到我们的精神科学研究中来的，他们逐渐转向其他他们认为相当“相关”的东西。然而，这些东西与我们精神科学的努力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实际上代表了腐朽的中产阶级社会最糟糕的一面，而精神科学一直与这

种中产阶级立场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发现尼伯格尔先生，比如说，有些人甚至看不到这两条信息流，他们把事物完全混合在一起。在尼伯格尔的文章中，我们发现提到了约翰尼斯·穆勒，他是我们颓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下一页，我们找到了我的名字。我们甚至发现我正在尝试做的事情被描述得如此甜蜜。然而，你知道，我总是打算在精神科学方面的努力，以刺激健康的人类智力，以最坚定的方式，与所有这些模糊的神秘主义，所有这些神秘的神智的东西作斗争。这是可能的，只有当我们不使用今天的科学方向，但从科学中学到的真正的思维，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值得努力的清晰的见解和想法带到认知的最高领域。

在这个人提到人智学有多么美丽之后，他补充道：“人智学的基本真理实际上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它混淆了关于灵魂、人类和宇宙生命的所谓事实，正如我们曾经在对造物的全面描述中发现的那样，这种全面描述提供了东方的秘密智慧，而那个时代同样也在寻求灵魂的深度和平静。不可能再说比这更不中肯的话了。作者称之为“混乱的困惑”仅仅是因为他没有意愿去思考精神科学的精确的数学方法。大多数希望用颓废的思维方式来获得这样的事情的人都没有这样的意愿。然后，在这些人看来，严格自律的内在体验的结果就是混乱的困惑。然而，这种“混乱的困惑”，使得这种数学上的清晰，甚至数学上的清醒成为可能，正是保护人智学活动免受那些喋喋不休的神秘主义者和头脑模糊的神智学的。如果没有这种所谓的“混乱的困惑”，我们在为未来文化生活建立适当基础的道路上将一无所获。当然，我们必须奋斗，因为我们目前的社会状况，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追求精神科学。我们必须奋斗，因为，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大多数有时间的人，事实上，除了时间，什么也没有，只有精神科学的问题，正是这些陈旧的，衰退的思考和感觉的习惯。我们不得不拼命地与宗派主义作斗争，这种宗派主义在我们之间很容易传播，事实上，它与实际发生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格冲突作斗争，这些冲突理所当然地导致那些人身攻击，这些攻击像精神科学运动土壤中的杂草一样迅速蔓延。

那些看待现代文化生活，同时考虑到这些症状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承认，创新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精神工作领域。在人们普遍充满反社会欲望和本能的时候，呼吁一种更加社会化和社会形式听起来很合时宜。这些反社会的欲望和本能 在人们的私生活中尤其明显。它们表现在一个人如何欣赏另一个人，也就是说，他们如何不欣赏另一个人。现代人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他们彼此思考，彼此交谈，彼此超越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想要了解他人的本能很少出现。伴随着这种现在罕见的社会本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那就是人们通过社会地位、教育或出生来确信与他们无关的东西的能力。现代人甚至很难对最美丽的新想法感到兴奋。

人们往往忽略最美好的事物。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你知道，我最近谈到了事实逻辑，而不仅仅是智力逻辑，因为它是目前最重要的东西。过去思考最好的事情的结果是，现代人没有积极解决问题的愿望。相反，他们想屈服于权威和情感。现在大谈特谈摆脱权威的自由的人，实际上是那些最相信权威、最热衷于寻求权威的人。因为现代人的灵魂如此沉睡，他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日渐衰落的社会中，那些无法找到出路的人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特点，那就是渴望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如果今天的人们知道渴望回归天主教会的根本原因，他们会感到非常惊讶。如果这种运动变得更加普遍，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大量的人们进入天主教会的怀抱。那些只有一点点能力去观察我们现代社会的特质的人知道这样的命运威胁着我们。

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我需要让你们意识到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趋势。在过去

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趋势，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规模。在经历了当前的混乱事件之后仍然保持文明的国家，这种趋势将进一步蔓延。我指的是现代社会所采取的特殊的技术态度。关于这个问题，我有比现在更多的话要说，当我可以进入所有的细节，我将来会在某个时候这样做。技术社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征，即它的核心是一个彻底的利他社会。换句话说，技术只有在积极参与技术的人发展利他主义时才能以人类的方式传播，而利他主义是利己主义的对立面。对于那些能够观察到这些事情的人来说，社会中的每一次新的技术浪潮都表明，在技术社会中，越来越需要不以自我为中心地工作。与此同时，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其他东西不一定与技术社会相联系，或者至少不需要保持联系。资本主义作为私人资本主义，必须以自我为中心，因为它的本质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活动。**在现代社会，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潮相遇，一种是要求人类摆脱自我中心的现代技术，另一种是在较早时期兴起的私人资本主义，只有当人们接受自我中心的欲望时，私人资本主义才能兴旺发达。**你可以看到，这已经迫使我们进入目前的状况，只有一个文化生活的勇气，打破旧传统可以把我们带出来。

今天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面向未来的公共教育，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当我们考虑教育问题时，我们必须问这些人，如果他们打算改善每个人的基础教育，如果他们保持在现代教育和文化背景下，他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你有所需的材料吗？你真正能做什么？从你的角度来看，也许是出于对社会的善意，你可能会找到公立学校，继续教育学校。你可以出于善意做这一切。但是，你是否有足够的理解力，用你的善意去做那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呢？你告诉我们，你将创建图书馆、戏剧和音乐制作、展览、系列讲座和继续教育。我们还必须问：你会把哪些书放在你的图书馆？你会在讲座中讨论什么样的科学？你们将把那些基于中产阶级教育的书籍放在图书馆里，这些教育现在正在衰落。在你们的继续教育学校，你们将允许那些接受过中产阶级教育的人们讲授科学。你们正在重塑教育体系，但在这些新形式中，你们抛弃了从旧体系中获得的一切。例如，你说你一直在努力为公共教育提供一种民主的形式。到目前为止，各州一直拒绝这样做，因为他们想培养人民成为国家的好公仆。是的，你们不接受人们被培养成国家的好仆人，但你们却允许这些国家的好仆人教育人民。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这些国家的仆人之外，你们什么也没有注意到。现在你把他们的书放在你们的图书馆里，你允许他们在系列讲座中把他们的科学思维方式带给公众，你允许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充斥着你们的高等学府。你们可以从中看到，在这个严峻的时代，我们必须以一种更深层次的方式来处理事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一个或另一个群体所处理。

为了弄清楚一些事情，我们想看看一些细节。我们想从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小学的东西开始。我所说的小学，是指人们从家庭教养中长大后所学到的一切，也就是我们把学校作为家庭教养和指导的场所。对于那些了解人性的人来说，正规教育显然不应该成为儿童发展的一部分，直到大约在孩子开始换牙之后的时间。这和其他科学定律一样，都是科学定律。如果人们不是按照固定的计划行事，而是按照人的本性行事，那么他们就会使用这样的规则：孩子在换牙之后应该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原则作为教育的基础？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那些真正能够思考和随着文化发展的曙光而移动的人，除了接受人性本身作为正规教育的有效指导方针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基础教育的基本原则必须在于理解从换牙到青春期这段时期的人性。从这一点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事情中，你可以看到，除了为所有人建立一个统一的学校之外，

没有什么可以产生其他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大约 7 至 14 岁之间影响人类发展的法则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要让孩子们在十四岁或十五岁的时候成为人类还有多远？这仅仅是小学的教育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现代意义上思考教育的本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以根本和激进的方式与旧的教育体系决裂的必要性。然后，我们必须认真开始教育儿童，根据人类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提到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特定的基础，一个当社会善意存在时，不是对未来的模糊想法，而是一个我们可以立即实践的想法。首先，我们必须通过彻底转变教师的考试和教育来创造这个基础。当我们今天测试老师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做只是为了验证他们是否知道一些东西，或者，如果他们有点聪明，他们可以稍后在百科全书或其他参考资料中查找。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排除在教师考试之外，但是这样一来，目前教师考试的主要部分就会顺便减少我们在今天的考试中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个负责人类发展教育的人是否与儿童有积极的个人关系，他或她能否与儿童建立富有成果的关系。我们需要问问这些未来的老师是否能够，用他们的整个“心态”，深入孩子们的灵魂和整个存在。那么他们将不再是阅读老师、算术老师或绘画老师等等，而是真正地教育和培养孩子。

将来的“考试”必须与今天的考试不同。我们需要发现教学人员是否真的能够培养和教育孩子。这意味着，如果孩子们要学会思考，老师就会知道该教他们什么。如果孩子们想要培养他们的感受力，老师会知道该教他们什么（一些与记忆密切相关的东西，现在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事实，因为大多数教授都是非常差劲的心理学家）。老师必须知道教给孩子们什么，这样他们的意志才能从他们在 7 岁到 15 岁之间接受的种子中发展出来，这样他们的意志才能在一生中保持强大。当我们以适合人类发展本性的方式做所有实际的、身体上的和艺术上的练习时，我们就可以培养这种意志。教师必须小心翼翼地引导自己的努力去发展人类。

由此，我们可以展示如何在传统的人类文化中运用一切，即语言、阅读和写作。在小学，我们可以最好地利用这一切来发展孩子的思维。尽管今天听起来可能很奇怪，思考是人类最外在的东西，我们必须通过那些使我们成为社会有机体一部分的方面来发展它。回想一下，人并不是生来就有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而是这种能力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其基础。因此，为了发展思维，一个合理的语言教学必须相对较早地进入。当然，我们不能教古代语言，而应该教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现代文明人所说的语言。合理的语言教育，而不是现代中学教授的语法废话，必须从最初的年级开始。

有必要以一种影响与之相关的感受和记忆的方式有意识地进行教育。尽管所有与算术、代数和几何有关的东西都存在于思考和感受之间，但是通过记忆接收到的东西只影响感受，例如，我们在历史上教授的东西，或者我们通过讲故事教授的东西。我现在只能说几件事。如果我们教得好的话，孩子们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我们还必须特别注意在这些年里通过体育和艺术锻炼来培养意志。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新的东西。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所谓的优律诗美。在今天的体育教育中，你可以看到很多颓废和衰落的东西，但是它取悦了很多人。我们想补充一点，当教给孩子们的时候，就变成了灵魂的体育教育，而不仅仅是体育锻炼。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机会向 Waldorf-Astoria 工厂的工人们展示这一点，得到了莫尔特先生的支持。然而，优律诗美可以创造一种伴随孩子一生的意愿，而其他体育教育都有一个特殊性，那就是它在生活中由于各种事件和经历而减弱。在这里理性地进行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还将建立现代教学中没有人想到的联系，例如，

绘画和地理之间的联系。对于发展人类来说，接受真正有意义的绘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老师会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画地球，画山川，然后进一步画天文学科目，行星系统等等。当然，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这样做，而不是，比如说，从 7 岁的孩子开始。然而，当我们以适当的方式教授地理绘画时，也许从孩子十二岁开始，到孩子十四岁或十五岁时，这种绘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发育中的孩子也是非常有益的。为了发展感受和记忆，我们必须在最年轻的人身上发展出一幅活生生的自然画卷。你知道我经常谈到自然的生动画面。我已经总结了许多观点，说，不幸的是，有许多人生活在城市谁不能分辨小麦和黑麦在田地里的区别。谷物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事物之间的关系。对于那些了解人性的人来说，当人们不能在适当的时候学会区分时，他们会失去什么，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必须始终在适当的时候出现。这是很困难地看到（我只说症状），人们还没有学会区分小麦和黑麦。当然，我指的是一些包含很多内容的东西。

我刚才从教育学的角度讨论的关于小学教学的问题，在事实逻辑方面有一个具体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不能在教学中使用任何孩子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留一生的东西。但是今天，人们通常只考虑成就。今天，学习阅读只能培养阅读能力，学习算术只能培养做算术的能力。然而，如果你考虑一下现代学习与感受和记忆的关系，你会发现孩子们学习了大量的知识，但最终却忘记了，并且在以后的生活中不再拥有。未来教育的特殊区别在于，呈现给孩子们的一切都将伴随着他或她的一生。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当人们完成了统一的学校，进入更远的生活时，他们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克服教育所包含的一切，包括旧文化生活的不健康，这种不健康的文化生活已经造成了阶级之间可怕的鸿沟。

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受过他们那个时代的教育，因此能够将他们的教育与他们的生活联系起来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将在学校度过的重要时光与之后截然不同的生活联系起来。许多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已经学会了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学到的东西，因此脱离了生活。今天的教育在精神上是低效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只是人们不知道，为了保持我们与那个时代的关系，绝对没有必要像古代那样教育人们。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已经如此融合了人们通常需要的来自古代文明的东西，因此我们无需在外国环境中接受多年的培训就可以获得它。我们可以从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就像近代人所做的那样，但那是学术上的东西，与普通的社会教育无关。过去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普通社会教育对古代文明的需求。如果我们只是恰当地学习什么是可用的，我们不再需要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来理解这些古老的文明。希腊语和拉丁语完全没有必要，在重要的事情上也没有任何帮助。我只需要提醒你，我觉得有必要说，为了避免严重的误解。威拉莫维茨无疑是一位优秀的希腊学者，但他把希腊戏剧翻译得很糟糕。当然，学术期刊对这些译本充满敬畏。

我们需要学会允许孩子们在学生时代积极地生活。当我们创造一种教育，使儿童能够在早年积极地生活，同时，我们能够有效地教育，那么我们就能够给予儿童真正的生活教育。这将使那些有手工倾向的孩子也能在 14 岁之后开始一生的发展。我们还必须为那些在早年转向手工的人创造可能性，让他们参与到导致理解生活的活动中来。在未来，我们可能不会教给 21 岁以下的人任何最近的研究结果。在那之前，教学可能只包括已经成熟的内容。然后我们就可以高效率地开始工作了。我们只需要理解教学效率意味着什么。当然，如果我们

想在教育学上有效率地工作，我们就不能偷懒。我经常提到我的个人经历。有一次，我给一个十一岁的弱智儿童上课。通过提高教学效率，在两年内，我使那个孩子学会了他十一岁以前错过的所有东西，那时他真的什么也做不了。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可以同时考虑到他的身体和灵魂需求，这样我就可以用我能想到的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教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经常花三个小时准备，在半小时甚至一刻钟的时间里教他一些东西，否则，由于他的情况，这些东西本来会花上几个小时。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还可以提到，我必须为一个男孩做这一切，同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教其他三个孩子。但是，请记住，如果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社会化的教育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以照顾一整群这样的人。你是否需要用这种有效的方式来管理一个或者四十个孩子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不会抱怨一个班上的学生人数太多，但这种抱怨的缺乏（不抱怨）与教学效率的原则直接相关。唯一的问题是，你必须知道，直到14岁，孩子不会形成判断，如果你要求他们形成判断，你摧毁了他们的大脑。用现代计算器代替用判断进行的算术记忆是教育学上的无稽之谈；这会摧毁人类的大脑，使其颓废。我们只能在14岁之后才能发展人类的判断力。然后老师必须介绍引起判断力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介绍所有这些东西，例如，与现实的逻辑理解有关的东西。如果有一天，在高年级的时候，木工或机械师的学徒和一个可能会成为老师的人坐在一起，你会看到一些东西，尽管它有专业化的元素，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学校。在这种统一的学校里，生活中需要在一起的一切都会在一起。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我们将比现在更进一步陷入社会疾病。对生活的理解必须启发所有的教学。我们需要理性、有效地教育15到20岁的学生，包括与农业、商业、工业和贸易有关的一切。任何人在经历这段时间之前，都应该至少了解一下农业、贸易、工业或商业中发生了什么。这些东西需要成为单独的学科，比这些年来充斥着教育的垃圾更有必要。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教授所有那些我通常称之为世界事务的东西。其中包括历史和地理以及与了解自然有关的一切，但总是与人类有关，以便儿童在普遍的背景下了解人类。

以这种方式接受教育的人中，有些人由于其他社会环境，将成为知识工作者，在特殊学术学校接受各种可能的领域的教育。这些现代专门机构的教育效率极低。我知道很多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但这些学校效率很低，而且它们验证了现在正在衰落的世界观中最奇怪的东西。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人们开始兴奋地用大学里的文学和历史领域的研讨会来代替讲座时。今天我们仍然听到这样的要求：授课应该只是教学的一小部分，我们应该做更多的研讨会。你知道这些研讨会，在那里教授们真正的弟子们聚集在一起，严格按照教授的指示学习，正如所说的，科学地工作。他们在那完成他们的工作，并成为“训练有素的人才。”我们都经历过这种“智力表现训练”的结果。它总是倾向于思维僵化。

如果人们在走向专业化教育的这段时间里，能够自由地听到讲道理的讲师，然后有机会自由地讨论他们，那就完全不同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与此相关的实践练习，但是关于研讨会的无稽之谈必须停止。这只是19世纪晚期倾向于钻探和远离人类自由发展的一个不受欢迎的结果。

当然，当我们谈到教育时，我们必须强调，必须有某种对每个人都一样的基础教育。我是否成为一名医生、律师、或中学或小学教师是一回事；然而，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同样的普

通教育。后来从事某一行业工作的人必须有机会与那些将成为医生、工程师、建筑师或化学家的人一样接受同样的通识教育。现代人很少考虑到这一点，但是在一些高等学校里有许多东西比以前更好了。当我还是维也纳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时，有一位教授讲授通用历史。第四次或第五次讲座后，他停了下来，因为没有更多的学生参加了。那所学院还有一位文学教授。这些都是当时用来提供一些通识教育以及特定领域的具体教育的手段。还有演讲练习，也就是讲课，就像 Uhland 在他的文学讲座上所做的那样，但我总是不得不偷偷让别人进来，因为他只会在两个学生在场的情况下才会给我们讲课。我只有让别人加入，才能让他们继续下去，而那个人几乎总是不同的。除此之外，只有关于政治或统计的课程包含了学生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正如我所说，情况已经好转了，但是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驱动力仍然没有好转。然而，当我们创造一种可能性，以一种通常可以理解的方式呈现普通人类教育所需的一切时，情况会变得更好。我们不能以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理解的方式来陈述这些事情。当人们抱怨我关于人智学的讲座时，我经常感到惊讶。如果他们有一个更积极的态度，他们可能会说，有关人智学的部分不是那么重要，但我说的科学事物，通常会得到高度赞扬，如果一个自然科学家提出他们，是足够的。你们都知道，我的讲座上充满了普及的科学知识。不幸的是，许多人看不到积极的一面，却抱怨消极的一面。人们并不想要那些适合于普遍人类知识的东西，这样普通人就可以像理解学术知识一样理解它。这是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和它所包含的整个处理方式，例如，包括我们需要呈现的自然科学。通过这个演示，人们可以大体上理解自然科学。看看世界观的其他发展。例如，你是否相信，如果一元论者对自然科学没有一般的理解，他们可以相互理解？不，没有这样的基础，他们只会喋喋不休。作为人智学，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可以将自然和历史知识转化为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东西。想一想，每个人是多么容易理解我在 15 世纪中叶对伟大历史变革的发展。我想每个人都能理解。但是，没有这个基础，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当前的社会运动。人们不了解社会运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十五世纪中叶以来人类是如何发展的。如果我发展出这些东西，那么人们就会说，自然界是没有跳跃的，如果我认为 15 世纪的发展会有这样的跳跃，那我就错了。有人总是说一句愚蠢的话：“自然不会跳跃。”。大自然不断地跳跃，从绿色的叶子跳跃到完全不同的萼片，从萼片跳跃到花瓣。人类生命的发展是一样的。那些不讲传统历史中荒谬的谎言，而是讲真实发生的事情的人知道，人类体制中更微妙的元素现在与十五世纪中叶大不相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自那时以来一直紧紧抓住人类核心的事情的延续。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现代社会运动，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

你只需要回想一下我在这里是怎么做事的，你就会明白，没有人需要任何特殊的知识，也不需要他们接受过老式的好良好教育才能理解它。每个人都能理解。未来要求我们不发展只有那些经历过特定阶级导向教育的人才能理解的哲学或世界观。看看哲学方面的东西，比如欧几里得或者保尔森，或者其他你想教的东西，或者任何学术心理学课本。如果你看了这些恐怖故事，你很快就会把它们放在一边，因为没有专业的训练，没有人能理解甚至语言使用。只有当我们从根本上改革我今天试图描述的教育体系时，我们才能实现通识教育。

你看，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领域，伟大的清算日已经到来，而不仅仅是一个小日子。我们在教学和教育方面的目标必须是培养社会动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本能，这样人们就不会简单地与他们的同类擦肩而过。今天，老师与学生擦肩而过，学生与老师擦肩而过。在未来，人们会相互理解，从而发展出一种生动活泼的关系。然而，这只有在我们一劳永逸地结束旧方式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是可以做到的。从事实来看，这根本不是不可能的。似乎不可能只是我们偏见的反映。人们无法想象做事情的方式可能与他们迄今为止所做的不同。人们有一个巨大的恐惧，他们可能会失去他们的传统，特别是在精神生活领域。他们不知道

这种恐惧有多大，但是当然，他们对事情没有一个完整的概述。例如，人们不能理解我们可以通过有效的教学实现什么。正如我经常说的，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选择合适的时间，我们可以从几何的一开始就教人们，也就是线和角度，在三到四个小时内一直到毕达哥拉斯定理。

你应该看到孩子们在仅仅三四个小时的教学后就突然理解了勾股定理时的喜悦。但是，只要记住，在这个定理得出之前，在现代教学中发生了多少废话。我们浪费了如此多的脑力劳动，这在以后的生活中显而易见，它辐射出所有的生活，进入最实际的领域。今天，人们必须决定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这些事情。否则我们只会越陷越深，永远找不到提升的道路。

GA296__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__第2部分 第3讲 公共教育的社会基础2 中文版

公共教育的社会基础2

1919年5月18日 斯图加特

我不打算以正常的方式继续上周日的讨论。然后，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在一个初步的草图展示，如何思考独立于国家和经济生活的文化和教学。我试图证明，如果有这样的分离，教师将需要使用各种科目，形成一种人类学教学法，或许我应该说，一种人类学教学法。我接着指出，未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改变教师的教育和认证，以便我们能够确定某个人是否适合教学。

我想把关于教学问题的进一步讨论留到以后再说。今天，我想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继续我的主题。我想向你们展示，我们认为我们今天需要如何发言，当我们在教育会议上展示现代发展的冲动时，以满足我们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我们希望走出当前的混乱和混乱，我们真的必须谈论的事情与人们想象的非常不同。

在教师会议上，正如我可以通过一些例子向你展示的那样，人们说话的方式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我们只有把教师提高到能够全面了解当前重大任务及其对教育系统的影响的水平，才能实现真正的未来免费教育。当然，我并不认为我的讲话方式是必要的，甚至是模范的。我只想指出一个方向，那就是与现代教师交谈，激励他们为实现免费教育而努力。他们必须开始理解当前伟大而全面的任务。教师必须洞察隐藏在现代历史中的力量。他们必须知道从过去中产生，而我们现在必须结束的冲动。他们必须理解现代生活中产生的需要特别关注的冲动。我们必须提供，在最好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最理想的意义上，一个社会政治的立场，可以形成教师需要的灵感的基础。例如，人们必须明白，我们目前的教育方法在各级教育中已经完全破产，他们必须明白其中的原因。现代教育学已经失去了与生活的直接联系。今天，教育家们谈论各种各样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允许国家指导教育的好处。他们可能会几乎不假思索地谈论这些好处，即使他们对三重社会有机体的必要性有着理论上的理解。在其他时候，自我延续的思维习惯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强烈了。这些习惯在教育思想的发展中特别明显。教育理念受到了现代人无法逃避的东西的影响，但事实上，我们必须逃避这些东西。

今天有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再用“从经验判断，这或那可能是可能的”这样的回答来回答了。在这种情况下，犹豫就会出现在人的内心和灵魂中。今天，我们必须用这样一个问题来回答许多问题，“如果我们想摆脱目前的混乱和混乱，这或不需要发生吗？”在这里，我们处理的是一个意志的问题，不需要允许基于所谓经验的往往合理的智力犹豫。经验只有在意志的正确处理后才有价值。如今经验丰富，但意志只处理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从严格的智力的角度来看，我们几乎不能反驳今天人们在教育学领域所说的很多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相当明智的。然而，今天重要的是要看到真正的问题，即我们的教育学已经脱离了生活。

请允许我在此发表个人看法。大约 23 年前，一个大学教育协会在柏林成立。这个协会的负责人是天文学家威廉·福斯特，我也属于这个组织。我们为这个协会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这些讲座中的大多数都会让你相信，你只需要知道一些关于不同科学的处理方法或者不同学科的组成或者类似的东西的正式知识。我试图明确表示，一所大学只是一般生活的横截面，但没有多大成功。我说，如果我们想要谈论大学教育学，我们必须从这些问题开始：“各种各样的研究领域与生活的总体关系在哪里？我们需要观察来自生活各个领域的哪些冲动，以便让真实的生活进入大学，使大学成为生活的代表？”如果你不抽象地思考这些问题，而是具体地看待它们，那么你可以看到许多看待问题的方式，比如限制一个或另一个主题的时间，或者我们如何处理一个或另一个主题。当现代教育学试图看到这些限制的时候，一切都失败了，大学变成了训练人的地方，与世隔绝。

什么是内在的原因，什么是深层的内在原因，为什么一切都变成了现在这样？最近科学思想的伟大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存在，同时切断了对人性的任何真正理解，我们最近谈到对人性的理解是真正教育学的基本基础。科学思维切断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通过这种理解，我们可以认识到活着的人及其生存的全部，不仅是以今天的方式，而且是认识到人类存在的真正内在本质，即人的发展。现代教育学这种极端反人类的态度有一个我在这里经常提到的症状。当我们今天说这样的话时，人们可能会指责我们是一个悖论；然而，我们必须这样说，因为它们的重要性。失去对人性的真正理解导致了实验心理学的一个绝望和荒凉的领域（我对实验心理学本身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即智力测试——当代教育的一个恐怖故事。我经常说，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测试人类的记忆力，甚至智力，通过“客观”的方式来确定一个人的记忆力是好是坏，是否聪明或不聪明。在这个纯机械的过程中，心理学家给出被测试者必须完成的句子，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试图描绘出一幅人类发展能力的图景。这表明我们的社会在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中失去了一切有益的东西。智力测试是现代社会日益衰落的一个征兆，人们认为这种衰落是特别进步的，源于现代大学的心理学研究。人们永远无法理解创造一种充满生命并能够实现真正自由的思想的教学方法意味着什么，除非他们明白，我们必须回到直接从人类、从发展中的人类那里得到的对人性的直观理解。除非他们能够克服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鸿沟，否则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这种活生生的教育。为了使教育学有所成就，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些在人们身上进行的实验从我们的学校中清除出去。实验心理学可以成为心理学的宝贵基础，但当它潜入教育学，甚至进入法庭时，它会毁掉一切需要健康发展的的东西，那些需要发展完全的人，而不是与其他发展完全的人隔开一道鸿沟的东西。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人类的一切都排除在社会目标之外了。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点，再次包括人的因素。我们必须有勇气大力制止近年来缓慢积累起来的许多“进步”，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取得进展。如今，那些离开学校去当老师的学生，离开学校时往往对人类充满了颠倒的看法。他们不接受真正的观点，因为诸如智力实验等肤浅的观点已经取代了这些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衰退的症状。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寻找决定别

人能力的能力，因为别人和我们一样都是人。我们必须看到，所有其他方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们缺乏对人的因素的直接的活生生的理解，如果我们要以健康的方式向前迈进，这种理解是非常必要的。

现代人根本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要向前发展，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谈到这些事情。你们经常对其中的一些愚蠢行为微笑，但你们并不总是理解谈论它们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现代思维的一部分。今天，你听到这些事情的方式就像你在报纸上读到一篇专题文章一样并不重要。学会区分机智的评论、观察和包含行动种子的想法是很重要的。所有的人智学活动最终都会创造出一个关于人类的想法，并提供一种对人类的理解。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它，因为我们的时代要求我们克服三重困境。过去的三大暴政依然存在。第一，最古老的暴政，现在以各种方式掩盖着，是祭司的暴政。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种伪装不再与事实一起存在，而是不幸地仍然存在于人类对政府以及对欧洲、美洲和亚洲出现的冲动的思考中，那么我们将在审议目前局势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这就是古代祭司暴政的现代伪装。第二次压迫出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稍后阶段，即政治暴政，现在以各种形式出现。第三件事发生得比较晚，那就是经济暴政。

人类必须努力摆脱这三种暴虐的倾向。这就是人类的当务之急。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同面具的残余存在于今天的我们中间，这三种暴政存在于人类中时，这才有可能实现。

今天，重要的是提高教育者的观点，使之达到我们可以讨论这些事情的水平，以及我们可以将我们从这种理解中获得的光明带到当前事件中。教育工作者的观点必须达到我们能够看到这样或那样的强迫性是如何隐藏在当今各种事实背后的水平。然而，我们现在必须有勇气说，因为教育学已经远离现实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退回到学校，它已经到了产生这种扭曲的想法的地步。对人类能力的实验测试只是其中的一个症状。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强迫教育学退出学校，在现代人谈论普通教育或特殊教育方法的任何地方与生活保持距离的结果。目前(我明确地说“目前”，特别是在世界我们这个地区)，我们不能充分发展生命的主要领域，即文化、权利或政治、经济领域，除非我们能够自己立足。对我们来说，它与极端西方，即美国和极端东方有些不同，但正因为它对我们来说不同，我们认识到这一事实是如此重要。我们最终必须具体而不是抽象地思考，否则我们将得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使全世界的人类都感到高兴，而且是无稽之谈，或者，在历史发展中，一种千年帝国，也同样是无稽之谈。具体地思考这个领域意味着思考世界的特定部分和特定的时间。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将对此进行更多的讨论。

教育工作者必须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重大的世界事件上。他们必须看到现代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什么，以及他们必须改变什么来教育孩子，使他们的教育方式与他们自己的教育方式大为不同。我们最近所培养的东西已经导致了教育领域和教师领域可怕的专业化。在讲座和科学或学术聚会上，我们经常听到赞扬专业化的歌曲。如果我看不到学术专业化的原因，我当然会不负责任。然而，我们需要平衡这种专业化，因为否则我们将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隔阂，我们将不再与其他具有理解力的人相遇。我们将无助地面对彼此，就像一个专家面对另一个专家一样，除了他或她已经以某种方式获得官方认证这一事实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一个专家。通过学校，我们现在正在把这种专业化带入日常生活的道路上。目前的困惑是否能保护我们免受许多人所建议的痛苦，即让心理学家和所有其他法庭专家在被告身上做实验，就像现在在年轻人身上做的那样，还有待观察。我并不是很反对这些东西本身，

但是我反对它们滑入现代生活的方式。

这就是教育学、学校和政府的现状。

在人们谈论固有的人权，或者他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短暂时之后(这些权利是否有争议并不重要)，人们开始尴尬地讨论这些自然权利的时代到来了。人们把任何谈论自然权利的人都称为业余爱好者。他们把任何认为权利与人类作为个体的存在有关的人都称为业余爱好者。从专业角度来说，人们只能谈论历史权利，也就是历史上发展为一种权利的东西。人们缺乏承认真正权利的勇气，因此把自己局限在“历史权利”的讨论上。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必须特别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的专业会议上，教育工作者必须了解十九世纪的发展情况，以及我们是如何丧失了自然权利的概念，或者，最好的情况是，只是让它以一种变相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必须理解人们在面对仅仅是历史的东西时持续的摇摆不定和内心的怀疑。如果你了解这种情况，你就会知道，主流的趋势仍然朝着历史权利的方向发展，只是当它潜入教育学时，我们不再注意到它的极端形式。用歌德的话来说，人们尽量避免谈论固有的权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谈论这些权利。在我这里的讲座中，我经常提到，现在我们必须公开和诚实地进入清算的日子，不再拖延。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再也不能回避清楚地说明我们需要消除什么，因为除非我们清楚地知道是什么毁了我们，否则我们永远无法重建人类的思维和感觉习惯。

在我们的中欧社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一个真正积极的政府观念是如何崩溃的。在19世纪初，人们试图建立一个积极的政府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历史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自己的冲动。那些积极参与这些努力的人认为，他们在无偏见的研究范围内工作，但结果只服务于国家或经济的目的。国家不仅影响研究的管理，而且影响研究的内容，特别是应用研究。我们今天几乎没有国家经济政策，因为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不能发展。因此，当我们谈论真正的经济规律时，今天的人们一无所知。我们在混乱的教育系统中尤其能看到这一点——教育以宏大的方式进行，远离现实生活，退回到教室里。如果我们只指出我们应该体验什么，而不是我们应该如何体验，那么对某些事情的生动思考就永远不会发生。我们在近代唯一发展起来的东西是对表面经验的崇拜，这只会导致混乱，特别是当我们精确地执行它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会培养内在的性情，这种性情会引导我们正确地看待经验。

大家可能还记得，上星期五我提请大家注意，通过学习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的欧洲经济学，我们可以深入了解经济合作社所需的形式。我们必须从今天对生产和消费的渴望中创造未来的社会合作。如果我们以人文学中对事实的透彻思考为基础，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基本观点，即所有欧洲生命的基础都在于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初的现代开端。这样，我们就不会歪曲事实，而是把我们引向那些发展的要点，这些要点的重要症状揭示了通常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现在看来是它们的驱动原则。没有这种洞察力，科学方法的固有特征仍然隐藏在现代教育学和客观思维之外。教育学和研究或多或少依赖于偶然的机会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或那个领域。我们需要内在的指导方针来指引我们找到重要的真理。我们可以从歌德的世界观中获得这些指导方针，它们让我们认识到很多东西。我们不能捏造它们，也不能简单地在智力中寻找它们。我们必须在人类如何与世界交织的画面中寻找它们，在我们如何完全忽视这一点的画面中寻找它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事实，因为我们如此肤浅地希望通过教学转移，即实验心理学来了解个体人类。

最重要的是，儿童教师必须洞悉现代发展的核心。如果我们现在必须改变生活的主要方向，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以前在人类发展中发生了什么。首先要接受的是一种想要摆脱经济束缚的政府生活的基本冲动。然后，从 19 世纪最后三十年开始，尤其是在中欧，我们践踏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坦率地说，把它变成了一种寄生虫。例如，有多少歌德主义的巨大冲动进入了我们的现代文化生活？没有，几乎没有！人们对歌德的评价很肤浅，但是歌德看待世界的方式并没有进入人们的意识。我经常提到，魏玛的歌德协会的领导层发现，不可能找到一个了解歌德的人安排在协会的领导层。他们只能接受一个过气的普鲁士财政部长。我还提到，对于这个选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微笑，因为他的名字是 Double Cross Yourself [Kreuzwendedich]。

这样一来，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贬低我们文化遗产的境地。在我们的现代意识中，我们找不到歌德关于德国文化生活的观点的印记。我们已经消除了所有这些，因此把文化生活变成了寄生虫。一版又一版的歌德已经出版了，但是歌德的精神还没有被吸收。如果你能看透这些东西，你必须承认今天经济领域的事情是可怕的，政治领域的事情是可怕的，但在文化领域，事情是最糟糕的。首先，我们破坏了我们的政治意识，然后是我们与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活的联系。我这么说并不是悲观，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必须出自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洞察。

然后就发生了人们所说的世界大战。在人们继续支撑的政治生活崩溃之后，在文化生活的内部崩溃之后，就是经济崩溃。今天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正处于这次崩溃的最后阶段，或者可能是中间阶段。事实上，我们才刚刚开始。你可以研究这种经济崩溃；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这已经成为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如果你客观地研究一下战前所谓的巴格达铁路事件，你就会发现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之间最不幸的相互联系。

如果你关注巴格达铁路谈判的各个阶段，特别是那些与不幸的赫尔弗里奇先生有关的阶段，那么你一方面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资本主义卡特尔集团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国家政治沙文主义阴谋的影响。这些阴谋的不同取决于它们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兴起。在德国，我们看到意识活动的丧失，因为我们失去了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我们把一切限制在经济生活。来自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抱负，披着沙文主义、民族主义或经济政策的外衣，在世界各地肆虐。来自东方的文化政策以各种方式伪装起来。所有这一切在一团混乱中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巴格达事件的荒谬。巴格达铁路事件和一系列事件证明了旧帝国主义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即旧政治制度不可能进一步发展。

我们可以从一个重大的世界政治问题中看到，也就是建造这条铁路的意愿，我们也可以从战争期间的个别情况中看到。人们只是从来没有考虑过事情，以至于事实的指导原则可以让他们带到外部事件揭示他们内在联系的地步。这就是：Kapp 尖叫着，Bethmann Hollweg 抱怨着，德国的文化代表们保持沉默。情况就是这样。农业的代表 Kapp 尖叫起来，因为他不知道在战争经济问题和农业问题之间该如何选择。没有政治头脑的贝斯曼·霍尔韦格 (Bethmann Hollweg) 发牢骚，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对当前形势说些合理的话。德国的文化领袖们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完全退缩到学术界的象牙塔里，对生活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生活中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件事。我没有夸大任何事情，真正的情况是卡普尖叫和贝斯曼霍尔韦格在国会抱怨他，这个可怜的人，被如此糟糕的对待。那些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的人要么沉默寡言，要么只是谈论远离生活的事情。

只有显而易见的荒谬才能证明经济进步的本质。许多人从来没有注意到我们在政府问题上的下滑。他们有他们的霍亨佐勒，他们的哈布斯堡，他们的罗曼诺夫沙皇。人们可能会自欺欺人地认为毁灭的种子存在于沙皇、霍亨佐伦王朝或哈布斯堡王朝之中，因为人为的框架将已经走向解体的东西团结在一起，因为政府的理想已经不复存在。

现代社会主义者经常强调，国家必须不复存在，但没有人比 19 世纪的欧洲王朝做了更多的事情来导致合理的政府的停止。通过幻想和自欺欺人，我们可以欺骗自己，认为我们在十九世纪把文化生活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关于经济生活，这是不可能的。当国家挨饿的时候，它用节日来安慰自己，给王朝带来纸花。这不是童话故事，但事实上，可以证明，为了把它们作为纪念品，穿着考究的妇女跌倒在威廉二世扔在汉堡桥上的烟头上。同样的威廉二世并没有厌恶这样的事情，但是，在他的自负中，他认为这些事情是积极的，这也不是童话。事实上，他对他们感到高兴。

在经济领域，我们经历了如此不同寻常的事件，我们无法描述它们，只能说农业在尖叫，政治在抱怨，工业在摸自己的肚子，因为它感觉很好。起初工人们，至少在他们还能从工业界得到一些面包屑的时候，也会搓搓肚子，直到他们走到前面，学会了一种不同的调子。然后当他们回家时，他们传播其他的观点。任何声称崩溃始于国内的人显然都在撒谎。这次崩溃实际上开始于前线，因为人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情况了。

今天，尤其是教师必须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再也不能坐在安静的角落里，对生活一无所知。相反，他们必须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今天，我们的青年教师更重要的不是在他们的会议上讨论形式问题，而是公开谈论这些历史事件，揭示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学领域可以如此清楚地展示的东西。

你当然知道，一方声称，另一方否认对某一特定社会的判决，即“最终证明这些手段是正当的。”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在这场世界大灾难中，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冲动，即目的谴责手段。在巴格达铁路问题上，你可以看到这一点，手段使目标失效，或者，另一方面，目标使手段失效。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事情，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追求它们。就我今天对教育学的发言而言，我认为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与各级教师交谈。(也许，不是以我说话的方式，而是至少从这个方向。)我们必须克服迄今为止一直使各级教师无法了解重大世界事件、导致我们目前经历的大部分人口在政治上的绝对天真的现象。现在你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对无产阶级运动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甚至对其最肤浅的活动一无所知。我不能对此客气，因为我甚至不能说，“现在的公司除外，”至少不是全部。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几十年来是如何挣扎的。教育把人们送到这个世界上，让他们彼此擦肩而过，对彼此一无所知，这种

教育不可避免地导致崩溃。难道今天的中产阶级不是对工人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穿着不同，对工会和政党的奋斗一无所知，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毫不关心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们从来没有学会如何从生活中学习，他们只学会了如何知道这个或那个。人们对自己说：“我知道，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也知道，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想法。他们从未超越学校所吸收的知识，认为吸收这种知识是理想的。然而，真正重要的是人们要学会学习，他们要学会学习，这样即使他们老了，直到死亡，他们仍然是生活的学生。今天，人们，即使他们已经从大学毕业，一般停止学习后，他们达到20多岁。他们再也不能从生活中学到东西。在那之前，他们只是喋喋不休地谈论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充其量，他们只是偶尔添加一些东西。那些与众不同的人是今天的例外。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教授如何学习，也就是说，如何从生活中学习贯穿一生。我们总能从生活中学到一些东西。如果人们学会了学习，我们今天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如此无助？因为人们不能与今天的事件相提并论。他们不能从事件中吸取教训，因为他们总是固守外表。在未来，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自己到人类社会的更高的观点，教育就不会结出果实。

任何人只要对当今世界有一点人智学的背景，就会知道如何具体地思考当前事件。人们可以向西方和东方看，从特定的观察中得出任务。放眼西方，放眼英美世界，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政治冲动，这种冲动在中欧对我们如此不利，但在过去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进入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推动力都起源于英美人民，因为他们总是知道如何考虑历史因素。在战争期间，当我试图告诉人们，我们只能用来自历史冲动的类似力量来对抗西方崛起的力量时，他们嘲笑我，因为他们不相信伟大的历史冲动。

如果你研究英美西部，你会发现许多源于历史生活的人类本能和倾向。所有这些倾向都具有政治经济性质。在英美文化中有一些重要的基本倾向，所有这些倾向都带有政治经济色彩，因此这些人认为经济是政治性的。然而，这件事有些奇怪。你知道，当我们谈论经济时，我们要求未来的兄弟会统治经济。然而，正是这个兄弟会被迫退出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运动。兄弟会被排除在外，它被拒之门外，因此，那里活着的东西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特征。

兄弟会在东方发展起来。如果你研究东方与其整个精神和灵魂方面的联系，那么你会看到一种博爱的感觉从那里的人们身上涌出。在西方，不同寻常的是，在反社会的影响下，经济生活如潮水般涌来，这种经济生活因此趋向于资本主义。在东方，我们发现没有经济的博爱。我们中欧人把这两种倾向区分开来。教师必须知道的一件重要事情是，我们的任务是把东方的友爱意识与西方的反社会经济思想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化。现在让我们从适当的角度来看待东方。我们发现，即使在远古时代，那里也有高度发达的精神生活，只有不了解吉檀迦利的人才能宣称那里已经死亡。在那里，人们过着精神政治生活。那是在东边。它的对面在哪里？

也就是说，在西方。东方的精神政治生活缺少了一些东西，那就是自由。在东方，存在着一种征服，导致人类自我在梵或涅槃中的放弃。这是所有自由的矛盾。另一方面，西方已经掌握了自由。我们站在中间，必须形成一个综合体。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明确区分自由和博爱的生活，并有平衡这样做。我们绝不能把我们的任务理解为想象一件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对每个人都有益，因为如此抽象的思考会毁掉所有真正的愿望。当人们相信他们

能够建立一些世界范围内统一的抽象理想或者希望确定一个永远有效的现代社会组织时，他们就会摧毁一切与现实相符的思维。这不仅是无稽之谈，而且是对现实的违背，因为每个领域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任务，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任务。我们不能如此懒惰，以至于不去看待具体人际关系的现实，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任务是学会从事实的适当角度来研究它们。现代公共教育使我们更加偏离了对事件的正确解释。它不想知道任何关于具体事件的任何东西，因为现代人在这里开始感到不确定。今天，人们想要定义而不是描述。他们只想接受表面的事件，而不是把事件看作潜在冲动的症状。

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可以从我们现在谈论教育学的方式中得出。今天，最好的老师是那些能够正确理解从这个方向来的东西的人，而不是那些只能告诉我们他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个或那个学科的东西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在备课时通过阅读手册或百科全书来获得某一特定学科的知识。在未来，教学考试必须回答人是如何作为人的问题。当应用于教育学时，这种文化生活要求我们不以不平衡的方式为人们的工作做好准备，而是让他们做好准备，将精神活动实际应用于人性的所有三个方面。我当然并不是说那些从未举起锤子的人永远无法正确地看到真理，也永远无法正确地站在文化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让人们在社会有机体的三个领域中流动，让他们与这三个领域建立真正的联系，并在这三个领域中真正地工作来实现这一点。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将会出现，但我们必须把这种感觉灌输给那些将来要教导我们年轻人的人。

一种对其他事物的感觉也会被唤醒，也就是说，一种超越专业化的感觉，一种我们试图通过人智学创造的感觉。我们必须确保把我们连接起来的那条线，连接着我们对什么是人的一般性思考，连接着我们对人实际上是什么的洞察，永远不会断裂。我们必须防止人们被专业化淹没，即使他们必须是优秀的专家。这就需要一种比现代人更加积极的生活方式。

在各种学术和技术会议上，我经常有一个非常不幸的经历。人们聚在一起参加这些会议，明确表示要进一步深化他们的主题，他们经常这样做几个小时，相当勤奋和热情。然而，我经常听到一个不寻常的表达，即“商店的谈话。”人们只是希望找到一些时间，他们不再“谈论商店”，也就是说，不再谈论他们的专业。有时候，他们谈论最愚蠢的事情，最无聊的事情，但他们不再谈论工作。人们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时是好的事情，但他们对此表示不满。简而言之，当人们不再需要谈论工作的时候，他们会很高兴。人们乐于摆脱他们所做的和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人类只是说明他们与工作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少。现在我问你们，那些如此迅速地试图逃离自己专业领域的领导者们，是否能够理解一个如此渴望并且愿意工作的群体？如果你沾沾自喜地谈论当今工人阶级的所有问题，那么你就不会问工人阶级是什么造成了这些问题，而是问到处都是制造问题的中产阶级。那些被濒临灭亡的资本主义束缚的工人，在社会上找不到一个可以在工作中找到幸福的地方，如果那些站在他们上面的人总是很快失业，他们应该高兴地从事工作。这些都是我们现代教育学的伦理副作用。这是最重要的看法和最重要的改变。教师的思维习惯中存在着大量的因素，这些因素在未来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节课我想讨论什么？我想让你们明白，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展示今天必须发生的事情。我想说的是，我们绝对有必要超越这些琐事，这些可怕的细节，我们强迫我们的思想内容和我们的整个生活的感受和意愿的内容。如果意志仍然被困在狭隘的思考和感觉的习惯中，那

么它将如何开花结果呢？我们需要这种意志为未来服务？

对于我们今天没有的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人类心理学。我们需要知道关于人类发展的一切，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些知识拒之门外。相反，我们有在人身上进行实验的检查方法，无法直观地进入人类的个性。这些方法旨在揭示人们的能力，但我们不再相信自己会指出这些差异。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些事情缺乏足够的兴趣。因为我们的灵魂在沉睡中度过一生。我们的灵魂必须苏醒。我们必须认真看待事物。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今天所尊敬的巨大进步的荒谬之处。我们把这些可怜的小学老师像驯养的兔子一样送出去，他们看不到世界上真正生活的任何东西。他们抚养孩子的方式就像他们从人类身边走过一样，他们对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一无所知。许多中产阶级根本没有解决当前主要问题和冲动的意愿，这是完全独立的事实，那些有意愿的人几乎没有用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几十年来，当无产阶级日复一日地在政治上自我教育时，他们完全睡着了。今天，我们很少听到员工抱怨时间太少或者当需要谈论我们时间里的重大问题时太忙。他们挤出时间。如果你接触中产阶级群体，他们从来没有时间去研究当前的问题——他们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实际上一点也不知道如何考虑这些问题。他们完全不能真正解决一个问题，因为从来没有人教他们这样做。

这不仅仅是一种悲观的观点，也不是长篇大论。我只是在陈述事实。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生活迫使人们学习，他们也学习；但是，当他们自己的动机可以引导人们学习时，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处于这样的痛苦之中，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所有尝试过的事情中都能听到，不仅仅是恶意的表达（当然，恶意的表达已经足够多了），而且还有其他所有纯粹因为缺乏对生活的了解而产生的无稽之谈：没有一所学校费心去教人们如何从生活中学习。有些知识确实穿过舒适的墙壁，传到了人们的耳朵里，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人们被教导要用清醒的感官面对生活中的事件。

那些继续用老方法说话的人，那些似乎已经打乱了他们大脑的发条，现在又让它们继续运转的人，可以从当前的悲惨事件中学到很多东西。他们今天举行会议的方式与这场战争灾难之前的方式完全一样。许多人没有从这些可怕的事件中学到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掌握如何学习。现在，由于痛苦，他们必须从过去的可怕事件中学到他们没有学到的东西。不久前，我提到了赫尔曼·格林姆，他是一位相当睿智、受过良好教育的生活观察家，我在《迈向社会更新》一书中也提到了他。早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人说：“如果你环顾四周，看看生活的方向，也就是说，朝着无拘无束的武器的方向，那么你不得不承认，你想确定一天的普遍自杀。生活变得如此绝望。”人们希望生活在梦想和幻想中，那些自称实际的人最希望这样。然而，今天我们必须醒来。那些没有醒来的人不能工作于我们今天如此需要的东西，每个人如此需要的东西。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该抓住锤子的哪一端。

我想说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种讨论，我们应该举行今天的教师会议。我们应该和将要教导我们年轻人的人一起发展这些想法，因为他们需要看到必须发生的事情。当我们继续这些观察时，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教育学和教育学的具体问题。

公共教育的社会基础 3

斯图加特，1919年6月1日

今天，我们看到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更深层次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症状，人们常常满足于肤浅的意见，也就是通过简单地观察生活的表面而获得的意见。这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认为某事是真的，而另一个人认为它是假的，但两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真与假的观点。人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观点，因为尽管他们可以形成对表面事物的想法，但当他们试图将这些想法付诸实施时，他们从未取得任何实际成果。现实并不像人们在头脑中那样容易接受肤浅的信念。容易被接受是现代社会的毒瘤之一。另一个癌症是，人们不愿意进行反省，因为在适当的时候，这种反省可能会告诉他们，这些想法是出于自身利益，而他们无法将其转化为社会目标。我们不能说我们为了个人利益所做的事情也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类事情我们见得多了，比过去几年多得多。我们反复发现我们的欲望已经变成了某个特定群体的自私行为，然后人们说结果是我们想要什么的结果。在这里，我只是指出，今天我们必须有善意去更深入地研究事物，并超越简单的肤浅观点。

没有什么地方比教育领域更需要克服肤浅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地方比教育领域更缺乏这样做的意愿。如果我们在教育中真的要从社会角度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哪怕是最基本的细节。你们可能已经在前两次关于教育学的讲座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我希望你们现在听的时候能特别记住这一点。

只要看看人们的经历，从最小的孩子在最低年级开始。当年幼的儿童进入学校时，除了成长中的人的需要和欲望之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决定了发生了什么。随着他们从一个年级升到另一个年级，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在孩子们最无法忍受的年龄，会发生以下情况。一个孩子上早上的第一节课。为了方便教师，例如，孩子在第一阶段学习数学或算术；然后，可能学习拉丁语，然后，可能学习宗教。在那之后，可以听音乐或唱歌，但也可能不是音乐或唱歌，而是地理。我们不能从根本上破坏人类的本性，而不能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这绝对会破坏孩子的专注力。课程表是所有真正教育的克星，必须成为我们社会化教育的起点。今天，我们必须强烈反对所有年级的课程安排。

即使当我们只考虑将健康带入教育系统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在儿童发育阶段，只要有必要，他们就可以在一个课题上停留很长时间。例如，假设我们发现在什么年龄，我们应该教一个发展中的人类数学或物理概念。那么，我们不能选择最坏的道路，每周留出一个或三个或五个小时来讨论这个问题；相反，我们必须花一块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允许孩子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于一个主题，而不是被其他事情不断打扰。我们必须使用以教育学和心理学为导向的人类学来弄清楚我们应该在哪个阶段教孩子们算术。然后，当我们关注算术时，我们必须全天关注它。当然，我并不是说孩子从早到晚只能做算术。我的意思

是，我曾经不得不教一个有严重灵魂困扰的 11 岁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我试图有效地进行。在所有负责教育这个孩子的人当中，当我想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情上时，我保留制定整个教学计划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保留了决定这个男孩将花多少时间弹钢琴，他将花多少时间唱歌等等的权利。我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他的灵魂充满特定数量的学习材料，而是指导他的整个发展，以便他的灵魂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专注于某件事情。我打算让他的灵魂在人类发展的某个特定领域得出明确的结论，然后再转向别的领域。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考虑在一个特定的年龄我们需要教给孩子多少算术，然后结束这段时间，这样发育中的孩子就会有成就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另一个话题。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学校，现代教学的基础包含着一些根本性的破坏。几乎没有什么比一个学生进入学校听到这样的话更矛盾的了，就像我在我的时代听到的一样：

第一阶段：实践哲学，第二阶段：历史，第三阶段：文学，第四阶段：公民学等等。

这里的目的不是它应该做的，即避免让发育中的孩子感到困惑。这里的目地仅仅是为了满足学校组织上的便利。我们可以完全不带偏见地说。

今天，我们面临着一项首要任务。考虑到当前普遍存在的思维习惯，很难相信社会普遍倾向于与这个任务作斗争。这就是我的意思，当我说，今天是伟大的一天，清算的时间人们常常相信，如果我们用大言不惭的语言说话，我们就可以等同于伟大的清算日。然而，我们只有用内在的勇气去面对巨大的变化，并且当我们遇到反对这些巨大变化的时候，不要失去这种勇气，我们才能迎接它。

今天，公众认为其他一些东西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这非常重要，特别是对较低年级的人，即州认证委员会。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官方或半官方审查委员会更有害于文化生活的适当发展。学校系统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任何能够看到事物更深层面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它真正富有成效的发展需要的是不断观察教学的生命本质的结果。站在学校外面的董事会永远不能评判这件事，也不应该评判。你不能干涉别人的方法或者其他事情，因为你已经给了他们文化上的自决权，并且委托了其他人的教学和教育。这是许多人今天不理解的东西，但由于这种理解的缺乏，他们也不理解一个成熟的文化生活的基本条件之一。由此，你可以看到，我们必须改变现代人所接受的一切，甚至要求增加。很难在任何地方找到一个不包括某种官方或半官方认证的学校的社会方案，它源于政党的思想。在这里，我不是在指责任何人，包括任何政党；我只是指出一个在文化生活中逐渐发生的荒谬现象。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高等教育很容易地研究这些文化悖论。我们究竟是如何发展高等教育

的？我们仍然可以在 19 世纪下半叶看到这种发展。最后，每个在德国文化生活中取得世界重要成就的人，都是在现代体制尚未摧毁真正精神发展基础的时期成长起来的。歌德当然抱怨在他的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所有障碍。如果他在 *Dichtung und Wahrheit* (诗歌与真理) 上写的关于路德维希教授和其他人的文章被迫在 18 或 19 岁时进入一所限制性的现代大学，那么他的作品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今天需要关注这些事情。

事实上，我们已经慢慢毁掉了什么？当大学预备中学成为准备进入大学的唯一途径时，它们仍然具有修道院旧式高中的特点，这在当时确实是不错的。它们仍然保留着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学生们能够吸收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将他们提升到一个普遍的世界观的水平。这些学校的课程中仍然包括基础课程，虽然只是在最近两年。当然，他们通常在第一年教授学生在第二年应该学习什么，以及在第一年和第二年应该学习什么。不过至少他们研究过。一些旧的学院还保留了一些，也就是说，在第一年，学生们有机会接受通识教育，然后使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学习导向某一特定的职业。显然，如果没有通过某种形式的预备性教学来了解一般人的生活，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某一特定职业中取得任何成就。今天，人们认为教学生逻辑或心理学概念是多余的。任何人如果没有事先获得一些逻辑和心理学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获得这种研究的权利，就不能有利地研究文化生活的任何领域。现代文化生活已经完全摧毁了这些东西。我们不再想看人类，而是想根据与文化生活完全不同的动机来训练人们。

这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我们的一般智力和艺术活动不再带有统一文化的印记。我们的文化生活使我们分裂，使我们不能再完成我们必须完成的事情。那些在这个领域有经验的人知道现代人多么经常赞扬专业化。他们强调，科学和艺术已经变得如此广泛，人们只有掌握了一个特定的专业才能取得成果。当然，从一方面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内心对舒适的需求促使人们怀着非凡的欲望去拥抱这个最显而易见的东西。现在你只需要把自己封装在某个专业里，仅仅因为你把自己封装在某个专业里，人们就会把你看作一个特别杰出的人。当然，没有一个真正重视文化的人会希望专业化回归到无处不在的业余水平。我们必须努力构建整个教育体系，使人们半潜意识地认识到，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专业与整个文化联系起来。只有当高等教育建立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但是学究们会反对，他们会问：“专业培训怎么样？”我们只需要看看，当学生们接受了通识教育，在他们开始接受专业和职业培训之前，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时，我们能有多么高效地进行下去。今天，我们如此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反常的处境中，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专业领域得到极大的发展，在人类的所有重大问题上完全是白痴。今天，我们面临着一种奇怪的情况，那些只受过小学教育，甚至可能连小学教育都没有，但却被生活拖累了一辈子的人，比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在其具体领域表现出色的人，对人的总体状况有更多、更好的话要说。

今天，我们必须与这种情况作斗争，如果我们想把冲动深入其中，冲动本身就可以带来改善。如果我们想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绝不能象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只是表面的行动，也就是说，我们绝不能以违背现实要求的方式行动。今天，问题是，我们已经犯了这个错误，到目前为止，很难找到这样的大学基础所需要的人。我们现在的处境很糟糕，我们再也找不到通识教育的老师了。我们文化的前沿，大学，已经睡着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在我们的大学里，一位教授只是从已发表的课堂笔记中读一些关于科学的讲座，这样学生们就可以简单地购买它们来钻研自己为考试做准备。这甚至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它到底意味

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学生们完全浪费了听讲座的时间，因为真正发生的只是教授把课堂笔记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当一个学生读课堂笔记的时候，那么一切真正需要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教授站在讲台上大声朗读课堂笔记是完全没有必要和多余的。

有人可以轻易地说，我站在你们面前，一个要求废除教职工的庸俗之人！我当然不是要求废除大学教师，我只是想指出，教授今天讲课完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知道如何印刷书籍。如果用正确的书读，只是大声朗读的东西真的可以渗透到旧的概念。然而，我也想让你意识到，你充其量可以从一本写好的书中得到你可以直接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十分之一，他的教学创造了老师和学生的灵魂之间的联系。然而，这只能发生在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文化生活中，在那里个人可以完全发展。如果我们在大学和学院中发现的传统仍然占据着几个世纪以来的上风，但只有在个人能够在最小的细节上做到最好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才会发生。然后，我们可以说，口头教学的实践，我们已经打破了一切涉及到人类的出版物和插图等等。因为我们已经抛弃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发展出全新的教学能力，而这种能力现在只存在于人类之中。这些都是当前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我们全心全意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朝着今天如此必要的方向努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由于高等教育的扭曲而导致的总体社会状况。在我昨天的公开演讲中，我说过，我们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中，基本上看不到真正的社会情况的反映，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发展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力量。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出现了什么来取代社会科学？一些人们引以为傲的东西，他们永远不会厌倦一遍又一遍的赞美，也就是现代社会学。现代社会学是可能的最荒谬的研究领域，因为它违背了社会科学所有最基本的要求。社会学试图通过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社会意愿和社会动机的东西来显示它的威力。它只是记录历史和统计的“社会学事实”，试图证明人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一种社会动物。社会学提供了这样的证明，虽然是无意识的，但是除了社会学的陈词滥调之外什么也没有提供。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发现社会规律及其与人类社会意愿的联系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专业完全使人类精神失去能力。我们必须公开承认，现代非无产阶级的阶级绝对缺乏社会意志。社会意志已经完全缺失了，因为社会学取代了本应培养社会意志的大学中的社会科学。一种无能的社会学已经取代了一种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本可以激励人们并贯穿他们的意志。

这些东西深深植根于文化生活之中，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它们，就必须在那里寻找它们。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下，如果我在上一节课中提到的成为现实，人们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不同。如果在他们十四五岁的时候，在他们的灵魂微妙地诞生的时候，我们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不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古代文明，而是引入现代生活中近在咫尺的东西，学生就可以直接了解在这些领域，在贸易和商业中发生了什么。人们应该学会这些。想象一下，他们将如何不同，然后进入生活。想象一下他们会有多自力更生。想象一下，他们会如何拒绝强加给他们人们今天常常称赞为文化缩影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最糟糕的颓废形式。

例如，艺术只有在自主的文化生活的土壤上才能繁荣发展。真正的艺术起源于人。艺术，在其最崇高的意义上，是社会的。学习希腊、罗马或哥特式建筑的人对此知之甚少。只有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你才能知道希腊式、罗马式或哥特式建筑中蕴含着什么，当时这些风格是流行的，你能看到它们的风格、形式、线条和印象，以及艺术是如何影响人类灵魂的。人

们每天所做的，直到他们的手指动作，是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的延续，当他们看到的东西给他们一个机会去体验真正的现实，比如说，当他们看到一个建筑风格。今天，我们必须将艺术与生活结合起来，但这种结合只能在自由文化生活的土壤上蓬勃发展。多么遗憾啊，我们竟然把孩子带到教室里，让他们在那里与最野蛮的环境相遇，为了他们年轻的灵魂！你只需要想象一下，如果孩子们在教室里学习他们的时间表，那会是什么样子。这些教室没有今天那种“艺术”的装饰方式，而是由一位艺术家来装饰，这样人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和谐的。

社会有效的思想不可能存在，除非在这些思想形成的时候，一种支持性的精神冲动辐射到灵魂中，一种来自真实生活环境的冲动。例如，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一个与他们现在享受的截然不同的生活过程。今天，那些有着内在艺术欲望的人绝对没有可能体验生活。例如，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一名画家，那么生活就会迫使他尽快画出一些庸俗的东西，因为人们认为创造一些能带来内心满足感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当然，这很重要，但真正重要的是，对内在满足的冲动首先找到一条通往生活的道路，这样，当艺术家询问生活要创造什么时，他或她就能感受到最大可能的满足。当你感到有责任从生活中拿走任何你不能回馈的东西时，你会感受到最大可能的内在满足。例如，当画家为那些对风景知之甚少的人提供风景画时，艺术在今天就不再提供服务。相反，艺术被扔进了贫民窟。因此，我们有了不必要的消费艺术，以及一个野蛮形成的生活环境。假设我那本关于社会问题的书试图带来的条件即将实现，那么任何生产资料都将不受阻碍地进入社会结构，原因很简单：在它的建设完成之前，它只能花费一些东西。那么想象一下，所有个人的自我利益如何消失，为全人类创造的愿望如何本能地和直觉地产生。想象一下，人们将如何寻找为全人类创造的方法，而不是为资本家和他们不需要的人创造的方法。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社会化，使一切文化生活不落入国家社会主义的车轮之下。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领导人一点也不愿意去考虑什么是正确的。我们的领导人认为斯巴达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是可耻的，但这两个组织都没有把自己变成想要的样子。是谁造就了他们？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领导人并不想建立一个真正的流行文化。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主义者了。除此之外，斯巴达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并不是我们的领导人所描绘的那样。我们的领导人为了向世界展示一场为他们的军队辩护的恐怖秀，就给他们涂上了这种颜色。但这只是一个题外话。今天，我们的领导人需要诚实地面对镜子中的自己，但他们几乎没有这样做的意愿。

你看，人类的发展还没有从灵魂中分离出我们需要改善的东西。它仍然存在于灵魂深处，尤其是德国人民。然而，德国人民长期以来一直避免发展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种子。学校里的低年级已经让他们接种了把伟大的德国人民变成政治机器的东西，这些机器盲目地服从他们政府的命令。我们周围所看到的所有可怕的事情与这种错误的教育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教育不能培养自由和独立的人，因为它本身并不是自由和独立的。与国家的联系越紧密，教育系统就越感到舒适。教育工作者已经结束了无数的教育会议，其决议是，他们完全有信心，现任政府将在凡尔赛宫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带领我们走出文明世界。在无数的会议上，教育工作者通过了一些决议来完全支持政府。事实上，政府中几乎没有人属于那里，我们最需要的是诚实地承认，那里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1914年悲惨的德国灾难的延续。我们教育制度中的错误影响了所有这些事情。我们教育系统的失败剥夺了人们理解生活事件的能力。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正如一个合理的学校系统，更关心集中而不是考虑糟糕的时间表，将发展一定程度的自力更生的理解和推理，同样，如果教育真正渗透到社会与社会艺术，人们将正确地重视意志。那些没有学会如何通过真正的艺术教育的人都不会有意志。未来心理学教学法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认识到艺术与生命的秘密联系，特别是与人类意志的秘密联系。我们必须将未来所有的教育学都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考虑到心理学已经被迫离开人们，并从我们的教育中消失，这种未来心理学的创造者一定是那些仍然有一点心理学在他们血管中流动的艺术家。在科学教育中，甚至连一丁点的心理学都不存在了。如果每个人都真正为每个人工作，每个人都为每个人工作，人们就可以过上这样美好的生活，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组织生产，以便有时间进行这样的教育。如果人们想诚实地说话，如果我们满足了文化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们既做体力劳动，又做脑力劳动，这是我们未来必须追求的目标，那么他们就不会说太多今天的谎言。然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是每一个人，但至少有一个接近这个理想的情况出现——每个人都会做他们那部分的体力劳动，没有人需要每天工作超过三到四个小时。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近似值来证明这一点。人类发展的需要并不要求我们每天工作超过三四个小时。有些人现在必须工作更多，因为——我们可以毫没有情感或激情的事实——在我们中间漫游的无所事事和优惠券。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面对这些事情。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改变这里或那里的事情来纠正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教育和公立学校，这样我们才能教育人们在生活中如何运用他们的判断力。**

今天，我们的教育系统培养了人类植物，它们丝毫没有能力判断周围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原因，比如说凡尔赛传来的所有消息都是毫无意义的。任何人都无法判断一件事或另一件事的重要性，或者导致一个国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思考的动机，或者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由于他们的背景而需要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人们不理解我们。如果只有三重社会有机体的一小部分本质能够被人类理解，那么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来自西方的威胁会淹没所有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为什么来自俄罗斯的东方的冲击我们的是人类从经济中拯救文化生活的呐喊。西方和东方这两个极端相互对抗，我们处于中间的人有一个任务，就是警惕西方，避免它的错误。我们必须观察东方，培育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这样它就不会被强加于我们，在几十年，而不是几个世纪，因为人类将被迫做它不自愿做的事情。在欧洲中部，我们的任务是培育我们只能在社会有机体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培育的东西。如果东方文化在今天占主导地位，那么它将使地球充满模糊的神秘主义，它将使地球充满一种与现实无关的神智学。如果西方世界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它将用赤裸裸的物质生命来淹没和暴虐地球。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合理的社会有机体的三重性来抵御这两种对人类可怕的伤害。通过这种方式，经济和文化获得了独立，国家再也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那么远，以至于西方和东方压垮我们，把我们带向灭亡。

客观地看待西方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必须关注来自浪漫主义者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对法国主要致力于走向我们灭亡的深层原因产生幻想更危险的了。如果我们能够克制来自法国的威胁，那么我们就能轻易地克服英国的威胁。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辨别力的判断。我们需要认识到，除了少数例外，所有那些代表德国的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不会冒犯任何人——所有在凡尔赛就德国命运进行谈判的德国人都被当作了棋子。我们必须看到形势的明显事实。根据我们内心的判断，我们绝对不会对他们做出任何让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够获得必要的第一推动力，尤其是对公共教育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人浮出水面，他们现在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当然，对我真正的意思做出最微不足道的判断，要比从我提出的建议开始，观察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并确定在每种情况下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容易得多。不久前，我在我们位于多尔纳赫的大楼里谈到了三重社会有机体；时间流逝，一个非常奇怪的计划出现了。也许我可以用这个计划作为我们今天如何培养人们的一个怪诞的例子。在多纳赫，我们有自己的大楼，许多人在那里工作。还有其他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则毫无关系。现在，我谈到了三重社会有机体，后来一个显而易见的想法，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产生。人们想以某种方式开始一项社会实验。他们提议用最宗派化的方式来做这件事，也就是说，占用一小块地方，培养自私的有害杂草。然后他们可以说，他们至少已经从某个地方开始了社交活动。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在多纳赫建筑周围的人群中建立一个社会团体，并将三重社会组织付诸实践。在多纳赫，人们已经制定了将三重社会有机体付诸实践的计划。我所能做的就是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认真对待这件事，那么你首先需要的就是经济独立。当然，接下来你需要购买奶牛，挤奶，做其他一切需要的事情来创造一个经济绿洲。然而，其结果将是经济寄生虫的产生，因为每一个这样的经济绿洲都必须与外部的人建立联系，而每一个这样的宗派封闭都只不过是经济寄生虫。在封闭的经济中，你只能生活在社会自我中心，因为当你把事情拒之门外时，你就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这是资本主义最糟糕的形式。现在，关于权利领域的问题：我想看看如果你们组成一个法庭会发生什么。如果你因为某些不法行为判决某人，我想看看瑞士政府会怎么评价你的三重社区！然后，我们有了文化生活：自从人智学运动开始以来，我们一直在与创造独立文化生活的所有障碍作斗争。我们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了，而你们甚至没有看到我们已经开始了这项任务。你们对它的理解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你们认为你们也需要创造它。

今天，如果说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人们通常这样说的意思是最糟糕的资本主义自我主义形式，我们必须首先形成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殖民地。这与真正的社会思想相去甚远，然而，我无意批评个人。当人们试图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任务时，我是最不愿意承认这些困难的人。还有一件事我要热情地建议你们，那就是，不要带着幻想摇晃你们自己入睡。如果你想制造资本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那就承认它吧。由于目前的情况，你必须为自己的利益的资本主义式自我中心主义。承认这个事实，因为所有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必须从真相开始。你不应该否认你所说的任何事实。你永远不要用不真实的东西去面对别人，即使是你说的方式。

今天，免费学校的呼声遍及全国，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号召可以传遍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每个人都能为教育提供适当支持的社会。免费的教育只不过是一个谎言。隐藏在这个谎言背后的，要么是财政收入进入了一个小集团的口袋，这样他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学校，从而控制其他人，要么是这个谎言是撒在人们眼睛里的尘土，让他们意识不到他们的一些钱被用来支持学校。在我们说话的方式上，我们必须始终认真地追求真理。

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必须始终把这项伟大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人智学的理想，就像我们几十年来在一个小运动中提出的那样。有些人需要考虑他们的职业地位，其他人，他们的丈夫或妻子，和其他人，他们的孩子的教育。每个人都必须毫无保留地承认这一点，这样他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离真正的任务还有多远。人智学的理想需要全人类的努力。今天，许多人不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已经做得

够多了。相反，他们应该向自己承认真相。另一方面，人们必须充分理解，今天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对真正文化生活的努力。今天，任何不敢承认激进主义必须延伸到细节的人，比如学校课程表的改变，都不能对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有正确的看法。从这些细节中衍生出雪球，然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化大病的雪崩。请你考虑一下。我们以后会再谈这个问题。

GA296_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_第2部分 第5讲 学校的任务与三重社会有机体 中文版

学校任务与三重社会有机体

年轻教师联盟的演讲

1919年6月19日，斯图加特

我非常高兴能与教师们交谈。我的命运让我从事不同职业的工作，我试图理解不同职业和社会阶层的生活，尤其是在现代的混乱和混乱中。我和老师在一起感觉特别自在，因为我教了很多年书，尽管是在私人场合，这可能不是理想的情况。因此，我也感到有必要特别向这个职业讲一讲，改革已经发展起来的人的状况的问题。

当我们看到当前社会需求的本质，以及对我们今后必须做什么的清晰或模糊的见解时，可以说，如果我们不听从老师关于当前需求和整个文明世界可能听到的内容的意见，我们生活的任何改革都将遭受可以想象的最大损失。如果教师不努力改善人的状况，很明显，任何改革人类机构的尝试本身就需要立即改进，不可能带来任何改进。

从我不得不说的话来看，你们会意识到我反对当今教育机构中的一些事情，但我请求你们不要把我说的话当作是对当今教师的批评。我肯定地认识到，在今天的学校里，老师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可能经常感到疼痛，但是由于生活的压力，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因此，关于所谓的“社会问题”的最深刻和最重要的讨论可以和老师们一起进行。

虽然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教师对于现在和不久的将来社会化的需求所带来的结果有着巨大的个人兴趣。我们可能对目前正在流传的政党纲领感到担忧，但人们对具体讨论它们并不感兴趣。然而，这些或多或少激进的社会主义计划导致了其他计划的“社会化”的学校系统。如果我们像这些计划所提议的那样使教育系统社会化，结果只会证实许多焦虑的人们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恐惧。很少有人认识到，实施社会主义政党的教育计划会导致纯粹的教育疯狂。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激进(我为此道歉)，但我只对发展一个客观、实际的想法感兴趣。我当然没有兴趣以任何方式为任何类似聚会的项目工作。

这些开场白提出了一个关于我们现行教育制度的问题：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这种教育制度在日常生活中的结果？这种现代的实际生活中普遍要求改革？

如果我们对教育的兴趣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地对学校系统感兴趣，认为它是人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我们就必须承认，那些对生活的需要和可能性没有真正洞察力的人有时会以一种可疑的方式制定教育方案。有些人认为那些想要改变生活的人只能做出最坏的改变。我们必须问那些有这种信仰的人，他们如此害怕的那些人的灵魂是否在今天的学校里受过教育。

我们恐惧地看着今天的无产阶级，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焦虑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目光太短浅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无产阶级经过我们的学校，这些学校产生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欲望，以及这些欲望中的错误，当然应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句话：“通过他们的果实，你应该了解他们。我不想表面上争论，但我想指出现代教育体系中固有的历史和文化问题。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在过去的三、四个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类，作为无产阶级，这种人的身体、灵魂和精神构成在早期是不存在的。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成员不同，现代无产阶级的本质是，在比以前更大的程度上，他们作为人的整个存在悬在空中。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特别有趣的。

关于他们自己的存在，现代无产阶级的个别成员将不得不说：如果我失去了我的工作，或者被迫放弃它，我面对的是一个空虚。他们不再觉得与人类社会紧密相连。在这方面，我们还必须说，在无产阶级发展的同时，学校教育不能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这当然不是教师的错。这种错误在于学校对国家和经济力量的依赖。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孩子的成长本可以通过对人类发展的真正理解来实现。但是，教师被夹在两种力量之间，这两种力量并不总是与教师自己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观点相一致。

今天，在早期发展起来的进步学校里，教师被夹在父母和国家之间。当然，总有例外，没有一个单词能够完全描述所有情况或任何个别情况。然而，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现代教师在课堂上看到被宠坏的孩子，当他们毕业时，国家立即吸出老师试图给这些孩子的灵魂的东西。

今天的教师被夹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这与学校真正需要发生的事情是不相容的。如果教师真的了解自己的职业，那么他们只能在这两种对他们所教孩子的扭曲——父母和国家造成的扭曲——的负担下呻吟。当然，这是对问题的极端描述。但是，除了父母亲自抚养的孩子之外，我们有没有收到过其他父母的孩子呢？孩子是由父母用他们自己的偏见抚养长大的。他们被父母的态度和灵魂所影响。孩子是他们的阶级和处境的产物。另一方面，当我们的孩子从学校毕业，我们把他们放松到人类的生活，送他们进入一个国家控制的社会。这种做法的意义显而易见，尤其是现在，当人类发现自己处于如此可怕的境地时。

我们经历了重大的不幸，以后还会经历更多。如果我们的洞察力足够的话，我们难道没有在我们的不幸中看到一些我们在更好的时代可能看到的东西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现代人的本质特征是，灵魂的内在力量不是在童年时期发展起来的——灵魂的内在力量可以帮助他们进入生活，而生活的命运不会打破他们的思想、感觉和意愿？

人们没有意识到破碎的人——破碎的人——存在于每一个社会阶层的程度。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它，在整个文明世界的现代人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怕事件有着模糊的想法和观念。有人能想象这是怎么发生的吗？现在还有人能理解生命吗？有没有人仍然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可以在生活中扮演一个真正积极的角色？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同龄人是多么的支离破碎。我们需要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没有有效地向人们提供牢固掌握生活所需的东西，使他们不会被生活和命运打破。

如果允许学校花更多的时间教育孩子他们需要什么来为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情况将会大不相同。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学校本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些东西，但是那些享有特权并属于社会上层领导阶层的人，不会根据他们在学校的成就来给人们安排生活，而是根据家庭、关系、保护主义和类似的东西。他们确保年轻人能够根据他们的人际关系获得一个或另一个职位。唯一的例外是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才是学校里真正的“现代”人。

无产阶级的孩子不能像父母那样被宠坏。其他事情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父母不行，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照顾他们。当无产阶级的孩子离开学校时，他们不是通过家庭联系、保护主义等方式进入人类社会，而是必须通过他们自己灵魂中所包含的东西进入生活。因此，无产阶级——那些被释放到人类社会中，只能依靠自己的人——与社会上层阶级的人们处于截然不同的境地。正是这一点赋予了我们学校独特的风格，我们现在必须对此加以考虑。这也是为什么教师需要致力于解决我们当前的主要社会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塑造人类以适应生活的问题正在以非常新的方式被提出。我们怎样才能让孩子们在上学的同时发展他们的内在力量？我们怎样才能开发他们思考、感受和意愿的力量——使这些力量在以后的生活中足够强大，使生活的命运不能打破它们？当我们考虑到无产阶级时，这些问题出现了新的紧迫性。我们应该如何抚养孩子？我们应该如何在学校教他们？这样的问题已经有了新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教师必须决定孩子在学校如何发展才能进入生活。

各种党的纲领和意见，对于我们现在需要什么，只给了我们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我们看到现代人通过特别关注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学校计划和想法来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只需要看一下社会主义学校思想和方案的几个要点。一些社会主义领导人强调，比如统一的学校，不应该是统一的，应该尽可能有区别，以便考虑个人的能力和利益。社会主义者要求这一点，他们表示希望在统一的学校中实行差异化的课程，而在组织中实行统一。他们的意思是统一的学校应该是统一的组织。因此，学校的组织形式不应该考虑人的个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引入这一方面呢？

很奇怪，这样的学校课程竟然来自社会主义团体，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者以他们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理解，总是强调人完全是外部条件的产物。他们总是强调人类根本不受道德、伦理、美学或宗教概念的影响。

社会主义在其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地位中，把所有这些——伦理、道德、宗教和美学观点——都称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社会主义者把现实看作是经济关系的组织。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人类，人类灵魂中的其他一切都溶解在一个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中。因此，社会主

义呈现出一个要求课程组织统一和专业化的学校计划。然后，在他们看来，课程将带来一个或多或少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个组织将提供一个环境，让孩子成长为一个人。

当社会主义者要求这种组织的一致性时，根据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他们真正要求的是整个人性的一致性，因为课程中的任何差异只会导致这种差异的对象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样一个课程展示了渗入当前需求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真实结果。

但是，至于这些要求本身，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阻止它们吗？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他们就在那里。人类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觉悟，这种无产阶级的要求在灵魂中表达了一定的态度。这些要求仅仅是一个信号，表明我们必须以一种与无产阶级想象的截然不同的方式更新教育。通过不断发展，某种内在冲动已经超越了人类，这种冲动长期以来一直用两个词来表达，但这些词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仅仅是口号。这些话就是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些词语来自人类发展的基础，其力量与日俱增。现在，尽管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有许多愚蠢的说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都是随着来自人类基础的力量不断增强而崛起的。对国家民主化和经济社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对这些要求无能为力，因为它们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要求。我们的任务是采取合理的立场。

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要求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个人的意志必须指导国家和经济的所有活动。通过民主，个人——包括被征服的无产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参与国家事务。通过社会化，人们希望更加个人化，更加个人化，对经济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早期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当时的人类社会更具凝聚力。个人更倾向于向传统、必要性和先例低头。他们往往屈从于那些处于较高地位或其他权威的人的要求。现在，人们希望通过民主和社会主义摆脱对权威的屈服。

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些具体要求，社会对学校的真正要求是什么？它需要学校的社会化。人们认为，成年人之间在法律权利和经济领域发生的事情——也许以一种温和的形式——也应该发生在学校里。

一位社会主义理论家写的一个提议也说，我们应该在将来消灭一些东西。现在，每个人都想消除一些东西。这才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创造新事物就没那么有趣了。社会主义者想要消除校长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想限制教师的权威，甚至有人谈到学生管理学校，与教师作为同事。通过罢免校长和校董会，他们相信孩子们将特别适应民主和社会主义。这意味着为孩子们创造出在成人社会关系中作为人类发展必需品出现的东西。然而，他们忘记了一些东西，这可以看作是现代心理学家的一个缺陷。

一个好的心理学家——一个了解灵魂的人——绝不会认为，仅仅因为我们放松了成年人之间的联系，我们就应该为孩子也这样做。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会说完全相反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必须放松成年人的社会纽带，以便我们拥有更多的民主和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抚养孩子的需求就必须更大，以便他们以后有能力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然而，如果我们在一所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界定组织的学校里抚养孩子，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很可能不适合民主和社会主义。我相信，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和民主的优秀心理学家会说，关于人类发展，在儿童的感情中，甚至有更大的理由播下民主和社会主义以后无法清除的种子。

这将我们引向教学方法的基本问题，或者教育学的问题，因为教育学在未来必须有一个新的面貌。教育学必须从对人性本身的深刻理解开始。在未来，为了有效地教育孩子，我们必须比现在更深入地研究人性。我们的自然科学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那些熟悉科学方法的人知道，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科学的方向和研究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然而，我们不能通过常规科学来了解人类，特别是当常规科学涉及实现自己的理想时。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常规科学来了解人类！使用基于观察自然的概念，我们永远不能认识到我们自己是高于自然其他部分的，我们永远不能认识到精神和灵魂。

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在一个科学已经达到某种顶峰的时代，对人类的理解继续倒退，特别是在西方文明中。这正是东方文明强烈指责我们的地方。那些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理解科学的人知道，当用科学的方法检验时，人类的真实本性就会瓦解。人性不仅从传统科学手中溜走，而且科学思维及其对世界的描绘已经占据了现代人类的意识。它存在于每一家报纸的社论中，是对当今需求感兴趣的群体中的一个控制因素。它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困境。我可以给你们举很多例子，但我只举一个。

目前有一位重要的科学家，奥斯卡·赫特维格，他在生物学领域非常出色，也许是当今最伟大和最重要的生物学家之一。许多年前，他写了一本书，《有机体的发展：对达尔文机会理论的驳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本非常美丽和重要的书。然而，这个不幸的人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应该写一本关于社会问题的书，但那本书完全是胡说八道。完全是垃圾！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现在有可能对科学和科学方法有深刻的理解，而对社会和伦理问题一无所知，在这些问题上，人类远远高于自然。因为教育思维特别被科学思维所控制，人们不再真正看到人类的成长和发展。发展中的人类将是未来最大的教育之谜。我非常清楚我要说的对很多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现在我们很少考虑显而易见的事情。

有一个表达式，和许多表达式一样，如果使用得当，它是正确的，否则就是完全错误的。这个短语是：“大自然没有跳跃。”但大自然无处不在。当一片绿叶变成一片五彩缤纷的花瓣，大自然就有了飞跃。当五颜六色的花瓣变成雌蕊时，大自然再次跃起。大自然除了跳跃什么也不做。当我们足够深入地思考时，我们会发现在人类生活中也是如此。

年轻人有三个明显不同的人生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幼儿时期，直到换牙为止。伴随着牙齿变化的人体组织的变化比现代生理学意识到的要大得多。人的整个本性，从出生到牙齿的变化，在精神和灵魂领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较小的程度上，在牙齿的变化之后，在物质身上发生了变化。生命的第二阶段始于牙齿的变化，一直持续到青春期。第三种情况从青春期一直持续到二十出头。根据人的内在特征对人进行更精确的研究，将来需要成为人类学的一部分，并将构成真正教育方法的基础。

在生命的第一阶段，有一个方面的成长超过了发展中的孩子的其他方面，也就是说，作为模仿者的孩子。孩子们有模仿任何人的倾向，包括面部表情，拿东西的方式，以及灵巧程度。这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比人们通常意识到的要深得多。如果我们的行为是善良的人类当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假定我们的姿态，善良，爱的

能力，和好的意图。尤其是当他们开始学习语言的时候。父母和孩子周围的其他人灌输给孩子的任何东西，都会涌入这个成长中的人类。孩子们完全适应并成为他们周围的环境，因为模仿的原则是人性中的控制因素，直到他们换了牙齿。

这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观察到。例如，一些父母来找我，说他们的孩子发生了可怕的事情。那个男孩偷了东西。我告诉他们，也许那件事对这个孩子有不同的意义，也许这个孩子不是小偷。我问孩子多大了，父母说他五岁。然后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说那个孩子打开抽屉拿走了一些钱。这个孩子买了一些糖果，给了其他孩子一些。我告诉他们的父母，他们当然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但是这个孩子几乎每天都在重复他看到的东西，他的母亲会去抽屉里拿出一些钱买些东西。这个孩子只是在模仿，并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在模仿的原则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此，在换牙之前，父母不应该认为布道和制定好的规则会对孩子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孩子这个发展阶段，这些东西对孩子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规则只是孩子耳朵里的噪音。此外，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父母必须以允许孩子模仿他们的方式行事。这是在这个时期抚养孩子的最好指导。

当你稍微考虑一下目前的情况，你就会发现，说学校接收的表现良好的孩子很少一点也不极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甚至不去想会宠坏模仿的孩子的基本原则还没有被广泛认可。这个模仿原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儿童生命的最初几年考虑模仿原则时，当我们认识到恰当地遵守模仿原则可以巩固灵魂力量时，我们就可以在儿童身上创造某种东西，使他们以后能够成为真正独立的人。我们播下的种子往往在很久以后才开花结果。那些从来没有被他们可以通过模仿来奉献自己的人所包围的人，使他们所做的一切成为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他们将对民主毫无准备，永远享受不到独立。我们需要考虑这种与生活的联系。

正如我所说，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我们在人类生活中播种的花朵和果实往往比人们意识到的成熟得晚得多。我们通过适当的模仿原则在孩子生命的头七年里播下的种子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灵魂里，最终在他们二十岁的时候结出硕果，然后在他们的余生中结出硕果。一般来说，如果孩子没有被教育去祷告，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就不能给别人带来祝福。孩子们学到的东西往往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祈祷会变成祝福，等等。

接下来是对学校最重要的时刻——从换牙到青春期的这段时间。在此期间，成长中的人类有一个不同的基本发展原则。如果你真的研究人类，你会发现这个发展原则是一种对权威的感觉。当你在没有权威感的情况下抚养一个孩子时，某些思考、感觉和意愿的力量是不可能发展的。这些需要在大约 6 岁到 15 岁之间的成长中的人类身上发展起来，当孩子们需要以这样一种方式看待他人时，他们可以说：那个人说的是真实的。当然，孩子们不会这么说，但他们应该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们不首先从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权威的人身上寻找真理，我们就永远不会学会在生活中寻找真理。如果我们不把儿童置于一种地位，使他们作为他们的老师成为他们的绝对权威，就不可能在他们身上发展某种人性的能力。

在这方面，一种神圣的权威感需要存在于学校。如果你认为，除了这种对权威的神圣感觉之外，还有其他东西会导致对民主和社会责任的理解，如果你认为一个民主的学校组织会导致这个目标，那么你肯定是走错了方向。如果你希望成年人在面对民主和社会生活时具有内在的成熟，那么他们在孩提时代就必须学会尊敬他们的老师为权威。如果我们想要以一种

满足我们时代需要的方式来教育孩子，这在学校的氛围中是至关重要的。

当七至十四岁的孩子发展到可以说成为他人的权威时，他们就会发展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全面发展的人。只有当我们对儿童在这段时间里需要的许多东西有了深刻的教学理解时，一个全面的人才会发展起来。我们可以说，最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这个发展阶段，是儿童与权威的联系。

你可能知道让·保罗说过的一句话——在童年的头三年里，我们从保姆那里学到的关于生活的知识，比我们在大学里三年学到的还要多。这就是让·保罗生活中的情况。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没有人可以反驳它。然而，你也必须意识到，许多事情取决于孩子的生理机能。关于记忆，孩子们应该得到适当的处理。一个孩子在换牙之前能注意到并记住很多必要的东西。然而，随着牙齿的改变，有必要考虑孩子的记忆力。在这段时间里，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让记忆负担过重——我们不要试图把某些东西强加到记忆中，而这些记忆本身就会消失。

同样，由于糟糕的现代心理学，人们不会相信，当记忆在生命的第一阶段被如此糟糕地对待，以至于他们立即忘记了他们被迫记住的东西时，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糟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使用重复和类似的方法。重复应该是7岁到14岁或15岁之间教育的基础。只要有可能，我们应该用简短的句子总结先前详细陈述的事情，以便孩子们能够记住它们，这样孩子们才能真正记住某些事情，就像基督记住主祷文一样。他们应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某些事情，从而使之成为灵魂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在孩子生命的那个阶段，我们应该永远考虑孩子发展的灵魂力量。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生活和国家所要求的学校科目上，而不是放在发展中的人身上。常见的日常事物，如阅读和书写，缺乏几何和算术那样的内在基础。事实上，我们所拥有的语言并没有从根本上与任何外部或通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字母的存在与世界上的关系没有太大关系，而三角形的存在是基于它的三条边的事实，它的角度之和是180度。所有的习惯，比如阅读和写作，都主要用于发展智力，特别是推理。就目前而言，以一个真正的心理学家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充分解释这种说法是不够的，但是那些充分考虑生命的人肯定会看到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相比之下，任何与世界上的一般关系相对应的事物，或者对人类记忆有吸引力的事物——比如历史或地理——都与感受（情感）力量更有关联，这很奇怪。它形成了感受。我们教给孩子们的关于艺术的一切都是意志的形式。我们应该着眼于发展中的人来教授个别学科，并且永远记住我们用一样东西去思考，用另一样东西去感受，用另一样东西去愿意。重要的是发展中的人，而不是任何特定的知识集合。

当我们使用这些原则时，孩子们就学到了一些现在很少学到的东西。他们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地理，算术，绘画等等，但是我不想谈论它们。孩子们应该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学习，但是关于如何学习的教育还不够。生活本身就是最伟大的老师。只有当我们离开学校时有能力在余下的岁月里从生活中学习，我们才能正确地离开学校。但是，如果在学校里，我们只是充满了事实，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当我们利用学校来培养人类灵魂中思考、感受和意愿的力量时，这才成为可能。这就是我们从生活中学习的方式。

如果我们想要民主和社会化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自大到认为我们能够决定或知道

一切。我们必须超越自大型妄想，超越这样一种信念：一旦我们年满 21 岁，我们就会成为理智、自给自足的成年人，适合当选议员，作为有经验的人发言。相反，我们必须接受人类内心谦逊的教育，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作为人类是不完整的，哪怕只是一瞬间。相反，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不断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其特殊的价值，我们必须在刚刚度过 20 岁之后就学会活过 30 岁，这并非没有目标。我们需要知道，每一个新的一天，每一个新的一年都会给我们带来持续的启示。

通过我们在学校的努力，我刚才所说的必须成为真实的生活事实。在科学时代，这些东西不能被恰当地考虑。某些原则悄悄进入学校。例如，从某个角度考虑是合适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是有问题的——例如，提供一切的视觉例子。每当我走进教室，看到一个计算器时，我总是感到一阵毛骨悚然。这个计算器能让孩子们“看到”数字是如何被加上去的。这可以通过算术来完成，但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

夸大提供视觉例子的想法，我们可以说，只有当我们能够视觉地说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时，它才是一种合理的教学方法。但是，你真的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被说明吗？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比如感觉、意志、同情、厌恶等等。没有办法说明这些事情；老师必须通过一种“流动媒介”向学生展示它们，如果我可以使用这种表达，通过权威的原则。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很明显，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过于智力化，尤其是在西方。我们根据理性教导孩子们生活中需要什么。最基于理性的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它是完全智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它的结构，它只能通过智力来实现。只有当人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完全是由智力和敏锐——甚至是过于敏锐——尽管令人舒服的推理所支配时，他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马克思主义都是建立在智力基础之上的。

在人的本性和人的灵魂中，各种灵魂力量相互平衡。如果一种力量过度发展，其他力量就会被抛在后面。如果智力力量过度发达，情感就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你会变得强大，但是没有感受。你会变干枯的。因此，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理智的时代，最混乱的情绪和最可怕的本能都是“历史的要求”。“这是从东方传到我们这里的欧洲，并开始压倒中欧，换句话说基本的、本能的需求，形成了知性主义的对应物。我希望人们开始考虑这些相互联系。

例如，有两个真正有原则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其中一位，阿韦纳留斯，更像是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家。另一个是马赫。一个住在他教书的苏黎世，另一个住在维也纳。阿韦纳留斯和马赫达到了传统科学心理学的最高水平，他们把这种心理学变成了哲学教学。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原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切：只要有可能，只使用通过自然科学可以观察到的人类知识。

他们真的是非常正直、善良的公民——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非常有原则。但是阿韦纳留斯和马赫发展出来的哲学已经成为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哲学！这种联系似乎令人费解。表面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许多布尔什维克人在苏黎世学习。然而，这并不能解释它，因为哲学不能取悦那些缺乏与哲学内在联系的人。他们是通过他们纯粹的科学观察思维所代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如此片面，以至于通过人性中隐藏的一面，唤醒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情感和基本本能。这不仅仅是偶然，背后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则。没有人比教师更应该考虑这些思想，因为这些问题时文化教学方法的一个深刻组成部分。

我们需要问问我们应该如何教育孩子。目前，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混乱的、形式化的教学方法。在创建一个健康的课程时，我们必须包括文化历史。因此，我们需要平衡观察的原则和形成意志的东西。例如，我们试图用优律诗美来代替纯粹的体操，它只考虑肢体运动，而优律诗美是一种充满灵魂的人类运动。对此可能有一些反对意见，但它肯定符合我刚才提出的建议。人们最终会看到，体操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激励人心的方式，它可以帮助教育通过意志力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同样，我们必须改变许多根深蒂固的信仰，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真正的人文教育，使人们能够适当地成长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否则，民主和社会主义将成为文明人可怕的瘟疫。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人民受教育，就必须具备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所需要的能力。这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希望通过各种咨询委员会在法律事务和经济方面发表意见，这些咨询委员会旨在用工作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的理由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不应该只是一种要求，而应该是一种人权和责任制度。

这就是今天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深思熟虑的程度。我们尤其要认真对待民主和社会主义要求背后的东西，并将其纳入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育中。如果人们要真正洞察他人的需要和能力，如果我们的社会要成为真正的社会，那么，通过模仿原则和权威原则，他们自己就会发展出爱的能力，从而带来真正的兄弟情谊。没有人类博爱的感觉，社会主义就是一把纸刀。如果不要求教师帮助改革我们的社会，事情就会变得很糟糕，因为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健康的风只会吹向教育的方向。

我可以很容易地相信，在这个过渡时期，尤其是教师可能会严重怀疑如何创建一所教育目标与三重社会秩序联盟相同的学校。这个联盟认为只要学校依赖国家并被国家渗透，就不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许社会主义者也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想把政府控制下的一切都社会化。社会主义者之前的社会阶层将他们的学校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学校现在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种情况来确定什么是国家控制。在当前的社会化呼吁下，那些严肃认真、从文化和历史角度看问题的人必须承认将学校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性。因此，三重社会秩序联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学校系统，使之脱离国家，国家甚至不会对学校进行检查。自我管理学校的活动应该纯粹出于文化需求，并且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发展。我想举一个例子，让你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综合性的主题。

今天我们区分小学、高中和大学。大学也教授教学方法。现在人们想要提高教育学的地位，但它仍然是作为一个次要科目教授。直到现在，还有人被任命为哲学教授，然后还必须教授教育学。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负担，而且不是很愿意去做的。但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在未来，所有的文化都必须和人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要实现我所描述的理想，教师也必须是心理学家。教师必须通过对人类的深刻理解来教育正在成长的孩子，因此，他们最清楚什么是教学上正确的。在未来，大学将任命学校教师教授教育学。当老师们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回到学校教育孩子，获得新的经验，以便再次教授教育学。这将是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和国”，正如 Klopstock 所梦想的那样。我们不能取得进步，除非我们把事情看得彻底和深入。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就是把这些事情告诉实际生活。

为了做到这一点，一切文化都必须是独立的。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国家通过强制手段，

不再支付教师所需的费用。教师的处境将会非常糟糕。然而，教师和其他人一样，也是经济过程的一部分。除了教师，这些人还将成为三重社会秩序(经济方面)的第三方面的成员，并将从独立的经济体系中获得工资。三重社会秩序将有一个独立的经济机构，正如它有一个独立的法律机构，将民主地处理法律事务。同样，它也将有一个独立的文化领域。今天通过税收间接进入教师口袋的东西，将来会直接来自社会的经济方面。除此之外，一种独立的文化将为学校和教学营造适当的氛围。

正确评价各种商品和服务也属于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对商品和服务进行评估。然而，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看到教师实际上给下一代的东西是可以购买的。老师给予其他人的是来自精神世界的礼物。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认识到，教师是人类能力或个人特征走出作为人性一部分存在的黑暗阴影的媒介。相信按照学校的实际成绩付费只是一种传统的狭隘观念。

健康的三重社会秩序的经济部分必须为教师提供像其他人一样生活的可能性。在我们的思维中，我们需要严格区分谋生的潜力和我们对教学的评价。没有这种健康的冲动，就没有民主。平衡一切、不知道事物价值的民主将摧毁一切；相信一切都可以得到回报的社会主义将摧毁生命本身。这不仅仅是在走向民主和社会化的过程中倾听教师的意见，而且对教学的评估也必须来自对健康社会的理解。

建立三重社会秩序联盟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都变得独立。因此，它希望一切都建立在一个适当的、健康的基础上。到目前为止，所有形成一个无组织、混乱的整体的东西——换句话说，经济、文化和国家——都应该各自独立：独立的文化、独立的民主国家和独立的社会经济。因此，人成为这三个方面的统一因素。人们参与了这三个领域，所以我们不必害怕失去团结。

有些人认为，我们正在努力建立的三重社会秩序，可以说，会把一匹马分成三部分。他们对我们的目标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不是要把马分成三部分，我们只是希望人们不要再说只有用一条腿站立的马才是真正的马。健康的社会有机体立足于三条健康的腿：教育和学校所属的独立文化领域；民主国家所属的独立法律权利领域；以及社会性的独立经济。如果我们要使法律权利社会化，文化社会化就更不可能有文化社会主义或法律权利，更不可能有经济社会主义。这将导致一个统一的经济生活，可以为人们提供衣食，同时慢慢耗尽任何可能独立发展的东西(即法律和文化领域)。这对于基础教育和文化教育都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现在这是一个重要而全面的问题。

在这个相当长的演讲中，我试图尽可能多地展示三重社会秩序的冲动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它想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是什么。我特别想展示它想要实现的目标，那就是把文化、学校和教育从当前束缚它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我提出的基本观点能引起教师和讲师的兴趣和注意，我将非常高兴。

结束语

在接下来的热烈讨论中，有人反对说，无产阶级的孩子被坏榜样宠坏了，不适合做“新人类”。有人提出，用领导和服从取代权威会更好，这是当前学校目标的一部分。不论政治背景如何，教师的个性决定教育。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培养教师的独立性，但是今天的教师需要国家在他们背后的权威。国家赋予教师权力，没有进一步干扰他们，因此我们不能

免除国家。

首先，我想回答你们的问题。主席先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儿童的问题。

也许我听起来好像要把无产阶级定义为“新人类的原型”。我请求你们不要理解这意味着“新人类”将是某种天使。每当讨论新事物时，人们都会犯一个普遍的错误，即认为“新”总是意味着“更好”，尤其是在讨论进一步的人类发展时。把无产阶级视为“新人类”的典范，是陈词滥调的政党纲领的主要错误。对他们来说，新的总是更好的。我没有宣布无产阶级是一个更好的人类的原型。我只想说，无产阶级是过去三、四个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人类的典范。

我说资产阶级的父母溺爱他们的孩子，我也说无产阶级的孩子被溺爱。我请你们记住我还说过什么——无产阶级的孩子没有被他们的父母宠坏，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时间。现代无产阶级的孩子通常比资产阶级的孩子更粗鲁。这一点我们很容易达成共识。在我看来，主席（教无产阶级儿童）在这方面的经历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可怕。可以想象，无产阶级的孩子如此吵闹，恰恰是因为他们是新人类的典范；但原因其实不在于此。

原因不是这些父母属于某个社会阶层，因此，孩子模仿某些阶级特征。坦率地说，这些孩子是在大街上长大的，独自一人，他们模仿各种各样的东西。总的来说，他们的处境很糟糕。他们成长在一个没有什么特别好模仿的人类社会中。这些孩子是在广泛的人类群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的存在就像后来的无产阶级一样。他们在生活中长大。相比之下，资产阶级的孩子或多或少地被限制在温室里。这就是区别。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孩子模仿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带着这种模仿的结果来到学校，模仿那些不太令人满意的东西。

我认为展示无产阶级孩子在面对新任务时是如何成长的很重要。第一，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没有具体的阶级特征，第二，因为孩子进入生活时不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阿姨、叔叔或其他人的门徒。无产阶级的孩子必须依靠灵魂的发展。

我们反复听到一个在工作中并不完全堪称楷模的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成功属于努力工作的人。”然而，这样的事情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当谈到侄子或弟弟妹妹时，很容易说“成功属于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这些事情，而不仅仅是听到这些话。我们过于沉溺于口号中，因为我们很少客观地看待问题。我请求你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这就是我要说的关于模仿。

关于权威，无产阶级的孩子通常不会给学校带来太多的权威感，这是很自然的。然而，这正是我们在发展和加强教学方法方面所需要努力的。我们需要培养，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儿童中，一种真正的权威感。

有人还提到，负责培养孩子思维、感觉或意愿的人是在国家结构之内还是之外这样做并不重要。尽管这个问题出现了两次，但我真的无法理解。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强迫教师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工作，从而剥夺他们的个性优势。你只需要考虑一下，如果进入孩子头脑的东西不是来自教师的免费劳动，而是通过国家确定的规章制度、课程和目标产生的，那将意味着什么。想想看，如果教育不能让孩子充分发展，而是让他们成为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在国家认为合适的地方为国家服务的人，那将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种反对意见——每当讨论这个问题时总会出现——认为现在对教育的关注和渴望不是很大。如果父母不必送孩子上学，他们会很高兴的。有人甚至说，没有人应该送他们的孩子上学。然而，我所说的与我们是否应该送孩子上学这个肤浅的问题毫无关系。

在我的《走向社会复兴》一书中，我谈到了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在未来，教育补贴将需要从经济中获得。我并不是说那些宁愿把孩子送到田里也不愿意送到学校的人不会把义务教育视为一种负担。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孩子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现在，你可以说，如果孩子有这个权利，那么国家仍然作为一个法律机构存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人们会像一个演讲者那样对国家如此猛烈地抨击。)今天我的目的只是谈论文化机构。在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我们承认孩子受教育的权利，那么父母就会送他们的孩子上学，因此我们可以保留义务教育。然而，这与使文化独立自主，使其独立无关，也与学校或学校管理方面的做法无关。最近，我谈到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义务教育，但受教育的权利存在，我们甚至可以扭转局面，使那些不想送子女上学的父母失去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权利，并由一名监护人取代。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去上学了。如果我们怀着良好的意愿，真正理解主要观点，即理解一切都依赖于自由和独立的文化，那么这些次要问题就可以得到回答。

有人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国家或一般的生活不接受教师作为权威在孩子们身上种下的东西时。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可能性要求教育系统与国家分离。为了使国家不可能拒绝通过学校的权威而植入孩子灵魂的东西，我们需要让学校和教育系统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如果国家对老师没有权威，那么当某人后来被迫做某事时，那个人不会认为一个以前的老师毫无价值，因为现在国家说它需要别的东西。那个人会回想起来，感受到他或她无法履行老师在他们心中的权威的命运的沉重负担。如果你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已经存在。因为这种困境长期存在于人们的灵魂上，对独立精神上的精神生活的需求——特别是独立的教育体系——是从对生活的观察而产生的。所有这些事情(以及已经提到的几个困境)只有在教育系统被置于具有民主基础的领域——法律权利的领域——时才会发生。

在我看来，B夫人所认为的，关于权威的说法是如此抽象和理论化，我不相信它在现实生活中会有任何实际意义。从我所说的，没有人会认为我会建议孩子们去决定一个老师是否是一个权威。这些事情源于生活本身的氛围。

关于将来谁将成为教师的问题，由于几个原因，选拔不会简单地通过考试或仅仅通过知道某些事情来进行。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获得这些知识。你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手册中找到它。然而，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教师的个性和基本才能。当然，我并不是在暗示，如果你还没有掌握这些知识，你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轻松地学会它们。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事先对一门学科有所了解，当你需要它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地重新学习它。重要的是对教师如何成为教师有一定的保证——保证人和整个人格以教师有效地向学生传递权威的方式存在于人类文化中。

与人们谈论“领导力”、“跟随”或“学校的公共领导力”等等时相比，我们需要更深入、更根本地考虑这些问题。我请你们回想一下我说的关于“学校社区”的话。“重要的是，你听到

的东西，因为我说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转换成一个抽象的程序，已经为自己创造了。

关于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分离，还有很多话要说。从历史上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让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教会之外，别无选择。最近，国家做了一件好事，把教育从教会中解放出来，让教育自力更生。然而，现在我们有一个学校依赖国家的情况，我们需要通过让学校回到自己的立足点来改善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事情可以用一种片面的、有争议的方式来对待。我经常听到人们在今天谈论这些事情时不太客观的评论。然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通过未来的教育方法或学校组织来使人类的灵魂标准化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规定某些东西在所有情况下对精神和灵魂都是有效的，然后要求把它教给孩子们。我们必须能够将自己置身于那些思考和感受不同的人的灵魂之中。例如，当天主教父母要求他们的孩子接受天主教的教育时，我们不要害怕，这一点很重要。当我们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基础上时，我们不必害怕。

同样，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世界充满热情和坚强，我们就不必害怕别人的世界观。这种态度可以在自由的精神竞争中发展，但肯定不是通过法律。如果一个教会通过法律成为国家的教会，并享有国家保护的所有好处，这是有害的；但是，如果国家迫害一个教会，这同样是有害的。国家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支持或迫害任何灵魂的态度。如果你从这些想法开始，并充分地思考它们，你会发现，确实有必要使文化，特别是教育，自由和独立。

关于教师行使的权威(年轻人应该摆脱这种权威，而不是终生保持这种权威)，人们所说的要么是显而易见的，要么是误解了某些东西。很明显，一个人不应该在教师权威的背景下度过一生。这样的权威，会让人心生疑惑：如果我是老师，会是什么样子？老师赋予那个人灵魂的权威，就会成为那个人自己的权威。然而，我们必须更彻底、更深入地看待这些问题，因为教师的权威确实可以贯穿一个人的一生。

我曾经说过，一个老师在教育方面所提供的东西是无法真正付出代价的。支付涉及到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在教育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发展，即教师可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始终保持权威。我问你，作为一个老人——比如说六十岁——你回顾自己的青春，想起一位老师，说这样一个人对你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权威，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吗。还有什么比能够说你很感激老师给你的礼物更美好的事情吗？因此，你成为了今天的你。人们可以保留这种权威，它可以通过对老师的终身感激而存在。适合今天任务的心理学必须包括这些内容。

有人说这个国家是必要的或者我们可以用某种文化参议院之类的东西来取代它。我实际上说的是，那些没有感受到国家强迫的人，并没有真正经历过它。你看，现实是人们现在的第二天性就是想成为国家雇佣的教师。当这成为第二天性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意识到从文化的源头来教书并不是你真正的自由和独立的自我。相反，你们已经习惯于国家，习惯于呈现国家提供的指导。你认为你是自由的；但是那种自由的感觉，尤其是人们现在的感觉，当然不能证明你真的是自由的。

我想提到一个人，伍德罗·威尔逊，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世界教师，他的《关于自由》一书给出了一个奇怪的自由定义。他对自由的定义是如此奇怪，以至于让你不得不攀上高墙。威尔逊粗略地说，我们可以称一个机制为自由机制，它没有边界，以任何需要的方式工作。他还说，当一艘船按照同样的原则以某种方式移动时，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然

而，这种机械自由度并不是我们所谈论的。它是我们必须去感受的东西。

还有很多关于很多事情的讨论，我当然没有说。尤其是那个为国家辩护的人说了几句这样的话，但是我对于现在的国家却一句话都没有说。那些正确理解我的人会记得我说过的话——现代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可能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结果，因此，可能发生的事情恰恰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安排事情。

现在，我当然不能谈论别人仅仅误解了我的话，然后变成争论的事情。然而，有一件事我想说明：教师也需要一个权威。我没有说教师需要什么权威，只是说教师应该是孩子的权威。教师是否有权威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它可以回答是，生活本身最终就解决了这一问题。看看生活到底是怎样的。这是我们今天认为太少的东西。当你看到生活的真实面目时，你不得不承认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你将不得不承认，最终，那些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成为权威的人总会找到一个更高的权威。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找到一个高于自己的权威。当然，我们不需要走极端。某人可以成为权威，仅仅是因为他在某些事情上更有能力。

当我谈到 Klopstock 的“学术共和国”时，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更接近事实的是，人们不仅会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且会做文化所要求的事，以便使文化尽可能富有成效。人们会自愿默许权威的存在。在一个独立的文化中，我们当然可以设想一部宪法，它不是建立在僵化的法律和僵化的政府规定之上，而是建立在参与者之间真实的、生活的关系之上。当然，我们必须首先用自由、个人和灵活的人类关系来取代“法律”，因此，这些关系不受刻在石头上的僵化法律的约束。

重要的是，我们要让文化有机会生活在已经存在于其中的力量所产生的形式中，这样教师就不会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官僚。教师必须以一种直接、客观的方式依赖文化本身。他们必须依靠其他直接参与文化活动的人，这些人在文化上与教师一样活跃。这很重要。今天你可以看到，人们对独立文化存在一种恐惧，许多人在国家的保护下感到更加安全。这正是问题所在——许多人在国家保护下感觉良好。未来，国家保护对人们来说将变得更加重要。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国家通过早期的征服等方式获得权力，然后个人想要与这种权力联系起来以保护自己。有一段时间，教会这样做。教会不仅需要从灵魂中流出的活生生的话语来影响和说服人们，而且还需要警察提供一点额外的帮助。其他国家紧随其后，包括教育系统。在教育方面，人们不愿意让精神带来的东西影响孩子，而是希望让国家的命令来支持它。然后是各种各样的经济阶层和组织，最后是那些企业(在德国，大部分是重工业企业)，他们也想要一些国家的权力。现在我们有了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想要自己接管国家。因此，国家的权力成为一切的蓄水池。

在未来，我们需要确保国家权力不再是任何想要权力的人的避难所。我们需要给这个国家一个民主的基础。重要的是，国家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每个成年人都被平等对待。然后，我们将与一种权利状态合作。奇怪的是，今天的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尽管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几乎发生在普鲁士文化部长时期的权利范围内。你可以在他的《国家的极限》中找到一些关于国家应该是什么的线索。然而，如果国家是民主的，那么它可能只包括一个成年人与另一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把文化从国家中去除，把经济从国家中去除，特别是涉及到经济经验、信用等

方面。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民主，这样的人不能同时希望社会主义和文化被包括在国家。那个人必须承认，要实现民主，唯一健康的事情就是把文化和经济活动分开，使其自由和独立。人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俄罗斯当然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现代经济极端不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目标，从而导致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

几个月前，我在巴塞尔以一种非常粗鲁的方式遇到了这个问题。在我的一次演讲之后，一个明显是共产主义者的人站起来说，为了确保一个健康的未来，列宁必须成为世界霸主。这些人呼吁社会化，但他们对社会是什么一点也不了解。他们不明白我们必须首先使统治关系社会化。社会化不是把统治关系变成君主制，也不是把社会主义变成帝国主义。人们认为他们想要社会化，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想从政府关系的社会化开始。相反，他们想让一些经济“教皇”统治整个世界。这就是人们的想法。

这些就是今天出现的矛盾。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你们有一种感觉，在三重社会秩序中表达的东西是基于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不是通过随机抽象的原则或人们通常接受为信仰的东西得出三重秩序的想法的。当然，有许多事情确实需要适当的基础，但促成三重社会有机体的动力来自对生活的真正、严肃的观察，来自对当今主要文化任务的严重关切。如果你真的想要社会主义和民主，那么你不能仅仅想要人们常说的“社会民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没有得到适当的考虑。

最重要的是，那些真正想要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需要真正自由的文化生活，而不是任意的东西。建立一个三重组织的动力源于对现实的认识和对当代关系的严肃性的感觉。我们中欧人尤其应该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严重性——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重新思考和重新学习许多旧事物。我们不能简单地尝试对各种机构进行小的改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反思，我们的感觉的转变，和新的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我们的时间和真正的进步！

简而言之，鲁道夫施泰纳说，如果我们希望教育儿童使他们适合成为自由的成年人，我们必须确保在他们 7 岁以下的时候，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个环境，使他们能够强烈地模仿有价值的人的活动。如果我们要使儿童做好准备，使他们成年后能够平等地体验他们的同胞，我们就必须确保真正的权威在这些儿童 7 至 14 岁的时候站在他们面前。最后，施泰纳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能够根据社区和人类爱的原则作出经济和物质方面的决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让未来的成年人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实现自由、平等和社区的目标，我们必须首先让他们模仿、跟随和尊敬。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这个原则显而易见。当鲁道夫施泰纳提出这一原则时，他所完成的就是向西方社会看似无法穿透的黑暗中照射一束明亮、稳定的光线。一旦他将光明带入黑暗，他就能将最美丽的精神真理注入人类活动的潜能。

在本周期的最后三节课中，施泰纳的重点不再是社会形式，甚至人类发展的原则。形式和原则被揭示为仅仅是一个框架，为了服务，它们必须被恰当地填充。一旦他在黑暗中建立了一个光明，流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真理：活生生的、有意识的爱，基督是力量，是活生生的动力，是冲动，是原则，是地球上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当我们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体验到这种活生生的、有意识的爱时，这是我们个人最大的不幸。

不认识基督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不幸，一个错过的机会。如果你反思自己出生于自然，出生于自然的力量，那么，拥有一个健康的灵魂，你就能够理解上帝。如果你在生命中经历了类似重生的事情，那么你就能够理解基督。出生引导我们到达上帝，重生到基督。

在那次重生中，在我们正直诚实的能力中找到基督的火花，说“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存在着不允许智力陷入欺骗和邪恶的可能性。教师需要教育孩子们认识到，他们真正做的是拯救孩子们，他们需要给孩子们带来一种方式，让他们在生命的过程中找到基督作为一种冲动，也就是说，找到他们自己的重生。(摘自第五讲)

在这里，施泰纳暗示了华德福教育最深层次的目标。这可能是一个孩子的命运，体验重生，这是基督作为世界存在的直接理解。因此，我们必须让孩子们做好准备，使他们作为成年人能够认识到这种可能性。这个世界需要人类充满力量、冲动和爱的原则。这种教育将成为一个渠道，让积极的、有意识的爱可以显现为生命本身的原则。

在这六堂课中，施泰纳。施泰纳在精神上完成了所有学校都必须在灵魂和肉体上实现的事业。他将光明带入人类混乱的黑暗中，然后将现实本身注入光明准备好的空间中。在鲁道夫施泰纳的一生中，鲁道夫施泰纳在那个天幕上添加了许许多多的星星。所有这些都提高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感觉更加高尚；很少有比这个讲座更能唤起我们的责任感的了。